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九輯  
沈雲龍主編

十九路軍興亡史

丘國珍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史亡興軍路九十

著 珍 國 丘

史亡興軍

聘了見因心

兄未謀面前日到

令向來託相此至

字上世可時抄

示及年世胎附言

己酉上巳

## 十九路軍興亡史序

余友海豐丘國珍將軍所著「十九路軍興亡史」，乃其「鋒鏑餘生錄」之一部分，全篇約十二萬言。去年秋，開始在「萬人雜誌」（第三十九期）分期刊載，茲已完竣，特將其彙編，印發單行本，

以便讀者一目了然。同時，對於十九路軍過去之光榮歷史，及其以後失敗之經過等資料，得以確實保存，免致時過情遷，而遭湮沒，意義極爲重要。

竊余亦十九路軍一份子，當其在江西成立，以至淞滬抗戰，調閩剿匪，閩變發生，全軍毀滅，余均在場，其中經過，記憶猶新。然而，該軍早已烟消雲散，僅貽歷史名詞，無復再建功於國人之前矣，惜也何如！今幸得丘將軍舊事重溫，筆而書之，以昭示於世人，亦屬難能可貴。披閱之餘，欣覺其內容詳實，絕無浮誇或貶抑之處，確爲



翁照垣將軍當年主力抗日的

近代史之一忠實著作也。故特書其概畧以爲之序。

翁照垣於九龍大埔墟紅樓。時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廿日。

翁照垣

# 頭巨大四的軍路九十



蔣光鼐 二老



陳銘樞 大老



戴戟 四老



蔡廷鍇 三老



軍華侵本日  
將大川白



長軍軍五第我  
中治張



長團師九第日  
吉謙田植



將中軍海本日  
郎三吉村野



春年一廿國民華中於者作文本  
時，錫無於攝時束結日抗海上在  
任主謀參校上旅 156 師八十七任

# 目錄

## 十九路軍興亡史序

一 序言……………一

二 十九路軍之前身……………三

一 發源

二 首次建功

三 蛻變

四 發展

五 北伐

六 寧漢分裂

七 重整旗鼓

八 整編

三 十九路軍之誕生……………九

一 衡陽之役

二 津浦路之役

三 平漢路之役

四 江西剿匪之役與十九路軍誕生

四 一·一八·二八「上海抗日」……………二三

一 戰前局勢

二 作戰經過



- 三 撤退以後
- 四 整理候命
- 五 滬戰雜感

五

調福建剿匪

..... 八五

六

組織民團

..... 九二

- 一 廣西考察
- 二 成立機構
- 三 幹部訓練
- 四 團隊組訓

七

福州叛變

..... 一二〇

- 一 動機
- 二 事變經過

八	退出福州鐵軍收場·····	一五四
九	事後檢討·····	一六一
十	餘波·····	一六八

## 一、序言

最近報載，蔡廷鍇於四月廿五日病逝大陸赤都——北平。查蔡乃前十九路軍四大首領之一，除老四戴戟，關在竹幕裏生死未卜之外；老大哥陳銘樞；二哥蔣光鼐，都已於年前，先後在赤都與世長辭；而今這位碩果僅存的老三，也披着赤色的袍套，長埋塵土了。

曾在革命時期，東討西徂，南征北伐，掃除軍閥，佐成統一，立下不少汗馬功勞，而爲世人稱之爲鐵軍；又在對外禦侮的「一二八」淞滬抗日之役，更發揮過輝煌戰績，表現了民族精神，而爲國人所崇敬，國際所讚揚的十九路軍，固早已烟消雲散，只餘歷史名詞，給人追憶，迄今亦幾乎爲人們所淡忘了。

古今中外，無論任何時代與國家，要建立一枝堅強毅勇，能征慣戰，攻無不取，戰無不勝的部隊，能爲國家民族盡其保國衛民之職責者，並不是容易的事！必也要以民族精神爲基礎，愛國思想爲靈魂，配以將士碧血的培養，光榮歷史的薰陶，而始能有成。否則，非爲烏合之眾而不堪一擊；則必成爲私人的牙爪，助桀爲虐，而終歸於淘汰。

十九路軍之興起也，乃基於前者之條件而茁芽滋長，故能有輝煌之表現。而其敗亡也，則由於其

領導者思想複雜，認識不清，忽右忽左，徘徊歧路；外則爲仇者的讒言邪說所挑撥炫惑而不自知，內則爲利害矛盾所刺激而令智昏，以致領導錯誤，自挖墳墓而至於滅亡。此乃過由自取，於人何尤！

假如當初，堅定立場，貞忠黨國，擇善固執，誓行主義，珍惜過去艱苦奮鬥之功績，保持無數將士之碧血所寫成的光榮歷史，腳踏實地，蓄銳養精，則「七七」變起，八年抗日，我想其必能在此民族聖戰史上，創立更輝煌之戰果，博取更桓赫之威名。惜智不出此，放棄立場，違背主義，發動閩變，反叛中央，而與親者爲敵，仇者爲友，結果，分崩離析，眾叛親離，走上滅亡之路，蒙受天下之羞！時至今日，死者已矣，蓋棺論定，亦何足爲之嗚呼痛惜！所可痛惜者，乃彼艱難創造，辛苦訓練，已成爲戰勝攻取，銳利堅強的國家部隊——十九路軍耳！

消息傳來，引起了我的回憶；痛惜之餘，更不忍將其興亡始末，前因後果，秘而不宣。故特書而出之，以供後死者之警惕，並爲治史者之參考。

## 二、十九路軍之前身

提起十九路軍的歷史，如就其番號之出現，機構之組成而言，則爲時頗短；如就其部隊之實質，事功之表現而言，則曲折離奇，內容豐富，歷史甚長。茲依次述之於後：

### 一 發源

十九路軍之發源，應溯自民國九年，陳炯明的粵軍時代。當時粵軍由福建漳州回粵，打倒治粵數年的陸榮廷所屬之桂軍，解除了客軍的壓迫，實行粵人治粵。粵省軍人，回粵以後，有感於過去若干年來，備受客軍統治剝削的痛苦，而有建立部隊，以爲保國衛民的決心。於是，粵軍遂成立正規部隊三個師。第一師師長由粵軍總參謀長鄧選兼任；第二師師長爲洪兆麟；第三師師長爲魏邦平。後來成爲十九路軍老大哥的陳銘樞，即爲當時第一師第四團團長；而其次首領的蔣光鼐、蔡廷鍇、戴戟；以及後來分任師長的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即在該團分任團附、副官、連長、排長、司書等職。由於師長鈞鏗，團長陳銘樞，團附蔣光鼐，均係保定軍官學校出來的學生，受過正規訓練，而又年青氣盛，壯志有爲，故對於該團之統率與訓練，常以模範部隊自期；同時，並以紀律嚴肅，愛國衛民

爲訓練的中心思想。結果，該團即成爲全粵的模範團，此即爲後十九路軍之鼻祖也。

## 一 首次建功

民國十年，粵軍援桂，鄧鏗的第一師，分由韶關經乳源，及由連江口經小北江，進出連縣。當時陳銘樞之第四團，即在涵洸一役，擊破桂軍沈鴻英部，是爲該團初出茅廬，首次建功。

民十一年，陸榮廷既倒，廣西平定，孫大元帥中山先生在桂林成立元帥府，決計移師北伐；第一師奉命出發，進攻江西之贛州。陳氏的第四團，在贛州城南之王霸嶺，與軍閥陳光遠所部苦戰七晝夜，卒而佔領了該城，該團又再建奇功。

## 三 蛻變

是年夏，師長鄧鏗，在廣州爲奸人暗算，被刺身亡。朱幾，援桂之粵軍，回粵叛變；而攻贛之第一師，因以回粵戡亂，從此粵省又多事了。團長陳銘樞，痛國事之不可爲，消極辭職，學佛南京。其所遺團長職，即由陳濟棠接任。

民十二年，孫大元帥回粵組織革命政府，陳銘樞東山復出，受任爲粵軍第一旅旅長，蔣光鼐爲該旅第二團團長，而蔡廷鍇、黃固、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即在該團分任營長，連長等職。全團

下級幹部多由前第一師第四團調用。由於過去歷史關係及訓練基礎，故能精神團結，紀律嚴明，戰力堅強，屢建奇功。民十四年春，在廣東興寧神崗山之役，擊破粵軍林虎之主力；回師廣州以後，又復平定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等部之叛亂。此又為陳氏三建戰功。

#### 四 發

民十四年夏，陳氏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即以前粵軍第一旅蔣光鼐團為基本，擴充為三個團，而以蔣氏為副師長；蔡廷鍇為二十八團團長，范漢傑為二十九團團長，戴戟為三十團團長。同年秋，副師長蔣光鼐，以一團之兵力，在廣東鶴山單水口擊破粵軍鄧本殷之主力，乘勝追擊，平定南路，促成粵省內部之統一，建立革命策源地之安全。此又為該部之第四次建功。

#### 五 北伐

民十五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陳氏之第十師奉命出發，旌旗北指，所向無敵，摧枯拉朽，迭建奇功。尤以湖北之汀泗橋及賀勝橋一役，軍閥吳佩孚親率十萬雄兵，固守要隘，誓阻義師。卒以陳氏之第十師，協同張發奎之第十二師，奮勇猛攻，將其擊破，俘敵數萬。此又為該部之第五次建功。

吳佩孚之主力雖已擊破，然其殘餘部隊，尚有數萬之眾，由陳嘉謨、劉玉春率領，固守武昌城，

圖作困獸之鬪，阻義師之前進。陳氏又復嚴督所部，憑其革命之熱血，利用竹梯爬城，前仆後繼，勇猛進攻，雖所部官兵，死傷過半，卒破堅城，俘陳劉兩賊而降其餘卒。此又是該師之第六次建立勳勳。

武昌既下，移師入贛，進攻馬廋嶺，截斷南潯鐵路；軍閥孫傳芳所部，雖仍固守南昌及九江，企圖苟延殘喘。然以兩地爲第十師所隔絕，消息不通，軍心動搖，而使革命軍之第一、三、七等軍，得以速定江西，直搗金陵。乃該師之第七次建功。

是年冬，陳氏以戰功升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蔣氏爲副軍長兼第十師師長，范漢傑爲副；戴戟爲二十四師師長，蔡廷鍇爲副。當時全國民眾，以第十一軍戰鬥力及紀律，有如鐵般的堅強，故羣以鐵軍徽號加之了。

## 六 寧漢分裂

不幸，民十六年春，共黨叛變，寧漢分裂，陰謀份子，察知陳氏爲忠黨愛國者，不易於利用，遂以各種卑劣手段，造謠中傷，挑撥離間，逼其離職；而蔣、戴兩師長，亦聯同不安於位，相繼離開。陳、蔣、戴離開武漢之後，蔡廷鍇則調任第十師師長，撥歸第四軍指揮。河南臨潁之役，蔡氏尙能表現戰績，安定全局。



## 七 重整旗鼓

同年秋，共黨份子賀龍、葉挺等，在南昌暴動，脫離國軍，自建紅軍，南趨廣東潮汕，企圖進佔廣州。蔡氏洞燭其奸，不受利用，獨率第十師直走福建，歸回國軍旗下；同時，並電請陳、蔣兩氏回來復職。同年冬，陳氏從日本回到福州，即以蔡氏之第十師爲基礎，重組第十一軍，陳任軍長，蔣副之；蔡仍爲第十師師長，張世德副之；新編第二十四師，而以黃質勝爲師長。未幾奉命回粵。

十七年春，回抵廣州，再編成第二十六師，以戴戟爲師長。同年夏，北伐軍到達山東之濟南，爲日軍所阻，釀成濟南五三慘案，全國悲憤，羣起反日，號召羣眾，爲國雪恥。當時陳氏等在廣州創辦十一軍軍官教導隊，積極訓練，俾成勁旅。是爲該部官兵之民族精神，愛國思想所由茁長，而爲後來十九路軍淞滬抗日精神之所由表現也。

## 八 整編

民十八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中央決計整編部隊，陳銘樞奉命出主粵政，而其第十一軍部隊，首先遵命縮編爲一個師及一個獨立旅，即以蔣光鼐爲編遣區第三師師長；戴戟爲副而兼第八旅旅長；陳維遠爲第七旅旅長；蔡廷鍇則爲獨立旅旅長；統歸第八路軍陳濟棠總指揮。

同年夏，編遣決裂，粵桂又發生事端。蔣氏率其陳旅及蔡旅，大破徐景棠師於東江之派尾；而戴氏則率其第八旅，大破桂軍白崇禧所部於花縣之白坭。

從此兩廣又歸平定，而中央局面亦因以安固了。此即該部之第八次建功。

同年秋，中央命令第三師改稱第六十一師，仍以蔣氏爲師長，戴爲副；擴充獨立旅爲六十師，以蔡氏爲師長，李盛宗爲副。此兩師表面雖不相統屬，然以其發源及歷史之演變關係，精神上仍團結一致；事實上乃利害與共，相親無間，是即爲後來十九路軍之胚胎也。

### 三、十九路軍之誕生

民十八年冬，張發奎之粵軍，聯合廣西李白之桂軍，進攻粵省，中央之第三、第八等師，與陳濟棠之第八路軍，曾在花縣與粵桂軍激戰達四晝夜，死傷三萬餘眾，情況相當危急，幸得蔣光鼐之指揮得宜，調度有方，卒將對方擊退，轉危爲安，乘勝追擊，直入桂境。此又是該部之第九次建功。次年春，蔣氏率其六十一師，並指揮蔡氏之六十師，香翰屏之六十二師，與粵桂軍再戰於廣西之北流。因北流多山，地勢險阻，人民强悍；加以李宗仁，黃紹雄等統治廣西多年，民眾組織嚴密，武裝民團，到處伏擊；蔣氏孤軍深入，處處受敵，處境頗危。然而蔣氏指揮若定，將士用命，結果竟能制勝，轉危爲安。這又是該部之第十次建功。

同年夏，北方的閻錫山，聯合馮玉祥所部作亂，叛抗中央，致津浦、隴海、平漢各線，戰爭又起。此時，在南方之粵桂軍，又復與閻馮等勾結，北走湖南，企圖進攻武漢，會師南京。中央處此危急存亡之境，乃急調蔣氏之六十一師，蔡氏之六十師，及陳濟棠屬下李揚敬之六十三師，分由梧州，集中韶關，進出湖南，追躡粵桂軍之後，牽制其北進。此卽爲衡陽之役。

## 一 衡陽之役

六月二十日，六十及六十一兩師，共轄六個旅及一個教導團，合計十三個團，連同六十三師，已到達韶關集中。即日聽候陳主席訓話之後，當晚開了一次軍事會議，討論入湘以後的作戰計劃。任務是牽制粵桂軍進攻長沙及武漢，而阻遏其應援北方馮兩軍之反抗中央。目的地先要佔領衡陽。

作者剛從日本回國，即加入六十一師第七旅為華旅長之中校參謀主任，第二天，即跟着開進。如果利用火車輸送，還來及達到目的地；可是當時韶關以北之火車不通，只得徒步行軍。待行到郴州時，粵桂軍已超過了衡陽，向長沙前進了。迫我軍到達耒陽時，且已攻佔長沙了。於是，我軍仍照原定計劃，第一步先佔領衡陽，然後再相機追擊，以牽制其北進。粵桂軍向長沙急進之後，衡陽及沿祁陽、零陵之後方連絡線，只由其第八軍留置少數新成立的部隊防守，藉以維持其後方交通而已。因此，衡陽的兵力非常脆弱，不必費多大之力量，就在東洋渡渡河之後，派出少數前進部隊稍為突襲，即將守城的桂軍嚇跑，向祁陽撤走了。於是，我軍也就很順利的佔領了衡陽。

此時，我們的敵情判斷，以為粵桂軍有兩種企圖：一是沿粵漢路北段向岳州急進，與由鄭州南下之馮玉祥軍會師武漢；然後，順長江直趨下游，與由津浦路南下之閻錫山軍會合進攻南京。一是由長沙分途經平江、瀏陽，向江西之修水、銅鼓、武寧、奉新，進攻南昌或九江；然後，與由津浦、隴海

兩路南下之閻馮兩軍會攻南京。如果他們真是如此行動，則中央之處境相當危險，整個局面都有可能惡化改觀的！因當時的情況，徐州以北的中央部隊，北面沿津浦線在兗州以北，泰安以南的汶水之線；西面沿隴海線在商邱以西，民權以東的柳河之線，和閻馮兩軍對峙而陷於膠着狀態，正在無法進展之中。倘閻馮兩軍爲應援粵桂軍之作戰而採積極行動，則徐州是不能招架的。徐州若失，則南京的危險可想像了！可是，戰局的發展真微妙，這時候，閻馮兩軍並沒有行動，而粵桂軍竟出乎意外的，從長沙掉頭回師，經株州、醴陵、攸縣、安仁，來一個大迂迴，繞過衡陽之南，耒陽之北，竄到西邊的祁陽去；再又掉轉頭來對付衡陽的我軍！這麼一來，他們經過了十多天的急行軍，疲勞的程度可想而知；而我軍在衡陽得到這種情報，當然不便輕舉妄動，要弄清楚敵人的行動企圖之後，才能加以打擊；何況我軍的兵力居劣勢，萬一處置錯誤，就會貽誤大局呢！所以，我們一面偵查他們的行動，一面即在衡陽休息了十多天，正所謂士飽馬騰，精神壯旺的時候，就以逸待勞，給他們以一個迎頭痛擊，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般的縮回廣西去了。當時，探得粵桂軍的主力已轉到了祁陽，而以一部推進至祈陽大道中間的洪橋東側一帶高地佈防時，即判斷他們必定要來進攻衡陽。於是，蔣氏的部署如下：東面沿湘江西岸；南面由東洋渡，經興隆市，至西邊的排山舖；迤北至西渡之線，佔領有利陣地，構築強固工事。以六十師之一個旅爲總預備隊，控置於城中，而以另兩個旅守東面沿江岸；六十三師則守南面陣地；六十一師之第八旅，以一個團及教導團爲師預備隊外，據守北面陣地；其第七及第九兩旅

則守西方正面。七月中旬之某天，將近黃昏時，粵桂軍即開始向第九旅及第七旅正面攻擊了。起初來勢頗兇，戰鬪極烈；華振中之第七旅在左地區，張世德之第九旅在右地區，教導團控置於中央後的泉湖，準備轉移攻勢時，沿大道施行逆襲及追擊之用。激戰至晚八時左右，第九旅旅長張世德突被機槍擊中，當場陣亡。這消息傳遍全軍之後，更激怒了全體官兵，而鼓起了更爲旺盛的攻擊精神，決定及早拂曉轉移攻勢了。

第二日早上，兩師的砲兵，已於晚上集中放列，準備完畢，即於拂曉前開始射擊，把敵軍的第一線部隊先行摧毀；跟着教導團施行正面逆襲，而左右兩地區隊全體射擊，發揚至高之火力，敵勢已挫，即全線衝鋒前進，就把粵桂軍擊潰了。我軍跟着追擊，一直追至祁陽城，全無反抗之力，打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桂軍師長梁重熙亦被擊斃，慘烈情形，已可概見。

追擊至祁陽，除派出小部隊四出搜索殘餘外，大部集中休息。據搜索部隊報告，敵軍殘部已由零陵、全州，退回廣西去了。第三日，奉命開回衡陽。這場戰役就算結束了。這又是該部的第十一次建功。

未幾，我軍又奉命開赴山東，展開津浦路之戰；於是，就把衡陽交由六十三師駐守。

## 一一 津浦路之役

六十、六十一兩師由衡陽出發，沿公路經長沙、岳州，向武昌急進，行了一個星期，並無休息；時屆夏末秋初，正是驕陽炎迫之時，沿途病倒的士兵頗多，運行李輜重的民夫，及馱重武器的騾馬，倒斃的也不少。到了武昌，即刻改用船舶輸送，順長江而下，至浦口登陸；然後，轉乘火車，到達徐州之後，即轉至隴海路之商邱下車。

在商邱露營一宵，次早又出發，經單縣、金鄉，向濟寧前進，急行一星期到達，又改乘火車至兗州。兗州乃山東濟南以南，江蘇徐州以北的津浦路上一個大車站；這裏才看見許多國軍部隊駐紮。我們在此休息一晚，然後，越鐵路，經曲阜、泗水，朝北渡汶河，靜靜的越過泰山脊，爬上十八盤，西營，龍洞，向濟南攻擊前進。在那崇山峻嶺的地區，迂迴曲折，行了兩星期，至中秋節的下午，才到達濟南南郊和閻錫山部接觸。可是，閻軍守山東的主力都在泰安以南，汶水之線；而留在濟南的部隊，只是他的高級指揮機關及後勤部隊而已。給我們從天而降的神兵般，出其不意而突然攻到了城下，不僅在濟南城的部隊來不及撤退而悉數被俘；就是在前線的主力，也倉皇失措，無路可逃了！於是，俘獲閻軍的官兵、輜重、馬匹，及大砲等頗多；而我軍於當晚在月光亮照之下，進入了濟南城。在黃河北岸據守的閻軍殘部，即把濰口的黃河鐵橋破壞，阻我軍之追擊；而其在前線之主力，大部被俘外，少數的不敢沿鐵道逃走，而轉由濰城，分向平陰、河東，渡過黃河，向聊城潰退了。此役爲該部之

## 第十二次建功。

第二天，六十一師第七旅，奉命推進至黃河南岸附近之深口，沿河岸構築工事，一面監視對岸之殘敵；一面停止候命。

寫到這裏，有一段趣事，無妨記之。當我們的隊伍在蕪萊縣西北山區前進時，因天氣炎熱，沿途又無店戶茶水可以歇息解渴，士兵疾病落伍的頗多；各級部隊長雖早會對官兵們宣示過，此行要提防土匪，切勿落伍；同時，各團也都派出收客隊，沿途把不能行走的病兵，掩護抬走。可是，還有少數尚能行走而感疲乏的，不無留在後面的了。當時有一個號兵，及兩個步槍兵落伍在小村邊休息；忽然，鄉人報說：「後面山嶺上有馬賊來了，快走呀！」他們聽了，向後面遠遠的山嶺瞭望，果然有騎兵二十餘人沖了下來；於是，他們急則生智，商定由號兵指揮，分別跑上前面三個小山頭去，每人佔領一個山頭，號兵手上還有一把連絡用的紅白色的號旗，一面揮旗，叫他倆放槍，放了幾排槍之後，又吹起某團某營的衝鋒號音，就這樣把那羣馬賊嚇回頭去了。這可見南方的蠻子部隊——十九路軍的精神，要想吃他們一點便宜，雖是少數人，也是不容易的。還有一件奇事，就是第七旅司令部的一個特務排排長宋某，在部隊和閩軍開始接觸時，還未曾進城，他自己跑出去，不知道他用何手法，一個人竟然繳到了閩軍的步槍十四枝，挑着回來，怪不怪呢！此外，閩軍的高級司令部的一個少將參謀長某君，帶着一匹蒙古種的大白馬，給我們的士兵截擊俘到了。後來，解到旅司令部，華旅長查問之後，就把他釋放，馬匹留用。



我們在濟南住了一星期，聽說中央已發表六十師及六十一師編爲十九路軍，並以蔣光鼐爲總指揮兼濟南警備司令，蔡廷鍇爲十九軍軍長。但不知何故？他們竟不會宣佈就職，延至次年七月間，始在江西吉安宣佈成立。

未幾，又奉命調平漢路方面作戰了。

### 三 平漢路之役

我軍從濟南出發，沿津浦路徒步南下，急行至泰安北的界首，才改乘火車。到了徐州，又轉西開至商邱下車。露營一宵，又由商邱步行，經柘城，淮陽，至周家口，渡過潁河，而繞到平漢路的漯河。一共走了兩個星期，當午再渡過河北之堰城宿營。次日繼着沿鐵路線西側地區，向北前進，目的地爲新鄭。可是，走了幾天，到石固之後，又轉向西至張潤店，對禹城之馮玉祥軍警戒。當時由第七旅的丘團派出會營去進攻禹城。但以馮軍據城堅守，而以重迫擊砲十餘門集中向我軍射擊，會營無法接近；且死傷甚眾，不得已暫停攻擊，只就地對該城構築工事，嚴密監視。

旋據通報，我六十師已佔領了新鄭；而馮軍的戰畧，係在鐵路兩側地區各城市，建築堅固據點而死守不出擊，致爲我中央部隊，分成若干縱隊，從他們的據點與據點之間的罅缺穿過去，向其高級指揮部所在地之鄭州攻擊前進，截斷了他們的交通連綫，使其株守各據點的部隊，都陷於孤立無援之苦。

境，而紛紛投降。例如宋哲元、韓復榘、傅作義、魏益三、石友三、鄧寶珊、楊虎城、孫連仲、吉鴻昌、張維璽、田金凱等部，都繳械投降，其未繳械的也都接受中央任命而放棄抵抗了。

粵桂軍給我們在衡陽打破，退回廣西去；閩軍又在濟南給我們擊潰，退回山西老巢；現在，馮軍在鄭州又給切斷了手足而無力掙扎；這就是兵法上所謂「各個擊破」。以後，就是用政治的方法來收拾局面，而不再用軍事去勞民傷財了！六十及六十一兩師，這次在新鄭建立了第十三次功之後，在張澗店休息一個星期，又奉命調許昌集中待命；未幾，又復開回武漢整理訓練。

#### 四、江西剿匪之役與十九路軍誕生

民十九年十月杪，部隊由許昌用火車輸送，開回武漢整理補充。至十一月下旬，又奉中央命令沿粵漢、株萍兩鐵路，向江西前進，協同各友軍圍剿共匪去了。

由於粵漢路自岳州以南，株州以北，都被匪破壞，火車不通；因此，部隊只能輸送至岳州，然後徒步行軍。急行三天，到了湖南省會——長沙。地臨湘江東岸，地勢平坦，城垣濶大，文化發達，商業繁盛，實為富庶之區。西岸有岳麓山，茂林修竹，鳥語花香，風景極佳；山上有許多烈士墓，如黃克強，蔡松坡等，均卜葬於此，名山埋英骨，生色實不淺也。

在長沙休息一天，繼續前進，經株州，醴陵，萍鄉，蓮花，永新，而至泰和。株萍鐵路沿線，尚

屬平地，頗良於行；惟入贛境，過萍鄉而後至秦和，盡是羊腸鳥道，崎嶇山路，村莊既少，地方窮困，行軍極感辛苦，且地近匪區，行動稍一不慎，警戒畧為疏忽，即有被匪襲擊之虞。故此，一路前進，都要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到了十二月下旬，始到達秦和縣城。此城居羣山之中，地勢侷促，交通不便，人烟稀疏，生活貧困。當部隊到時，匪已逃避入山，不見踪影了。部隊在此過了新曆年，召開軍民大會，駐了十餘日，又奉命向興國前進。

興國接近匪巢之寧都，瑞金，會昌，鄧都等縣，完全為赤化已久之縣城，地方形勢，比秦和更為崎嶇複雜。民二十年一月十日，部隊進入城裏時，匪已向四鄉山區，化整為零，化匪為民；故離城五里之周圍山頭，紅旗遍佈，槍聲紛鳴，等於我們自願進入網羅，處於被匪包圍封鎖之形勢。次日，開始構築城防工事，封鎖四周道路，禁止進出，防匪滲透。但因如此，則四鄉農民既不能到城市來買賣，而軍隊之糧食蔬菜，供應無從了。在此情形，如何是好？如聽任部隊自行到四鄉採買，則危險重重；若不下鄉購買，則全軍都有孔子在陳之苦。不得已，就每日集合各團營的採買兵伙，結隊分區，前往採購，每區派兵一連以上，隨隊掩護，以策安全。可是，最初，五里內外的四鄉尚可採購，久而久之，搜盡食盡，勢不能再向前推進；那麼，離城越遠，則時間越長，危險越甚，而掩護之部隊越大。這些部隊，在城裏困守，行動拘束，生活枯燥，一旦出城，放縱難免；加以，山村僻壤，散處坑谷，而鄉民受匪脅逃，家中存糧，雞鴨豬牛，食鹽蔬菜，欲購亦無人受錢。於是，不能不掠奪而歸，形

同劫賊，而紀律嚴然，不僅爲匪者痛恨入骨，即反共者也埋怨軍隊之強蠻，不敢也不願與軍隊合作而共同清匪了。在此情形之下，進行剿匪，無異於製造共匪。孟子說：「爲叢驅雀，爲淵驅魚。」這就是說，如此剿匪，於事無補，反而越剿越多，變成兵來匪走，兵去匪來的困難局勢。作者當時，就有一種理想，認爲欲根本肅清江西紅匪，在此山岳地帶，交通不便，接濟困難之環境下，必定要用「築路清匪」的辦法，才能達成目的。何謂「築路清匪」？這就是把整個匪區，包涵福建，廣東，湖南，江西各省區，劃分三色地區。未受匪影响之地方爲白色區；已受匪影响而匪化未深之地方即爲灰色區；匪之佔領區而匪化已深之地方爲赤色區。工作開始，不要把軍隊開入赤色區，以免受匪之包圍，而應沿灰色區邊，擇定據點，四週包圍；一面發動民伏，把後方交通路建築通車，以便糧食運輸接濟；一面對於赤色區嚴密封鎖，使共匪得不到物資之接濟，陷於經濟枯竭而無法生存；同時，進行清理民眾，反共者組織而救濟之，脅從者安撫而利用之，甘心爲匪者捕捉而感化之。工作做妥，全線再向前推進十里或二十里，把包圍圈縮小，照上述辦法，築路，封鎖，及救濟撫民；再俟工作做妥，全線又再向前推進，縮小包圍，繼續築路，封鎖撫民，以至各路部隊，會師於匪之核心區而後已。如此，則爲時不出三年，匪定可肅清；而部隊可以不疲於勞役，且免遭匪襲擊之危險。不過，此乃整個之辦法，應由中央最高統帥部負其責，殊非我們一部份者所能決定。本擬向中央獻議，則職小人微，未必能邀採擇施行，於是，只得置之而已。

六十一師師長蔣光鼐，身體素弱多病，經過湖南，津浦，平漢三次戰役，戎馬奔馳，軍書旁午，難免勞頓，以致舊病復發；故當部隊到達武漢時，即告假回粵養病了。於是，師長職務由副師長戴載代理，而兩師之指揮，則由蔡廷鍇負責。到了三月中旬，蔣氏回防指揮。可是，四月間，廣東省發生政變，省主席陳銘樞，給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趕走。這時候，適翁照垣於年初由法國歸來後，陳主席即派他為廣東省保安第四團團長。陳氏被逐離省，翁即在黃埔替他抵抗，打了一場很激烈的仗。不過，寡不敵眾，結果失敗。於是，陳和翁即相率赴南京去了。

本來，陳銘樞乃六十及六十一兩師在歷史傳統上的領袖，陳被驅逐，這兩師應該擁護陳主席而聲討陳濟棠才對；可是，事情的發展，似乎有點離奇。當時，兩師並無行動，延至六月初，突然放棄與國基地，而向贛州開拔，似有回粵之傾向！但這一離奇的行動，在開拔的命令中，並無說明原因，究竟是奉中央命令回粵去對付陳濟棠？還是脫離中央去擁護陳濟棠？軍中許多幹部都感到莫名其妙。但從後來的發展看，似乎是異動。何以？因部隊到了贛州之後，突奉陳銘樞從南京拍來的電令：「着即停止向廣東前進，他就要到贛州來。」云云。待到六月九日，陳氏飛到贛州，即發表自己已奉中央命令，任為剿匪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次日，即在贛州通電就職，十二日就把部隊從贛州開回吉安集中。同時，發表這兩師編為十九路軍，而以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十九路軍長，戴戟為六十一師師長；另擴編一個師，為七十八師，而以區壽年為師長。從此，十九路軍才正式誕生了。

六月廿三日全部到達吉安，跟着就開始組織總司令部，總指揮部，軍司令部及改編部隊。六十一師第七旅旅長華振中，因與戴師長意見不合，消極辭職，回粵去了。作者即被調充總司令部特務營中校營長。未幾，戴師長調充總司令部參謀長，所遺師長缺，即以第八旅旅長毛維壽升充。

當陳銘樞同翁照垣到南京時，就去見最高統帥 蔣總司令，於是，即派翁爲警衛師的旅長，經已到杭州就職，開始工作了。迄陳氏到吉安，就任剿匪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之後，正當七十八師成立之時，就電中央請調翁改任七十八師一五六旅長。翁於七月下旬到達吉安就任旅長，即請調作者爲該旅上校參謀主任。

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於七月二十日在吉安成立後，即奉命於次日渡贛江，開赴江東岸之直夏，擔任交通警衛及協助糧食運輸工作。這一旅的部隊，共轄三個團：一爲第四團，團長鍾經瑞，係由六十師撥來的；二爲第五團，團長丁榮光，係由六十一師撥來的；三爲第六團，團長張君嵩，係廣東省保安團收容撥來的。在直夏服務至八月十八日，始開回吉安城集中訓練。

吉安是古之廬陵，宋朝文學家歐陽修，愛國烈士文天祥等之故鄉。地處贛江上流之西岸，本爲文物富庶之區，但經匪幾次燒殺蹂躪之後，已變爲滿目瓦礫，荒涼殘破之死城了。春夏雨季，江水漲時，南昌的淺水電船可以通至此地，秋冬水退，只能通至樟樹。

在吉安駐着，每日除督訓部隊外，無事可做，即將「築路清匪」的辦法，草成意見書，繪具要圖

，交由翁旅長早由陳總司令轉向南昌行營建議。結果，雖經總司令部採納，轉呈行營通飭實施；然而並未切實施行，而僅改爲築路平燬。平燬就是平村燬屋之類，而不是撫民救濟。主要策畧仍是追剿圍堵；也就是大軍集剿，分路窮追。此策畧雖然能給匪一些打擊，可是，此剿彼竄，我軍疲於奔命，而稍一不慎，每每吃匪大虧。如八月初，左翼軍第三進擊軍之五十四及四十七兩師在蓮塘、良村之役，遭匪伏擊，幾乎全部被俘。八月下旬，右翼軍之十九路軍在高興墟一役，遭匪襲擊，雖能把匪擊退，不至於被覆沒，但死傷竟達三千餘人之眾。跟着五十二師在石嶺，又被匪襲擊，精銳損失殆盡。此種冒險急攻之計，反而欲速不達，將如之何？

十九路軍自入贛剿匪以來，迄至十月底，前後約十個月，除在高興墟一役，與匪之主力作了一次生死搏鬥之外，大部份時間，都是困守城池，或行軍流動；所謂剿匪，並未會剿過一次而收到效果。到了九月十八日，日本寇軍，佔我瀋陽，東北軍不抵抗，激起了全國憤慨之後，軍民思想轉移到抗日去，而剿匪大計，反而給抗日怒潮沖淡了！

當時十九路軍在江西，得此消息，全軍官兵，尤其是一五六旅的官兵，無一不怒髮沖冠，振臂扼腕！作者當時，認爲時機已到，本軍應向中央請纓，放棄剿匪，開赴東北抗日，收復失地，而以抗日的浪潮，瓦解共匪之力量！於是，就向翁旅長口頭建議，請他去向蔡軍長，蔣總指揮，戴參謀長，和陳總司令等建議，把剿匪如何徒勞無功，應轉向抗日，以盡軍人天職，爲國家民族爭取生存及光榮，

始可對得起祖宗及人民；同時，也可導致共匪瓦解。翁果同意，即刻去向陳、蔣、蔡、戴諸首領陳說了，他們幾位巨頭，也果然贊同，即刻電請中央，請十九路軍北上抗日。這時候，中央雖未曾有決心和日本作戰，然而，部隊均集中在江西剿匪，關內平津，及京滬一帶，頗為空虛，萬一日軍再繼續南侵，將何以抵抗？因此，不能不先調一部分兵力鞏固京滬，然後再相機北調。現在既有十九路軍之請纓抗日，則此舉正應同情；所以，第一步將十九路軍調為京滬衛戍部隊，並於九月卅日發表調陳總司令銘樞為京滬衛戍司令長官。

十一月初，十九路軍由吉安向九江徒步前進，沿途加以訓練，提高官兵的敵愾精神及紀律。行了十天，才到南昌；改乘火車，於十四日到達九江；十七日登輪輸送，於二十日前後，始先後到達京滬線登陸集中。

而我們在江西剿匪工作，艱苦生活，至此才告結束。



#### 四、「一·二八」上海抗日

十九路軍於民二十年十一月，全部到達京滬路沿線，其警衛配備如次：——衛戍長官司令部及總指揮部均駐南京；六十一師師部及部隊分駐於南京至鎮江間地區；六十師部隊分駐於丹陽，常州，無錫至蘇州間地區；十九軍軍部及師部駐蘇州；七十八師部隊分駐上海，吳淞，崑山及嘉定間地區，師部駐崑山。同時，調參謀長戴戟爲上海警備司令，另派黃強爲參謀長，趙一肩爲參謀處長。

淞滬警備，原由稅警團擔任，七十八師到後，歸七十八師接防；其最初的警衛配備如下：師部駐崑山；第一五五旅——黃固旅，以一團駐防南市，一團駐吳淞，旅部及另一團駐真茹；第一五六旅——翁照垣旅，以第四團駐南翔，第五團駐嘉定，第六團駐太倉，旅部駐嘉定。閩北仍由稅警團負責。我們判斷：日寇爲確實佔領東北，及迫我政府承認其佔領，必在其他地區發動事件；大約不外兩個方向：一從東北入關迫平津；一爲佔領上海迫南京。所以，我們在京滬沿線警衛，即不能不提高警覺，隨時準備抵抗！

這時候，我南京政府，主席林子超先生，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將軍，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長羅文幹，駐國聯代表顏惠慶。他們對於抗日戰爭，還沒有決心

。以爲（一）攘外必先安內，江西共軍尙未消滅，始終爲心腹之患，不便對外；（二）國防毫無準備，不能對日作戰。因此，十九路軍之警衛淞滬，對於日寇之挑釁行爲究應如何應付？我中央並無積極的指示。而只責成上海市府，委曲求全，和日寇交涉罷了！

這時候，上海市長吳鐵城，秘書長俞鴻鈞，公安局長溫應星，社會局長麥朝樞，而外交部派駐上海特派員爲郭泰祺。他們老成持重，奉命惟謹，沒有深切看透日寇之野心，和瞭解國際形勢；對於突梯恣睢，叫囂無禮的強暴，已隱藏着畏怯的心理，何能表現勇敢犧牲的氣概！

在這氣氛籠罩下，我們總怕北上抗日不成，反而在上海走東北軍之舊路，再來一次不抵抗而向後逃跑！那才是萬古罪人，軍人恥辱，比東北軍更遺臭萬年！所以，翁旅長僕僕於京滬道上，就是要向他們打氣！

然而，我中央首腦，雖然持着謹慎的態度，可是，全國人民，都爲了東北問題而擾攘起來了！所謂抗日救國會啦，抵貨運動啦，示威遊行啦，組織團體入京請願啦，學生義勇軍啦，抗日大刀隊啦等等，風起雲湧，全國鼎沸；尤其是上海的市民和學生們，更爲慷慨激昂；而請願團體，奔走於京滬道上，也絡繹不絕，呼籲出師抗戰！

我們認爲民氣可用，而這股洪流應該引導到抗戰上而不能加以阻遏的；所以，氣勢更爲之盛，膽更爲之壯！尤其是翁旅長，他奉中央命令兼任上海各大學學生軍訓副主任，（主任王柏齡，駐南京）

時時與各學生接近，對於學生的心理深為瞭解，更為堅定抗戰的決心。

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我們所料，據報日本軍閥，竟藉口上海民眾的抗日運動而增兵；並在其租界沿邊派出浪人，四處挑釁，弄得滿城風雨！於是，我們的配備，又畧為變更了！這就是一月六日，把開北的稅警團任務，派第六團去接替；隨於一月十三日，把南翔的第四團去接防吳淞；而嘉定的第五團，除派一營警戒瀏河外，向南翔及大場推進；旅部也於十一日進駐大場。一五五旅，除南市照舊外，其餘的則警衛虹橋及曹河涇，旅部仍在真如。兩旅的地境以鐵道為界，線上屬一五五旅。

為何派第六團接防開北？因開北是京滬路的總站，同時，與日租界毗連，日本浪人鬧事，都在這地區附近；而該團中校團附梁岱，和第三營營長吳履遜，都是日本士官學生，諳熟日語，瞭解日本軍人的性格，可以就近辦交涉之故，起初，有許多問題都給他們解決於無形了；可是，這不過是一些瑣碎的表面事情而已。而日人要在上海搗事端的既定方針，是不能夠以私人的關係而打消的，結果，還是不免要爆發一場惡戰！

## 一、戰前局勢

「九一八」瀋陽事變，東北軍毫不抵抗向關內撤退；日寇跟着佔領吉林，和黑龍江，完全控制了東北全境，刺激我國民眾，高叫抗日，而泛起了狂潮。上海為我國四大名鎮之一，人口四百萬，且有

英、美、法各國的租界，實是華洋雜處的國際市場，不僅爲經濟中心，且爲文化發達，神經敏感之區。基於抗日宣傳，救國運動，更爲積極而白熱化；自從十九路軍衝戍京滬以後，上海市民更爲有恃無恐，行動積極，聲勢更大了。

日寇爲要迫我政府承認其在東北的事實，必須在其他地區找藉口，搞事端；現在，上海民眾如此狂熱，正好是製造緊張，以達成其武裝佔領之機會。所以，當時日本政府即召開閣議，決定嚴厲取締的對策，而把上海問題交由海軍部全權處理！

本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之侵略，平時就有海軍遣外艦隊常川停泊於我長江及沿海各港口；自東北問題發生，全國反日運動開展以後，更加强其力量！長江方面：上自宜昌，沙市，漢口，九江，下至安慶，蕪湖，南京，鎮江，上海；沿海方面：北自天津，青島，連雲港，南至寧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海口；都有艦隻停泊，往來遊弋。此次既決定強硬政策，其僑民更爲蠻橫猖獗，派出浪人，到處滋擾，或毆打我民眾，或搗毀我商店，或焚燒我工廠及報館等事端，相繼發生了！例如：一月二十日，日僑勾結其陸戰隊前往引翔港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殺死我華捕一名，重傷一名；同日又聚眾數百人實行暴動，搗毀北四川路，老靶子路我國商店。局勢如此嚴重，顯然是對上海有了軍事佔領的企圖！

在這局勢之下的十九路軍，將下何種決心？抵抗？中央並無頒佈作戰明令；不抵抗？則東北軍既

被國人痛罵於前，十九路軍豈可蹈其覆轍於後而遭人民唾棄？於是，就於一月廿一日上午，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召開高級的秘密軍事會議，商定戰與不戰的重大方針！這次的會議，由蔣光鼐總指揮主席，參加者有：蔡軍長，戴司令；師長有：六十師沈光漢，六十一師毛維壽，七十八師區壽年；旅長有：鄧志才，劉占雄，張勳，張炎，黃固，翁照垣等。主席報告情況後，而提出問題，請各軍、師、旅辯論，以憑決策。首先發言的爲蔡廷鍇，他不發言則已，一發言就是敗北主義！他說：「日軍如何強大啦，武器如何良好啦，軍紀如何嚴格啦；……我軍如何劣勢啦，兵器如何羸敗啦，彈藥如何缺少啦，訓練如何不成啦，紀律如何不好啦，上海又有租界，恐怕外國要干涉啦；……在這種情形比較之下，如何能夠抵抗？抵抗如何能夠勝利？……」一長篇洩氣的話，說得在座諸人垂頭喪氣，默不作聲。其次，該輪到戴戟發言的，可是這位將軍老誠持重，並不發言，讓給一班青年將領抒高見，或許他才來補充。跟着就是區壽年說話了，他和蔡廷鍇一鼻孔出氣，也說些敗北謔言。其他的旅長，一向是奉命惟謹的執行者，默默無言。

這時候，急得翁照垣心中如焚，坐立不安，卽挺胸而起，慷慨陳詞了。他從敵國是紙老虎不足怕，說到世界列強之無能，和不敢干涉，以至於我國如何可以抵抗，我軍應該抵抗，如何取勝，及如何犧牲有價值；反之，不抵抗之如何恥辱，如何失職，如何遺臭萬年……滔滔不絕的說了將近一小時之久，說得全體突目結舌，面面相覷！這時區壽年又起來反駁，說我軍的兵額不足，槍械陳舊，子彈

缺乏，訓練毫無，絕不能抵抗；一抵抗，不出幾個鐘頭非給日軍消滅不可！這種替敵人說話的師長，真是眼光如豆，膽小如鼠。翁照垣又起而加以申說，說明「師克在和」，「兵貴神速」，「兵貴精不貴多」，「怒兵必勝，驕兵必敗」，「寡可勝眾」，以及「民氣可用」，「精神力量高於一切」，……道理。結果，蔡廷鍇心似有所動，就提出折衷的意見，說要打就該撤出上海郊區去打，以免在租界附近惹起國際上諸多麻煩。

這時候，大家都感到疲乏，主席宣佈休息十分鐘再討論。翁旅長就利用機會，拉著戴司令出會廳以外的院子裏去密談，鼓勵他務必極力主張抵抗，並須在上海市區作戰，才能獲得勝利。他對戴說：「你是上海警備司令，上海失守是你的責任，別的城市失掉，關係不大，上海為國際市場，世界各國都知道的重要城市，如果不戰而退，這聲名不僅在中國歷史上要遺臭萬年；就是在世界史上也要受人譏評臭罵的啊！」他又舉出史例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軍已打到法國首都——巴黎的城下，當時有許多人主張遷都，而守備巴黎的霞飛將軍獨持異議，主張抵抗，於是，他不動聲色的集中了巴黎附近的所有部隊，從左翼來一個包圍抄擊，把德軍打回去，而保存了巴黎，霞飛將軍的英名不只留傳法國，而世界各國的軍事家，都莫不讚揚他！你今日守備上海，亦如當日霞飛之守備巴黎，如能保存上海，亦如霞飛將軍之保存巴黎那樣的光榮呢！倘若不加抵抗而把上海喪失，那麼，你的威名，不知如何了！」

戴司令聽了這番鼓勵的話，連續稱是不絕。

到了會議恢復時，蔣總指揮問大家對於蔡軍長所提要打就撤出上海郊外去打的意見如何？翁旅長又毫不客氣的起立發言，說明要打必定要在上海市區打才有價值，才能利用環境以求制勝；如撤出上海十里郊區去打，則此戰就不必打了。何故？孫子說：「不戰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他已不戰把我們屈服而退出上海了，他的作戰目的已達，又何必再流血呢？這時候，他們不打，我們不甘心；又要回頭去打，那麼，我們就變成了土匪，他就可以聯合英，美，法各國的軍隊來把我們當土匪剿辦的啊！」說到這裏，戴司令就起來發言了。他說：「翁旅長的意見是對的，我完全支持他，仗一定要打，而且要在上海市區打才能獲得勝利！否則，這個上海警備司令，我是不好意思幹下去，讓我先辭職去罷！」

蔣總指揮聽到了翁旅長的言論，和戴司令的堅決意志，覺得局勢的發展，確有不便推翻，就即席宣佈說：「好罷！我們就決心固守上海！但原則上：「人不打我，我不打人；人如打我，我就還擊！」那麼，七十八師在上海的部隊，即日構築工事，加強守備，準備抵抗；六十及六十一兩師，隨時準備增援！」

翁旅長這場「舌戰羣英」的會議，遂告成功了！當日下午即着我召集各團營長來旅部，將會繼的經過和決定，可也們原原本本宣佈；並面授機宜，着即構築工事，準備戰！

日本浪人搗亂的事件，正由市府向日本領事松井提出抗議，要求制止、懲兇、賠償及道歉，而尚未得到答覆之中；一月廿一日上午，該日領竟向上海市府提出抗議，說有日本僧人五名在寶山路被毆，要求緝兇、道歉、賠償，及取締抗日行動，解散抗日救國各團體。同時，虹口公園一帶，日兵三五成羣，往來巡邏，沿途放哨；其陸戰隊本部警戒更爲森嚴，鐵甲車，大砲，均放列街頭，砲口指向我方，局勢緊張，殆有戰機一觸即發之勢！

廿三日，日僑藉口上海國民日報發表「日本浪人藉陸戰隊之掩護，焚毀三友實業社」之消息，前往搗亂；結果，該報被迫於一月廿七日起停刊。

猶不止此，跟着，日領事復於同日下午，向我市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從前所提出之取締抗日團體等項，務於四十八小時內，予以圓滿答復；否則，他的海軍將自由行動！我市府受此威脅，不得已接受其無理之要求，於廿八日下午，提出答覆，表示歉意，並令公安局嚴令緝兇，賠償醫藥撫卹等費；同時，飭令主管機關解散民眾抗日團體。

我市府如此謙卑遜順的遵照其「哀的美頓書」所要求的事項，切實做到了；日本領事村井也都感到滿意！然而，海軍要在上海立功的機會消失了，如何肯作罷休呢？同日，日本派來之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等，浩浩蕩蕩的載着增援的陸戰隊，進入了黃浦江，形勢更爲嚴重了！

誰知，下午三時左右，我們奉到戴司令的密電說：「奉中央參謀本部電令，已派憲兵一團即日開



上海接防閩北一帶地區，着本旅即將閩北防務交該憲兵團接替，然後移駐真如，南翔一帶」云云。中央的命令，我們不能不遵照辦理。

形勢如此急變，如果不是日本海軍司令鹽澤幸一（少將）好戰喜功，這場惡戰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我國政府，在政治上，不惜含垢忍辱接受其要求而給予圓滿的答覆；在軍事上，也把陸軍部隊撤出閩北而換以憲兵；那還有什麼戰可打呢？可是，事實卻不然，當我們第六團正在準備移交，整裝待撤當中，日寇竟首先向我閩北防線發槍射擊了！

我軍官兵，本來聽到我國政府種種屈辱和撤退的消息，個個都憤火中燒，那能放鬆這機會，不予還擊之理！於是，一場慘烈的國際戰爭，就爆發起來了。

## 一一 作戰經過

淞滬抗戰，於民二十一年一月廿八晚開始，至三月一日晚撤退，一共打了三十三天。依敵人的易帥增兵及求和，約可分為四個階段；而依其主攻作戰地點，概可分為閩北，江灣，廟行，吳淞四個地區。茲分述如次：

第一階段——於一月廿八晚十一時半開始，至二月三日晚，本旅在閩北的作戰任務移交與六十師鄧旅接替時止，共打了六天。敵之指揮官為日本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海軍少將鹽澤幸一；其兵力為

陸戰隊三千餘人，在鄉軍人三千餘人，兵艦二十餘隻，飛機四十架，鐵甲車十餘輛；主攻擊方向爲關北，其他地區如南市，江灣，及吳淞，並未會波及。我方只七十八師一五六旅之第六團張君嵩部，開始與敵作戰。次早，第五團丁榮光部加入；防禦陣線爲右自寶山路北站起，經虬江路，廣東路，寶興路，橫濱路，天通菴路，江灣路，青雲路，左至八仙橋止。當晚敵分爲七路，每路約五、六百人，用鐵甲車二、三輛掩護，沿上述各路向我防線進攻；經我守兵迎頭痛擊，死傷甚多，不逞潰退。次早，敵機二十多架更番飛臨關北上空轟炸，海軍也開砲向我轟擊，跟着敵步兵又在其鐵甲車掩護下，分頭並進，向我全線攻擊前進。可是，我軍官兵均抱必死決心，英勇的運用各種手段，苦守陣地不退，且進而破壞敵的鐵甲車多輛，使敵無法越雷池一步。於是，敵又增加部隊，迭次來衝，均爲我打退。在這樣的激烈戰鬥中，支持到廿九日黃昏，敵人知道無力可以壓倒我軍，遂轉托上海英、美、法各國領事向我提出停戰；其實，他另一方面已向其政府請求援兵，在援兵未到之時，爲恐我軍反攻而遭消滅，就以停戰爲緩兵之計。

廿九晚八時許，翁旅長接軍長電話說：「敵人托英、美、法各領事出任調停，要求停戰，我軍爲尊重各國領事的請求，已經答應了，應飭前線停止放槍。」我聽到這消息，就對翁旅長說：「敵人請求停戰，乃是緩兵之計，我軍正應乘敵援兵未到前，實行反攻，將敵迫出黃浦江外才對！」翁認爲很對，即一面由電話向蔡提出口頭建議；一面着我即刻草擬反攻計劃。當時，我的方案概要如次：——

(一)敵情——敵請求停戰，表示他的失敗，無力再戰，並在求援之中；同時，爲防我軍反攻，故出此緩兵詭計，以待其援兵到達，仍將向我進攻。(二)方針——我軍應即捕捉戰機，實行轉移攻勢，將敵壓迫於黃浦江及蘇州河而殲滅之；並確實佔領該兩河左岸。(三)部署——①第六團爲右翼隊，向當面之敵攻擊前進，沿老靶子路，北四川路，或其他道路，先破壞日本小學後，相機推進至蘇州河北岸。②第五團爲左翼隊，向當面之敵攻擊前進，沿橫濱路；天通菴路，或其他道路，先佔領靶子場後，相機推進至黃浦江西岸之楊樹浦，滙山及招商局兩碼頭；惟須着其第二營從左翼小街潛進至滙山碼頭，焚燒其彈藥庫，確實佔領之。③砲兵連推進至靶子公園附近，向黃浦江敵艦制壓。④吳淞砲台應向黃浦江敵艦集中攻擊，以資聲援。⑤吳淞之第四團固守原陣地，但應派出一個加強連沿黃浦江左岸向上海前進伴攻牽制。⑥請六十師派步兵一團爲本旅預備隊，以便策應。⑦各部隊應於十一時半前準備完畢，十二時前開始行動。(四)準備事項——①各部隊應多帶酒瓶，裝滿汽油，及火柴棉花，以備放火之用。②各部隊應準備俘虜敵軍服裝，偽裝敵兵攜帶炸藥及放火物件，乘單車或機器腳踏車，誘衝入敵軍司令部，或駐兵處所爆炸及放火。③電訊隊應隨各攻擊部隊前進延申裝設。

計劃報到軍師部去後，未獲採納實施，仍着即停火。我看到這情形，就長嘆說：「這戰爭是無望打勝仗了！婦人之仁，庸碌之將，有機不乘，其奈天何！」

無辦法，只得遵令轉飭各營停火！然而，話雖如此，而各連官兵們，都覺得奇怪，紛紛議論：「

以日本那麼強蠻的軍隊，竟會向我們請求停戰談和，豈不是騙人的嗎？」有的說：「不管他，除非沒有看見鬼子，一看見就不要放鬆他！」所以，雖然是停火，而仍有間斷的，疏落的槍聲打來打去！三十日這一天，除敵機偵察外，沒有昨日那般猖狂的轟炸和衝擊了！晚八時許，蔡軍長率同區師長從真如到閘北來，親自傳諭前線官兵停火；這時，翁旅長又向他們面提反攻計劃，說在今晚實施仍未為晚；但：結果，仍是拘於停戰，不蒙許可。

卅一日，我軍竟徇日領的請求，派區師長去上海會同英、美、法各國領事，與日軍司令鹽澤，領事松井，在英領館會議停戰條件，提出要求：「(一)日軍除依條約退駐原地外，一律退回兵艦。(二)日軍應負戰爭責任，賠償損失。(三)由英、美、法各領事保證日軍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但，日本是戰敗者，竟提出要求，要我軍退出閘北二十公里以外。並主張由英、美、法各國派兵駐守。明眼人當然看出他在延緩時日，等候援兵罷了。然而，我方代表及統帥們，仍矇然不知，信以為真。鹽澤且在會議席上虛聲囑說：「日本空軍三小時內可消滅華軍。」全日開會，毫無成就，結果，由英、美、法各領事主張：「日軍退出公共租界內，華軍退離租界射程外。」此種折衷意見，事實上毫無用處，我軍統帥自應覺悟，即採攻勢，還不為遲；可是不然，中了敵人詭計。此時日方說：「這須向政府請示，三天後始能答復。」就這樣的停戰三天，聽候其請示了，殊不知敵人的援兵須兩天後才可到，三天內才能準備完妥，向我進攻呢！果然，從昨日起，至二月二日下午，全線寂靜了三天半，敵人的機砲又開

始活躍起來了！

在那三天半的寂靜中，敵人一面在會議席上拖住我們不許動，一面他的空軍飛機卅架，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等共十餘隻，載陸戰隊三千餘人，已陸續到達上海。而我們呢？只在陣地上株守著，等候敵人來攻打！

在這樣指揮下和日人打仗，是無可能取勝的，不過聊盡軍人天職而抵抗，免至如東北軍那樣甘冒「不抵抗」的臭名罷了！在這三天中，沒事做，只得召開民眾大會，宣傳日軍罪惡，鼓勵他們起來參加軍隊，作長期的游擊戰。

二日下午，敵人向我們開砲，敵機也來轟炸了，前線陣地，槍聲也猛烈的恢復起來。我就對翁旅長，張團長和其他許多同袍說：「是不是呢？槍砲聲响起來了，敵人援軍已到達，我們上當了，如此打戰，實在太對不起我們前線壯烈犧牲的官兵啊！」他們只望着我搖頭嘆息！

是日下午，日領松井，以電話通知我上海市府稱：「日本政府對於英領館會議時，要日軍退入租界內，把現地交英美軍維持之建議，不能同意。」同時，我上海市府，也即向日領提出抗議，說：「對於在電話所稱各節，尚未得答復之前一小時，日軍已向我軍攻擊，認為是背約，應負戰爭重開之責任。」並將此意通知英、美、法各國領事，請其主持公道。這種無聊的文章，實在是浪費精神與筆墨呢！

這時候，我們也奉到師部命令，其要旨如次：——（一）奉總部二月一日下午五時半命令：（1）據報：敵已增兵二師有由吳淞及上海登陸，大舉來犯之企圖。（2）本軍擬佔領虹橋，北新涇，大場，胡家莊，吳淞之線，保持主力於鐵道北，待機將敵殲滅。（3）七十八師缺一、四兩團，佔領虹橋，北新涇，真如之線，保持主力於鐵道南。一五六旅第四團佔領吳淞，為左翼據點而死守之。一五五旅第一團佔領龍華，為右翼據點而死守之。一五六旅附憲兵團佔領閘北為前進陣地，候命撤退。（4）六十師佔領真如車站，大場，胡家莊，保持主力於中央。（5）兩師作戰地境沿鐵道線，線上屬七十八師。（6）六十一師之一二二旅為總預備隊，集中南翔候命。（二）基於上命，師之處置如下：（略）

本旅遵命就地抵抗，無須變動；不過任務已經變了，就是由主陣地而變為前進陣地，可以候命隨時撤退！

本來，如照本旅廿九晚之計劃，轉移攻勢，此時已佔領了黃浦江岸，或許把敵軍繳了械也不一定；至低限度，也可以控制上海，使敵不敢再進來；乃計不出此，坐以待斃；今日敵人已大量增兵，就手足無措，準備撤退，轉勝為敗，何其愚蠢至此！

上述命令所得之情報，稱敵增兵兩師，此刻還未曾到達；所到的只是海軍陸戰隊三千餘人及飛機卅架，軍艦幾隻耳；其對我們重燃戰火，也不是主要攻擊，不過為其威力搜索，準備其陸軍到達時作總攻之準備耳。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只有盡人事，聽天命，敵如來攻，我們就起而應戰，敵如不來，我們就躲在掩蔽部裏，置之不理。我滿腹是氣，無從發洩，就舉筆寫了一篇「告全線官兵書」，準備鼓起他們的民族壯氣，攻擊精神，於敵接近時拼個死活就算了。該書如下：——

「忠誠義勇的官兵們！中國民族之生死存亡，已在我們的肩膀上了，大家要確實的負起我們的責任，發揚我們鐵軍的精神，保持我們過去光榮的歷史。日本的陸軍，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強硬，我們務要把這世界最強的陸軍來消滅，奪取世界第一的地位，創造新的鐵軍榮譽！」

忠誠義勇的官兵們！機會是難得的，為國家民族而犧牲，雖死亦光榮，大家不要錯過這個報國的機會。大家盡量發揮素日沉着的精神，不慌不忙，把槍瞄準，務要一彈一敵；最低限度，也要使子彈從敵人耳邊飛過，嚇得他不敢抬頭。子彈用完了，上起刺刀來殺敵；刺刀殺斷了，用槍桿來擊敵；槍桿擊壞了，揮拳去打敵；兩拳打殘了，還有你們的牙齒可以咬敵！

忠誠義勇的官兵們！寧為槍下鬼，不作亡國奴；努力奮鬥，堅持到底，民族之再造，就在這一回！大家殺上去，殺個痛快淋漓吧！我們的口號：(1)軍民團結一致！(2)反抗日本侵略！(3)誓死為國家求獨立！(4)誓死為民族求生存！(5)中華民國萬歲！」

草就，就用本旅名義付印，分發各團，並派員到陣地散發。

三日無主要戰鬥，敵人空軍到處偵察，海軍則不時開炮，摧毀各處民房，步兵施行威力搜索壘了

不過，翁旅長和我，覺得敵人背信，重燃戰火，而英、美、法各租界，爲敵利用，殊屬可恨，應該主動的轟他一陣。遂飭吳淞炮台，炮兵營，及鐵道炮隊等，向公共租界及黃浦江上敵艦開炮轟擊，各發炮七、八十發，以壯我軍聲勢。結果，接警備司令部電話，說：「英、美領事館，叫我軍的炮，應瞄準日艦發射，勿擊租界。」這算是發生了反應呢！下午一時許，又奉師部命令，其要旨如下：「(1) 奉軍長命，派六十師一二〇旅長率部前往閘北接防。(2) 該旅長務於今晚十一時前，將閘北防務移交後，開回金家角整理。」當晚即轉飭張、丁兩團長遵命移交。但，晚六時左右，部隊正在交接之際，忽又奉師部命令如次：「(1) 據報敵軍擬在吳淞登陸，有攻我要塞企圖。(2) 該旅長於移交閘北防務後，即率丁團開吳淞增防，並死守之。(3) 其餘張團，仍照前令辦理。」

接令後，除飭張團開金家角整理外；並令丁團即用汽車輸送，前往吳淞增防。翁旅長和我，即率同旅部官兵，連夜乘車，趕往吳淞作戰了。從此，閘北方面由六十師鄧旅長負責，本旅即轉到吳淞，是爲第一階段之結束。

第二階段——從二月四日至十四日，一共打了十一天。敵軍攻勢，集中於吳淞及蘆藻濱方面，而閘北和江灣方面，不過爲佯攻牽制戰。這時候，敵已第一次易將，改派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前來指揮了。他率其海軍第三艦隊，附陸戰隊千餘人，並久留米陸軍第十二師團之一個混成旅團，合計約八千人，於六日到上海，一部在楊柳浦，大部在張華濱登陸，實施對我作第二次之攻擊。我軍則增加了六



十師及六十一師之一旅，兵力比敵仍佔優勢。

我們於四日上午一時到達吳淞朱家宅第團部，即刻調整配備，下達命令如次：——

「（一）據報敵擬在吳淞登陸，有攻我要塞企圖。我六十師鄧旅正在閘北與敵對峙中；劉旅在大場及江灣警戒。（二）旅（欠張團）以掩護我軍左翼之目的，決在吳淞死守；敵如來攻，即以全力撲滅之。（三）鍾團在原陣地固守，丁團（欠第二營）應沿泗塘河左岸構築工事為預備陣地。對江灣應派隊警戒，並與劉旅連絡。（四）丁團之第二營在朱家宅附近集結，為旅預備隊。（五）旅部在朱家宅，即以此為中心，構成通訊網。（六）各團務築據點工事，並挖強固掩蔽部。」

鍾團係與張團防守閘北之同時進入吳淞；廿八晚閘北戰爭爆發後，吳淞並無戰況，只有敵艦在長江及黃浦江口之間來往進出而已；迨至昨（三）日下午，我砲台始向滙山碼頭開砲轟擊。此時，該團之配備如下：（一）第三營及第二營之第四連，右自泗塘河之大興橋起，沿蘆藻濱東岸至吳淞鎮東端碼頭上之線佔領陣地；另由該營派出一連附重機兩挺，在蘆藻濱附近佔領前進陣地。（二）第一營右自第四連左翼起，沿黃浦江左岸至砲台左側之線佔領陣地。（三）第二營（欠第四連）佔領寶山城，右與第一營，左與獅子林砲台守備隊連絡。（四）團部及直屬隊在朱家宅。

四日上午，我們部隊正在調整中，忽見敵艦十餘隻，在黃浦江口內外往來移動，似有向我進攻，乘機登陸之模樣。翁旅長即飭砲台及鍾團向敵艦開砲轟擊。於是，敵分為兩部：一在口外長江江面，

一在口內，齊向我砲台及吳淞鎮開砲還擊；同時，敵機二十餘架，在上空盤旋轟炸，一時大砲聲、炸彈聲，密如擂鼓，震撼天地；我鍾團之迫擊砲，重機槍亦同時向敵艦射擊，砲戰之激烈，實爲向所未曾見過。激戰約二小時，我砲台之砲，都被敵人炸毀，東歪西倒，完全不能使用了；而要塞司令鄧鄧振銓早已逃走，參謀長漆某及副官二員均陣亡，守備官兵多數傷亡，所餘也潰散無踪，鍾團長才從第一營抽兵一排，扼守砲台，以防敵人之登陸。但我們砲台雖停止射擊，而敵之飛機及戰艦仍繼續不斷的轟炸及射擊，一直轟至黃昏，始停止而轉趨於沉寂。可是，敵軍轟炸竟日，而其步兵一個也不敢接近吳淞！結果，我們的死傷，只有鍾團第一營的官兵十六員而已。

判斷當時的敵情，敵是因我砲台於昨日向租界射擊，爲使其今後運兵船艦進出安全計，必須將砲台摧毀，故有今日之行動；其實，他尚不至在此登陸！然而，他花了數千發的砲彈，數百枚的炸彈，只能摧毀我們那五十年前的古砲，而不能摧毀我們全線陣地，殺滅我們全部人馬和佔領我們一寸的土地；反而更激起了我們全體官兵的仇恨，提高我們的攻擊精神，和堅定我們的戰意！

五日上午十時，敵機四架在吳淞投下十多枚炸彈，海軍向我軍不時發幾砲之外，很平靜的過去了。經過昨日的砲戰，我們得到一種經驗：認爲敵以飛機轟炸，大砲轟擊，只能破壞我們的房屋，而不能奪取我們的陣地；倘我們能夠沉着鎮靜起來，等到他們的步兵登岸時，才起而射擊或和他肉搏，那才能減少死傷，守住陣地；至於積極的打擊敵人，必須全線轉移攻勢才成。否則，以我們這一點步兵

，是無法消滅敵人的！因此，我們就通飭各團官兵，務須加緊就地挖地窖，把人員通通躲起來，敵人轟炸時由他轟炸，如敵人登陸時，才出來搏鬥！這種辦法，就是我們固守吳淞的好武器，一直守到三月一日晚，奉命自動撤退！

旅部官兵們，自昨日以來，都在朱家宅村莊中挖地窖，幾個人共為一個；我和翁旅長共一個，守住電話和地圖，聽取各方面情況，同時並向統帥部連絡。

敵人的砲火，把我的腦子爆出了一種戰爭前途的廣泛理想，認為今後對日戰爭，必陷於長期的，廣闊的鬭爭；那就要利用我們廣大的土地，去換取長久的時間；（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利用我們眾多的人力，去配合有限的軍隊；（軍隊襲擊，民眾騷擾破壞）；用我們豐富的物資，去拖垮敵人的經濟；（堅壁清野，長久拖住敵人）；用我們王道的文化，去策動敵人內部的革命；（鼓動宣傳，訓練俘虜）；那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於是，我就在地窖裏，開始寫那「羣民聯合的游擊戰術」了！同時，並叫政工陳仙泉，丘島人，丘東平等，領導復旦大學的學生軍們，刊行「血潮」日報，及到後方各城市去擴大宣傳，寫標語和組織民眾。這些工作的效果極大，不僅可以喚起民眾敵愾同仇的精神；同時，對於部隊的抗敵意志，犧牲精神，也可以激發起來！

六日拂曉，據前哨報告，敵人陸軍約四千餘人，晚間在張華濱登陸，似有向我進攻之模樣。上午又有敵機數架，在上空盤旋偵察，但，沒有投彈；黃浦江上又有敵艦四艘往來遊弋而並沒有開砲。

我們的判斷，就認為張華濱登陸之敵，必是敵陸軍久留米混成旅團，正在集中準備攻擊中。那麼，他的主攻方向似不在閘北，而是在吳淞了！於是，我們就飭蘊藻濱方面的部隊應特加注意監視，並加強工事，以便迎頭痛擊！

果然，過了一個寧靜的晚上，即來了一次生死戰！七日早，前哨報告：「張華濱車站附近，發現敵人鐵甲車六輛，人馬的聲音頗為噪雜，有向我進攻的動態。」我們除飭各部隊注意外，並着丁團也進入泗塘河陣地，以防他們從蘊藻濱上游偷渡，繞攻我們的側背。八時左右，發現敵機二十餘架，在吳淞上空迴翔，並投下重量炸彈數十枚；跟着在張華濱附近放列的野山砲約二十餘門，開始向吳淞轟擊；黃浦江上的敵艦也一起開砲，情況慘烈，與四日之破壞砲台差不多！這是日本軍隊戰術的慣例，在步兵突擊前，必先來卅分鐘的砲轟及空炸，破壞陣地工事，然後，以坦克掩護步兵突擊。可是，我們方才已準備好了，砲轟時由他砲轟，大家躲在掩蔽部裏，等到他的步兵接近時就起來射擊或肉搏。當時在蘊藻濱車站之前進部隊趙連長金聲，經不起敵方的砲空轟擊，所部亦死傷過半，遂向河邊撤退，預備撤回本陣地。但，這時候，梁營長由電話報告翁旅長，說「前線」撤退了，而翁旅長因受砲聲，炸彈聲，震動得耳朵欲聾，就誤聽為「全線」潰退了！馬上厲聲嚴斥，不准其撤退，大家死也要死在陣地上，如擅自退卻，當以軍法從事！於是，梁營長只得叫趙連長回到陣地去。可是，這時候，敵的鐵甲車及步兵已蜂擁上來，無法再從正面回去，只得從車站背後，繞到商店的前端將機關槍向着

敵的後續部隊連放掃射，打得他們東歪西倒的跌下了幾百個，殘餘的也就慌忙的退去了。但，已進到河邊的敵人，聽到後面發生槍聲，以為中伏，也就掉轉身跑回去，也給該連射倒了一百多，可惜當時趙連的人過少，不能將殘敵包圍俘虜，就這樣把敵人打退了。

敵人陸軍的進攻計劃，雖然給我們粉碎了；可是，他的海空軍，依然在上空及江面向吳淞轟擊；當時的梁營長正在鐵橋東端附近的房屋裏指揮作戰，適給炸彈炸中了隔壁的房屋，給塌牆壓倒在地上了，後來才由他的部屬挖掘出來，幸不至於壓斃。又在該營左翼蘊藻濱河入黃浦江的三角河岸的陣地中，有陳排長所部在壕溝裏潛守着，也給敵砲轟中，整排人連槍一齊都給生葬了！

這種空炸和砲轟，一直間斷的延續至黃昏，始稍為停止；而敵人的主力部隊，仍麇集在張華濱附近一帶村莊，難保他不捲土重來；而趙連經過今日惡戰，死傷甚多，所存無幾，所以，也就飭其乘夜撤回原陣地來了。

敵酋野村，初到上海時，曾招待記者，宣稱三小時就可以佔領吳淞，而今早的攻擊，竟碰了大釘子！可是，他是否就從此作罷？不，當然不！因為他所帶來的久留米混成旅團的主力部隊還未曾遭到消滅，那裏肯罷休呢？正面攻我們不破，他總想從別的方面來嘗試一下！

經過了八，九，十，三天的偵察和準備，果於十一，十二日再來了一次生死戰！

十一早，據梁營長報告：「張華濱附近，發現敵人二千餘，向我右前方移動，似有偷渡蘊藻濱，

繞攻我吳淞側背之模樣！」得此，當即飭丁鍾兩團長特別注意。幸此時，我六十一師張旅長炎已率部到了楊家行，並已派出一個營進至蘆藻濱左岸的曹家橋，紀家橋一帶警戒，則我右側背比較安全了。這天的情況並沒有變動，只有敵機偵察，及敵砲稀疏的轟擊耳。而我總指揮部，於十二日上午，仍答應敵人要求，停火四小時，以便救護傷病兵。但，到十三日拂曉，敵人的踪跡又發現了！原來，他們係到曹家橋和紀家橋的南岸，利用烟幕掩護，企圖在此處偷渡，然後，繞攻我吳淞的！當張旅的警戒部隊發覺時，敵已完全渡過了北岸，開始猛烈攻擊了。守曹家橋紀家橋兩個村莊的張部，猝不及防，急起應戰，可是，官兵們都沒有嘗過烟幕的經驗，誤以為是毒瓦斯，倉皇向後退走，就將該兩村莊淪於敵手了。於是，張旅長即派兵兩團，向該敵積極反擊，企圖將敵殲滅，至少也要把他們驅逐回南岸去；無奈敵的火力太強，無法達成目的，反而死傷甚重，團長鄭為楫在此受傷，營長李榮熙也於此役壯烈殉國了！當時，我們雖然派丁團長率兩營人向曹家橋出擊，協助張旅作戰，也無濟於事。從此，張旅長遂決定停止白晝反攻；另行計劃夜晚偷襲！當晚九時許，親率兩營輕裝步兵，攜帶輕機槍，手槍及手榴彈，分幾路，靜悄悄的潛至敵佔的村莊，佈置完妥，一個訊號，一齊把手榴彈拋擲過去，頓時天崩地裂般的爆發起來，成了一片火海；跟着手槍對準慌張逃竄的殘敵射擊，打得他狼奔豕突，東跑西逃，毫無抵抗的向河邊退走；就這樣的把曹家橋和紀家橋兩村莊很輕鬆的克復了！敵人死傷之多，一時難以點數，殘餘的退到蘆藻濱，本可以完全解決的，可惜，恰巧蘆藻濱潮退，河底涸淺，

使他們有徒涉逃命之機會！不過他們也受夠了，不僅官兵死傷甚多，就是槍械，如輕重機槍、步槍、器具、鋼盔、電話、旗幟等給繳獲也不少！

野村到上海後，本想三小時之內佔領吳淞；但，經過七日的正面攻擊不成，改爲偷渡，向我們右翼迂迴進攻，今也碰壁了；久留米的混成旅團，就這樣氣衰志餒的結束了第二階段的攻勢，而又提出和談及停戰，以緩和我軍的反攻，等待其陸軍第九師團之增援了！

假如，我總指揮部有明智的決策，此時乘勝轉移攻勢，張炎旅向當面之敵跟踪追擊；吳淞的丁團由鐵道向張華濱正面攻擊；另六十一師張勵旅從大場江灣向張華濱側背突襲；儘可將殘敵包圍聚殲而有餘。因敵人的兵力合計不過一萬五千餘人，而我們全軍三個師已全部加入第一線作戰，人數在三萬以上，仍佔優勢！無如，庸碌的指揮官顧慮太多，膽量過小，束縛着部屬的手腳，仍然中敵人談和停戰的詭計，坐失戰機，奈何！尤其奇怪的，就是十四日下午有命飭令全線轉移攻勢，當晚九時許，各部隊亦已開始行動，將要接近敵人時，突然又令飭停止，各部隊退回原陣地，究竟什麼緣故？則莫名其妙了！

第三階段——從二月十五日起至廿二日止，醞釀及激戰共爲八天。敵人的攻勢，放棄了兩翼據點的攻擊，而採取中央突破的策略！敵政府已第二次易將，改派陸軍中將植田謙吉前來指揮。這時他率的金澤第九師團全部，於十四日到達上海，合久留米混成旅團及海軍陸戰隊等殘部，共約三萬餘人。

我軍方面，此時第五軍軍長張治中將軍，已率所屬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及軍校教導總隊等部，正陸續到了第一線參加作戰，合計兵力約在六萬，仍然是優勢。當時的配備調整如次：（一）右翼軍指揮官蔡廷鍇，轄六十師，六十一師，七十八師（欠翁旅）附八十八師王旅（欠古團）；佔領南市，龍華，北新涇，真如，閘北，江灣之線；保持主力於真如大場間。（二）左翼軍指揮官張治中，轄八十七師，八十八師，（欠王旅）附七十八師之翁旅，（欠張團）佔領江灣北端亘廟行東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橋之線；保持主力於大場，楊家行及劉家行之間。以上各部，限於十八日上午三時以前完成一切戰鬪準備。

上述態勢，戰區已由閘北及吳淞左右兩據點而擴展到江灣，廟行之線，把中間廣闊地區連接起來了。

敵第九師團於十三，十四兩日全部到達上海登陸。十五至十九這幾天，敵正在一面用和談方式，拖延時間，企圖迫我退出上海，以達到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面卻準備第三階段的總攻；因此，全線並無激戰，而僅局部的威力搜索及空軍偵察，砲兵疏擊耳！

十八日敵酋植田，曾致我軍以「哀的美頓書」，其內容概畧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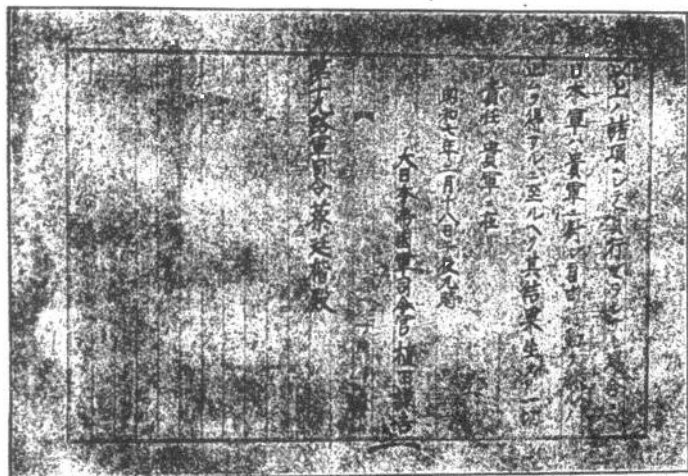
「本職基於和平及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望，特對貴軍通告左列各條件：（一）貴軍應從速中止戰鬪行爲，於二月二十日上午七時以前，撤退至離上海租界二十公里以外，並撤退該地區內之軍



事設備。(二)日本軍於貴軍撤退後，即停止攻擊及轟炸，但飛機偵察不在此限。……(三)(四)(五)從畧。(六)應照貴政府前已接諾，切實禁止排日運動。如上列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即採自由行動；其後果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致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楷閣下」(附刊該文件最後一張之原文)。

從上述的通牒觀察，日寇是否為戰敗而求和？是否為恃強壓迫我軍屈服撤退？這種和談是否可以接納而把有利的時間虛過？這是很明顯的。為何我們要那麼愚蠢而理睬他？為什麼不轉移攻勢，把殘敵趕出上海，爭取勝利，以待更有利的形勢？這實在是莫名其妙的事！

十九日蔡軍長的答復如下：「貴司令函悉，



本軍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直轄之軍隊，所有一切行動，悉遵國府命令，來函所開各節，經呈政府定奪，另行答復。」

行政院十九日致上海市府對於敵人通牒之答復：「此次中國軍隊在滬行動，係對日本攻擊之正當防衛；祇須日軍停止進攻，中國軍隊自當立即停止戰鬥行爲。我方極願速謀上海和平之恢復；但，來文所開各條，關於中國主權至鉅。茲說明如下：（一）爲避免衝突計，以雙方撤退軍隊爲原則，雙方撤退之距離，可由雙方軍事當局商定之；但，撤退區域內之砲台及軍事設備仍應存在。（二）中國軍隊撤退時，日方飛機無偵察之必要；日軍撤退時，我方亦然。（三）雙方撤退完了之後，雙方均無派員調查之必要，可請第三國證實。（四）上海及中國管區內日本僑民，中國當局當盡力保護，但不守秩序者不在此限；至雙方便軍隊均應禁止之。（六）關於此項運動當依法取締之。以上爲謀上海和平正式辦法，望日方瞭解，勿採任何行動，致局勢嚴重；倘日必須堅持原開條件而採自由行動，則其後果由日方負之。」

日本通牒，係日本司令對華軍司令所發，自應由蔡軍長答復便得；如由日本政府發出的，始由中央政府對日政府用外交途徑答復才是。今蔡軍長不負責而推由中央政府答復，而我政府答復的對象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上海日軍司令，這已是不合。至於措詞雖採中和政策，然而，卻忘了敵人是到我國來侵擾，而不是我軍到她的國土去攻擊；也不是在兩國之間的半途衝突；那又有什麼雙方平等撤軍之

可言！這種手足無措，急不暇擇之紛亂情形，已躍然紙上！

當政者如此對付國際局勢，那得不失敗？

果然，敵人發的「哀的美頓書」，他當然知道我軍不會接受而屈服，不過作為先禮後兵的官樣文章，藉以拖延時日，作充份之攻擊準備和推卸責任罷了！到了二十日上午七時，限期屆滿，敵人的陸海空軍，就全體出動，向我們的閩北、江灣，亘吳淞全線，開始依循攻擊的程序，空炸，砲轟，突擊，而表演戰爭爆發以來最劇烈的總攻擊了！

我軍也知道日軍對於我政府的答覆是不會滿意而必出於總攻的；所以，也早就在嚴陣以待了。茲將全線各地區戰況概述如次：

(1) 閩北至江灣南端之線——此段為六十師的陣地。廿早七時，敵機及敵砲，向我猛烈轟擊；旋步兵四，五百人，向我八字橋攻擊；十一時又有七，八百人，向沈家宅，錢家莊猛攻；十二時，又來轟炸；午後六時敵二、三百人向閩北猛攻；但，激戰至晚八時，此段之敵全潰退；九時以後，已無激戰。廿一日敵仍作困獸之鬪，自拂曉至晚十二時，仍不斷的分途以三幾百人，在空炸及砲轟之後，向我陣地突襲；可是，均未能得手而狼狽退走了。此種情況，只屬於佯攻牽制的性質，而不是其主攻方向。

(2) 江灣方面——此為六十一師的防線。廿日早七時起，也遭敵猛烈空炸及砲轟之後，敵步兵

約二千餘人向我這段陣地猛攻，來勢極兇，戰鬪甚烈，一進一退，互有傷亡；敵屢受頓挫，至午後五時，始告沉寂；我軍乘敵勢稍衰，星夜整理工事，充實準備。廿一日拂曉，敵又開始空炸砲轟，八時又再度來攻，並轉移其箭頭於江灣以北，但亦不能越雷池一步，卒告潰退。據俘虜供稱：「此路之敵爲第九師團第六旅，人數約三、四千人」云。

(3) 南市龍華方面——兩天來，平靜無事。

(4) 江灣以北小場廟，廟行鎮，蔡家宅之線——這是八十八師之陣地。廿早七時，同樣受敵機空炸及砲轟，然後，敵步兵約二千餘人，向這段全線猛攻，經我軍強韌抵抗，死傷頗多，至午後三時許，卒被我擊退，至晚不敢再衝；我軍判知此路爲敵軍箭頭所指之地區，故乘夜增強工事，以待敵來送命。廿一早七時，敵人果在其砲空掩護下，作縱深配備，逐次猛衝，節節進迫，我軍奮勇抵抗，絕不稍讓，激戰至晚，敵勢頓挫，我軍遂採取局部的從廟行以北逆襲，將敵擊退；至十時以後，全段也趨於沉寂。

(5) 泗塘河，紀家橋之線——這段陣地爲八十七師部隊防守。廿早七時，一樣遭敵機空炸及從張華濱方面敵砲之轟擊；但，此處非敵之主攻方面，並無激烈戰鬪，只於午後一時至三時，前後兩次來攻，敵人只二、三百人而已，經我軍稍爲還擊，即自動退去；至廿一日拂曉，經過猛烈炸擊之後，又有敵人數百，企圖在曹家橋附近強渡，與我軍隔河射擊，但至午後一時，敵勢受挫，戰鬪沉寂了。

(6) 吳淞方面——吳淞爲我軍左翼據點，乃一五六旅防守。廿早七時，敵艦十二艘，飛機廿八架，及張華濱野砲三十餘門，齊向我陣地轟擊，戰鬪之烈，不減於本月四日之戰；午後三時，敵以裝甲電船三隻，民船三十餘隻，每隻裝載陸戰隊三、四十名，向我砲台灣強行登陸；但，經我軍沉着應戰，以機槍掃射，把敵擊落河者甚多，卒將其擊退；入夜，敵仍不斷砲轟，一直轟至廿一日拂曉，再加上敵機空炸，戰況更爲猛烈；六時許，蘊藻濱車站發現敵兵五、六百人，向我前進，似有強渡模樣，但卒爲我守兵擊退；午後二時許，長江南岸之西子林砲台江面，又發現敵艦五艘，向我射擊，但，結果，尚無在該處登陸之企圖，不過爲敵方牽制戰耳。不過有一點值得提的，就是本日午後三時半，敵機及敵砲正在轟擊時，忽從張華濱方面飛來一砲彈，穿進了永安紗廠的窗戶，在廠內爆炸，把前七日在蘊藻濱車站前端，以一連殘卒打退敵人二千餘之趙連長金聲，排長劉得標，及兵士六名，同時炸斃，血肉橫飛，屍骨破碎，爲國壯烈犧牲了。

(7) 瀏河方面，是我軍的左側背，由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及馮庸義勇軍防守。廿日只有敵艦三艘，到瀏河口外停泊，五艘到楊林口，一艘到七丫江面巡邏，並有舢板小艇等，似有登陸企圖；晚九時，有敵艦三艘，民船七隻，至西涇口，亦有登陸模樣，但，卒爲我馮庸義勇軍擊退了。廿一日除敵艦停泊外，整日無戰況。

植田到滬後，即企圖以一紙通牒把我軍嚇退，不費一矢，不流滴血，垂手就可佔領淞滬；殊不知

他的中央突破之總攻擊，也與鹽澤之攻關北，野村之攻吳淞同樣陷於一敗塗地的命運！這就可證明「驕兵必敗，哀兵可勝」的道理！可惜的，就是我軍的指揮官太低能，把最有利的戰機，一再失之交臂，結果，變為「天子不取，終遭其殃！」其實，這次乘敵人攻勢失敗，轉移攻勢，仍有制勝希望；形勢雖不若一月底，及二月十三晚的兩次時機來得優良和有把握，但，始終仍相信有把敵趕出上海之可能！

第四階段——這是最後階段。從二月廿三日及三月一日，共為八天。這時敵已第三次易將，改派陸軍大將白川義則來指揮，他率十一及十四師團外，尚有第二及第六師團在其國內動員準備中，必要時，仍將開拔來滬。

敵人兵力，每次攻擊失敗，就再次增兵，企圖再發動攻勢，這次攻不下，下次再來攻；兩翼攻不破，改為中央突破；中央突不破，改為外翼包抄，總要攻到手為止。那麼，最後勝利，當然是敵方的。而我軍呢？在前三個階段作戰中，敵人增兵一次，我們也增援一次，始終保持優勢的兵力；如果能夠把握戰機，在每次敵人頓挫時，乘機轉移攻勢，早就把敵人逐次解決了。如果把敵人不斷的解決，則不僅國際形勢將轉移觀念，對我有利而加以支持；就是日本國內人民，也將起而指責政府，甚至於革命；民主黨派起而制裁軍閥。到那時候，他如提出和平，或許是真的和平！可是不然，敵人每次失敗，而我們總株守不動，坐以待斃，古今中外，那有這麼笨拙的指揮！

說到這階段的戰況，植田的第三次總攻，最主要的就是二十和廿一兩日的攻勢，到廿一晚止，他知道對於我軍是無法攻破，早就請求其政府增兵，準備第二步的計劃了。所以，從廿二日起，至廿七日這六天當中，雖然在江灣，廟行等處中央地區，不時集合殘部，作困獸之鬪，然已是攻勢的尾聲；同時，也是虛張聲勢，以防我軍之反攻；威力搜索，以作將來之準備而已。故此，除上述兩地之外，全線都無具體的猛烈戰鬪；尤其是廿六七兩日，連中央地區也都寂靜下來了。但我們尚在上海和敵人進行第四次的和談！到了廿七晚，敵軍第十一師團已到齊，白川本人和第十四師團，也於廿八日到達上海。

所以，江灣和廟行道中央地區的敵人搜索部隊，也都重復活躍起來了。我軍前哨陣地，不時有敵小部隊的接觸和騷擾，飛機不斷的偵察，局勢一天緊張一天。據說我總指揮部以「前有強敵，後無援軍」，感到絕望，有自動撤退至瀏行，大場，真如，北新涇之線防守抵抗的擬議；但，最後仍決定在原線抵抗，犧牲到底，這不過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罷了！

廿九日敵開始向我全線總攻擊，各方面竟日都有激烈的戰鬪，尤其是其中中央地區，八字橋，楊家樓下，竹圍墩，廟行之線，戰鬪最為激烈。茲分述如次：

(一) 閘北，八字橋，豆張三橋之線——敵約六、七百人，從江灣方面，向我六十師陣地——錢家溇，沈家宅猛攻；我軍極力抵抗，劇戰至晚，無法突破我楊家樓下之張三橋陣地。八字橋方面，自

午前九時半起，敵約千餘人，向我攻擊，第一線陣地曾被攻破，旋又增援恢復，至黃昏時又復失陷；至晚又再爲我軍收復。閘北方面，敵亦同時向我空炸及砲轟，旋分兩路，每路約千餘人，用鐵甲車掩護，一向北站猛衝，一向寶山路，天通庵路，青雲路進攻；但我陣地堅固，無法突破；至晚，全師陣地成對峙之勢。次日，即三月一日，敵竟以火攻，飛機大砲都施放夷燒彈焚燒我房屋，跟着步兵衝鋒；然而，我軍仍能在火海中支持竟日，敵始終不能越我陣地半步；一直戰至晚十一時，我軍始遵命全線作戰畧之撤退。

(二)張三橋至竹圍墩之線——這方面已調七十八師黃固旅防守。廿九日午前九時，敵同樣以飛機大砲先行轟擊，後步兵繼續向我衝鋒前進；但，無法接近我陣地；至午後二時，敵又以砲空猛轟，一時天翻地覆，鬼哭神號，千餘砲放射過後，就以鐵甲車掩護步兵突擊，我軍待敵接近時，始起而肉搏，戰鬪之劇烈，爲開戰以來所未曾有；至晚，兩方也陷於對峙中。

次日，三月一日，從拂曉起，敵又復於飛機五十架，砲約二百門，集中在這方面向我轟擊，如雷雨般的放射，使整個陣地，如地陷天崩，若山傾海倒，不論陣前陣後，悉被炸成糜爛，所有屋宇焚燒，樹木傾倒，我軍血肉橫飛，敵亦尸橫遍野，戰鬪慘烈，已達極點；然我軍不死者，猶能各守崗位，極力抵抗，不致陷於紛亂潰散；至午後二時許，情勢十分危急當中，我一五六旅之丁張兩團及六十四師劉旅第三團，始趕到增援，抵住了楊家樓下，譚家宅，虹橋及水車頭之線和敵人對峙。但，至晚



十一時，也遵命撤退了。

(三) 南市至閘北之線——自開戰至結束，南市龍華方面，除敵機偵察外，始終無戰鬥。到三月一日晚撤退時，防守該線的王旅，古團及憲兵團，也奉命撤退了。

(四) 竹圍墩至廟行之線——廿八晚，敵時以少數部隊向我佯攻；次日拂曉，敵機不斷偵察，並以符號指示砲兵試射，步兵畧有戰鬥，但不甚激烈；迨晚九時，敵砲突行猛烈射擊，同時，步兵千餘，向我前進陣地進攻，我守兵沉着抵抗，敵卒不得逞；至十二時，其勢稍斂。三月一日拂曉，敵以砲空密集向我轟擊，密如連珠，狀極慘烈；午後三時，仍未稍停，陣地工事，大部被毀，後方村莊，悉被破壞，步兵隨即向我衝鋒；這時候，我八十八師官兵，死傷甚大，不得不將抵抗線向後移動；至五時許，仍能在顏家宅，李家庫，楊煥橋之線抵抗；但，形勢已到了極為危急的狀態，於十一時遵命撤退。

(五) 廟行，紀家橋至泗塘之線——此段戰況，大抵相同，廿八及廿九，都為敵準備攻擊的時候，除砲空偵試射外，無嚴重的戰鬥；但，至三月一日，戰爭竟日在猛烈進行中，只廟行一地，就落彈約三千發之多，步兵四，五千人，在其砲火掩護下，逐次向我猛衝；但，我軍猛死抵抗，寸土不讓，至午後三時，仍能守住陣地；五時許，因右翼八十八師陣地移動影響，該線孫旅，也不能不向楊煥橋，蘊藻浜之線撤退；然仍能立住陣腳，和敵激戰，保持該線至晚十一時始奉命撤守。

(六) 吳淞方面——廿九日情況無變化，只有敵機偵察，敵艦巡邏，不時砲擊而已。三月一日，敵雖開始向我全線發動總攻勢，然對吳淞仍屬佯攻牽制，並無主要攻擊；午後四時，敵以鐵甲汽船三隻，掩護民船二十餘隻，向我寶山城東關外進攻，企圖登陸，來勢頗猛，該城只由上海市民義勇軍一大隊及陸軍步兵一排防守，極力抵抗，激戰一小時，勢頗危急；我們得王屏南大隊長電話報告後，即由吳淞鎮方面，抽調步兵一連，附重機槍二挺，用汽車輸送，馳往增援，始將敵人擊退。午後八時，忽奉左翼軍張軍長電話說：「敵一部在瀏河登陸，我軍側背受威脅，決於今晚撤守第二防線，着該旅準備撤退，先將輜重用汽車運回嘉定」云。旋奉到左翼軍撤退命令如下：

(一) 奉總指揮電令，本軍今晚轉移陣地，以備與敵長期抵抗。(二) 本左翼軍撤至馬陸鎮，嘉定，太倉之線，佔領陣地。(三) 八十八師……(四) 八十七師……(五)……(六)……(七)……(八) 七十八師翁旅，經由楊鄉，羅店，至嘉定集結，暫歸俞師長指揮。(九) 各部隊撤退時務須派出有力部隊為後衛，逐次抵抗。(十) 各部隊於午後十一時開始撤退，不得提早。

一五六旅奉上述命令，即轉各團遵命撤退，其部署如下：

(一) 敵主力向我正面猛攻；一部在瀏河登陸，攻我側背。我軍為避免決戰，決於本晚十一時開始撤退至第二防線，待機轉移攻勢。我右翼軍沿鐵路至黃渡，方泰之線；左翼軍沿滬太路撤至嘉定，太倉之線。

揮。

(二) 本旅遵命於本晚十一時開始撤退，經楊行，劉行，羅店，至嘉定集中，暫歸八十八師指揮。

(三) 撤退部署如下：

(1) 張團第三營及鐵血軍應於十時半開始撤退。

(2) 鍾團應派兵一排，附自動步槍四枝，在鐵橋頭掩護主力撤退，(該排須至十二時後始可撤退，如敵來攻，應極力阻其渡河)其餘主力，於十一時開始撤退。

(3) 寶山城上海市民義勇軍及鍾團之第四連，應派兵一排，附自動步槍二枝，在寶山掩護主力撤退，(該排十二時後始可撤退)其餘均於十一時撤退。

(4) 高射砲連，統於九時五十分先行撤退。

(5) 工兵排於我主力撤退後，將沿途橋樑破壞之。

(四) 各種彈藥米糧材料，先用汽車輸送撤退。

(五) 旅部十一時乘汽車赴嘉定。

第四階段的戰鬥，係我軍於三月一日晚總撤退的最後一段戰鬥，其大概情況已如上述；但，其必然性則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不過，這責任應由誰負之？此當待後世治史者之評斷，這裏不能夠確切的斷定了。

### 三 撤退以後

三月二日，右翼軍的六十師已在黃渡，七十八師主力在方泰，六十一師在方泰之北。左翼軍的兩師及翁旅在嘉定太倉。由後方增援而未及戰鬪之上官師則在崑山青陽港。繼續佈防，待機反攻。

翁旅從吳淞撤退者，只鍾團及張團之吳營耳，至於丁團及張團之主力，歸師部直接指揮撤退。

旅部，於三月二日拂曉到了嘉定城，部隊也於上午十時陸續到達；其他八十八師也紛紛到達，一時城內外擠滿了人馬及輜重，情形有點混亂。

這時候，奉八十八師俞師長命令，分配翁旅之任務為：翁旅着由嘉定的東門，北門，及北門城外朱涇村之線佔領陣地，構築工事，繼續抵抗。

我們即飭所屬各部隊遵辦，其命令如下：

(一)敵有向我追擊模樣。八十七師在婁塘鎮，朱家橋，至太倉之線佔領陣地；八十八師在東門側沿南門至馬陸鎮之線佔領陣地。

(二)本旅（缺丁張兩團）以協同各師拒止敵人，固守嘉定之目的，決在東門沿北門城基至朱涇村之線佔領陣地。

(三)各部隊之配備如次：

(1) 鍾團應派兵一連附重機槍二挺，在馬陸鎮佔領前進陣地，掩護主力佈防；其餘由東門沿北門之城基，至朱涇村佔領陣地，構築強固工事；惟北門城外至朱涇村，至少須以一營兵力配備之；左翼應與婁塘鎮之八十七師連絡。

(2) 張團之吳營及各義勇軍集結於東門城內為預備隊，並須協同鍾團構築工事。

(3) 八十七師之高射砲二連歸還建制，八十八師之一連，在城內佔領陣地，擔任防空。

(4) 米糧應備十天量。

(5) 通訊網如另紙，限即日完成之。

(6) 余在嘉定城內旅部。

以上命令下達後，翁旅長即在部中與各方連絡；作者率張參謀出去偵察地形及巡視部隊的秩序。誰知剛走出大街上，忽來敵機九架，盤旋偵察，繼以轟炸，一時街上頓呈混亂狀態，我高射砲連雖射擊抵抗，然而，威力過小，不能制止敵機之轟炸，大約放了四十餘彈之後始飛去。這時候，我倆像離了穴的兔子，毫無掩蔽躲藏之處，只得就地臥倒街邊，聽天由命，任由轟炸而已。當時，我想：在閘北和吳淞，給敵機大砲，轟擊了三十餘天，都毫無驚恐，不以為意，照常工作；因我們有堅強的地窖可以藏身，是以捱了幾十次，數千發的轟炸砲擊，而仍能安全度過；不料今日到了嘉定，竟要捱這麼一次驚險，豈不奇怪？不過，這種司空見慣的爆炸威脅，雖然給我們一時的慌張臥倒，可是，我們的

心理還在判斷着敵的飛機不外兩種任務：一是偵察我軍退卻的情況；一是作空中追擊騷擾罷了。秩序恢復之後，調查敵機空炸的結果，除城裏落幾個輕磅炸彈，炸塌了幾間商店和民房外，主要的還是汽車站的十幾部汽車給焚燬得僅存殘骸。

敵機去後，我們繼續前進，沿東門城基至北門外的陣線看了一遍，也就平安無事的回到旅部了。這裏有兩件很可笑的事情，值得記述：第一件，就是鍾團的掩護部隊，從吳淞撤退時，走錯了路誤向瀏河方面走去，恰巧和敵人相遇，引起了一場意外的激戰。在敵方，以為受了我們的暗算，慌亂非常；在我們原不預備作戰，也未作積極的企圖；但，兩方一直打了幾個鐘頭，敵人慌張退去了；而我們也因人數太少，不便再追，也脫離敵人，轉向嘉定退卻，至下午五時才回到本隊。

第二件，就是我們撤出吳淞之後，曾留置兩名便衣偵探在該地偵察敵情，到了三日晚，他們回來報稱：「他們一直等到三日拂曉回來時，還未見敵人進入吳淞鎮。」

後來看報，對於第一件事，說是我們的部隊不願撤退，有意去瀏河和敵人拚命，打了一場激烈戰鬥才走的。對於第二件事，說是敵仍以爲我們潛伏在吳淞未曾撤退，經過兩天的偵查，確知我們走了，才敢開入吳淞。

敵的追擊，並未積極，二日整日祇有空中偵察；故我左右兩翼軍各部隊，均能遵命到達指定地點，從容集結。三日，才發現敵的追擊部隊：沿鐵路線的爲第九師團所組成的南翔支隊，先頭進至南翔

及黃渡附近；主要的還是瀏河之敵第十一師團，積極向我嘉定及太倉之間的婁塘鎮及葛陸鎮進襲，有由此間前進，截斷鐵道線，阻我軍歸路之企圖。於是，我軍的配備又畧爲向後稍退。

本旅正在佈防中，三日晚奉區師長命令，着撤回方泰歸還建制，我們即利用夜間行軍，於四日上午到達方泰鎮。下午又奉命開至崑山集中，至五日晚到達。七日又奉命派鍾團歸六十師指揮，其餘開至六涇村集結，爲軍預備隊。

這幾天，前線雖有小接觸，及敵機偵察，可是，並無大規模戰鬪，可說戰役已到了結束階段；同時，敵政府已於三日對國聯宣稱他們的目的已達，停止作戰了。我軍除整理部隊，加強防線外，也無增調援兵，作反攻的企圖。

四日國聯決議，中日滙案，仍由英、美、法、意駐華公使調解；三月廿四日，敵我兩方代表，及四國公使，始在上海開停戰會議，爭持至五月五日，協定始簽字。

上海協定簽字後，敵方部隊陸續撤退；而我軍也於五月七日下午令復員，十日開始由戰線上向後方轉移。

當時，總指揮部及六十師分駐於崑山，蘇州地區；六十一師仍駐鎮江及南京；七十八師則分駐於常州，丹陽及無錫。第五軍的八十七師駐南京，八十八師調漢口，其獨立旅駐於浙江之嘉興；後來趕到增援的九十七師則駐常熟；中央撥來之砲兵及工兵等部隊，着各歸還建制。

翁旅團前於三月七日撥歸六十師指揮，在黃渡，安寧警戒，至十二日奉命歸回本旅建制；同時，旅部也由六涇村開駐唯亭。十七日張團又奉命開太倉城駐防。

三月三日午，蔣、蔡、戴、張及全體將士，曾發表通電泣告國人。其文如下：「洛陽中央黨部，二中全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鈞鑒，各院部，各省市政府，各級黨部，各總指揮，各軍長，各團體，各報館，全國同胞均鑒：暴日縱兵遼瀋，轉寇東南，我十九路軍奉命守土，作緊急之自衛，與之相搏於滬濱者，一月有餘矣。最初與敵之海軍陸戰隊，及其先到陸軍，鏖戰二十餘日，殺傷極眾，敵不得逞。而其第二批陸軍運到，我駐在蘇浙之中央直轄第五軍兩師亦加入作戰，相持者復一旬，殲敵者又六七次，彼虜仍不得逞。最後乃以其白川大將率領兩師團來，而我始終在戰場者僅五師，為數不滿四萬，敵則加倍於我。彼虜一面以講和形式詭商停戰，欺騙國聯，一面以一師加入正面，一師由瀏河附近登陸，襲我後路，使我腹背受敵，而我運輸困難，濟師不及，不得已乃於東夕奉命將前線陣地放棄，為戰畧之撤退，再圖反攻。此我十九路軍第五軍一月以來與敵苦戰之經過情形也。夫暴日挾其既定整個之計劃亡我，我非全國動員，以極大之決心，作普遍之奮鬥，不能得最終勝利。我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孤軍抗敵，本非求一隅之勝負，與彼虜爭一日之短長；乃以此僅存血肉，供救國犧牲，作同胞馬前之導卒耳。自政府遷洛，已決定長期抵抗政策，我全國軍民，正當秉承此旨，一致奮起，聞聲響應，此仆彼繼，勿以滬海偏隅之進退為念，勿為敵人之詭謀所中，尤望我東北同胞，懷灼膚之痛



，急起遣兵，收復失地，使敵備戰力分，我十九路軍第五軍當竭此未盡餘勇，與強虜作最後周旋，藉收夾擊之效。土耳其三年苦戰，卒大破希臘十五萬軍，轉敗爲勝；杜蘭斯窪一小部族耳，亦能血戰三年，不稍屈服；況我二萬萬方里之國，四百兆人民之眾，果能一德一心不能殲此跳梁小醜，吾不信也。朝鮮之亡也，猶有陸軍數萬，率被日人解散以盡；今我國現額之兵統計不下百餘萬，與其待國亡後供人宰割何如及此未亡之時，作一光榮之犧牲！牽牛豐鍾，未死猶知韋韋，執紼於牢，其羣亦見奔逐。此次暴日蹂躪上海，大炮炸彈所至，廬舍丘墟，死亡枕藉；子遺黎民，莫不同仇敵愾，不聞怨聲，此等悲壯之劇，可歌可泣！……國土猶是也，人民猶是也，苟一旦主權既失，寄生命於仇敵之手，其慘狀又當若何耶！故願我全國父老子弟，毋忘閩北江灣，全國軍事領袖，毋忘朝鮮及今日之東三省！暴日向國際公開宣傳，詆我爲非有組織之國家，卽爲我國人不知鴿原急難，擊首而尾不動，可以各個擊破也。倘我全國軍民猶以巢幕游釜爲安，罔知闔牆禦侮之義，忘同室之纓冠，作鄉隣之閉戶，是終爲仇者所快，而爲愛者所屏棄矣！我十九路軍亦惟有收拾餘燼，背城借一，事之不濟，則從魯連於東海，以謝我炎黃祖宗在天之靈，不願爲亡國之民也。敢曰乾時之戰，雖敗猶榮，尙幸卽墨不亡，侵地終反；擐甲哀鳴，淚盡以血，惟我同胞實昭鑒之！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司令戴戟，第五軍軍長張治中，暨各師旅團長同叩江午。」

至於

與日本所簽訂之上海協定，原文如下：第一條：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

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週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戰鬥行爲。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第二條：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此項地位，在本協定附件第一號內列明之。第三條：日本軍隊應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一如中華民國廿一年一月廿八日事變以前之原狀；但鑒於須得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點。此項地點，在本協定附件第二號內列明之。第四條：爲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爲委員，該委員並協助佈置撤退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該委員會之組織及其辦事程序在本協定附件第三號內訂明之。第五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本協定用中日英三國文字繕成，如意義上發生疑問時，或中日英三文間，發生不同意義時，應以英文本爲準。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訂於上海。中國代表郭泰祺簽字。日本代表重光葵簽字。見證人協助談判友邦代表簽字。

附件第一、第二、第三各號畧。

#### 四 整理候命

翁旅張團原駐大倉，而丁、鍾兩團及義勇軍等，則駐於唯亭；至五月十八日，奉命開駐無錫；未幾，把丁團派赴江陰，而太倉的張團則調回無錫。為避免部隊駐城區與商民混雜，影響軍風紀，擇駐於惠山附近村莊。我們在無錫駐至七月中，始奉命調閩剿匪。在這幾個月當中，我們的工作：(一)積極補充及訓練；(二)整理地方公眾清潔衛生；(三)擴大民眾抗日宣傳；(四)加速訓練義勇軍；(五)結束義勇軍。該軍完成訓練計劃後，於六月三日舉行畢業典禮，頒發證書；嗣因上海戰事結束，奉命將該義勇軍遣散，所有學生，除大部回原校讀書外，一部份回家就業，一部份志願入閩剿匪者，則編為特務隊，尚有一部份志願北上繼續抗日者則資遣赴東北。這些義勇軍，本係總指揮部認為份子複雜，怕惹麻煩，而撥由本旅整編及管理的；因翁旅長認為這是純潔的青年，應予接受訓練，鼓勵他們向上及抗日；結果，他們非常馴善，無論如何編配，或派任何工作，都能服從；尤其是遣散時，雖有部份因情感作用，痛哭流涕者，也絕對服從，把槍彈繳部，並無一人生事，這可見怕青年的未免過慮了。

十九路軍在京滬路沿線各大城市整理候命時期，曾於五月間在蘇州開了一個盛大的追悼會，以致悼陣亡將士們。全國各省市地方，各界人士團體，各海外華僑，各軍部隊長，中央政府各部會，尤其各友邦人士，或派代表獻花致祭，或寄致輓聯誄章，情況之盛，可說空前絕後，惜限於篇幅，不能詳

細錄述，茲節錄上海時事新報同人追悼將士文如下：「嗚呼！中國自鴉片戰役以還，中間歷英法中日庚子諸戰，莫不大絀於敵，國勢遂以一蹶不振，疆土日蹙，舉國上下，偷安苟活。……幸有忠勇健兒，投袂大呼，奮起殺敵，遂使天地變色，舉世震驚，而列強乃皆知中國猶有勇士，未可輕侮。……中華民國今後之新生命，肇其端者，皆受此忠勇將士之賜而已。嗚呼！巍巍五嶽，浩浩江河，我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雖不得悉歸壯骨，而一一建豐碑以彰殊蹟乎？而此名山與大川，乃其自然之邱墓，摩天之石崖，將永誌其奇節，而江水之滔滔，皆若含有忠魂之血，將以洗民族之大恥，以與天地共垂不朽。嗚呼！蒼蒼之高，日月之明，我抗日陣亡將士之忠烈大節，實與蒼蒼比其高，與日月並其明。國家民族，實賴以永存！」但敵人也曾在虹口開了追悼會，結果，給朝鮮義士拋了一個炸彈，敵酋白川大將等炸死，傷者甚多，日大使重光葵，也炸掉一隻腿，侵畧殘殺，作惡多端，應有此報。

在這時候，各師都會發生過許多離奇怪誕的事。茲并憶述於後，以供率兵者參攷，及知所警惕。當我國軍及全國民眾正在興奮團結的情緒下向敵寇作戰之際，喪心病狂的江西紅軍，卻利用抗戰緊張的機會，對我們部隊進行滲透，組織兵暴。蓋當我軍作戰，傷亡慘重之時，部隊缺額頗多，急待補充，故凡由後方奮勇抗敵的學生，工人，壯丁，都紛紛前來投効，參加抗戰；我軍各級官長，一方面要充實兵力，以便作戰，一方面為適應他們的要求，准予投効；故隨來隨補，不計其他。誰知這種做法，卻給中共紅軍利用了。原來上海及江西的共黨，有計劃的挑選了許多精練的幹部，化裝學生平

民，前來投效，補入部隊，參加抗戰；而且這些幹部係先集體受過訓練的，補入部隊當兵之後，個個表現勤謹及服從，以博得官長的信任和重用；以後或升班長，或代排長，佔了權力地位。到了戰爭結束，部隊復員，調回後方候命之際，我們還蒙在鼓裏，不知有此陰謀潛伏，若無其事般照常工作。然而，上海協定簽訂之後，問題就逐漸發生了。

起初，係有第五團某連的班長，及士兵十餘人，用油印發表宣言，反對上海停戰協定。這宣言的文字做得非常老練，絕非士兵階級所能做到的。他們就寄了一份給中央行政院，汪院長接到後覺得奇怪，就把它寄到十九路軍總指揮部轉飭查究，該宣言係寫明團營連番號的，我們就遞級飭查。果然有這些士兵，查究之下，他們也直認不諱；並且直認是由上海中共中央派來參戰的，現在不抗戰而和敵人簽訂協定，所以發表宣言反對。詢問他們何以有油印工具？他們直說係在江陰小學校借用的。問是何人起草的？他們也直認是那位班長執筆的。後來，查出他們都是共黨的幹部，就把他們開除了。

嗣在張團的某連，發現有些士兵從郵局滙來款項的，且其數目頗鉅，數百元，或千元不等。

這些奇怪的事件發生後，我們就加以注意，通飭各部隊詳加密查。在一天的早晨出操時，就逐一檢查士兵的包袱；結果，在一個班長的包袱中發現一張「金蘭結契」的年譜。該年譜書明各兄弟的姓名，籍貫，年歲，及生辰日月；而係用紅布寫的。該連長就按名搜查，都有同樣的東西。於是，就把他們拘留，加以訊問，這些東西是何用意？最初，他們說是普通結盟，並無政治作用。後來再三詳詢

，那班長就首先承認，說是由江西紅軍派來對十九路軍及第五軍部隊作滲透及組織兵運的；全體有三百餘人，作有計劃的補入各連，每連三人；工作態度，與上述的相同，先表示勤謹，服從，勇敢，以博得長官的信任；然後，調查同連各士兵的出身，家境，性格，遭遇，志趣……再表示同情而作爲初步朋友，患難與共，功過同當；繼而招待飲茶，共同喝酒，互相施濟；再進就結爲「金蘭兄弟」；到了這地步，即向其宣傳共產主義，及紅軍的好處；最後，到了部隊調赴剿共，作戰及有機可乘時，就乘機暴動，譁變，投共。但詢問他對於這三百餘人的姓名時，他謊爲不知了。到了這時候，就把他們處理之後，要對於其餘的如何清查？就無辦法清出了。以後部隊到閩南剿共時，不時又有奇怪的事變發生。例如：有時連長室發生炸彈爆炸，炸死連長；有時營門守衛的士兵，三更半夜，連人帶槍逃逸無踪；有時派赴前線警戒的排哨或軍士哨，整排整班的逃亡去了；而士兵三五成羣，挾槍逃亡的，連續發生，無法制止。於是，總指揮部認爲此事太嚴重了，應該徹底的解決，庶於作戰時，才能保證勝利。乃快刀斷亂麻般，把上海抗戰時及其以後所補的士兵，一律裁撤，編爲築路工程隊，派去築路，路築妥了，就運回上海解散。才把風潮平靜下來。而當時的缺額，適廣東陳總指揮濟棠處，剛從海南島募得士兵四千餘人，商妥撥到福建來應付補充。

此事發生後，從逃兵口中得知，他們每連有三個人補入，就是這一連的幹部，暴動時，如連排長接受運動的，可以升級爲指揮員，倘是頑固不接受，則臨時解決之，而以這三個人代替。又說前在無

錫所拘獲的班長，是一個中校級的紅軍官長，他就是兵運總指揮；自被處理後，就羣龍無首了；所以，到了閩南，才各自行動，乘機逃亡。後來據報，八十八師調到湖北武穴剿共，有一個團，在某天早上，集合聽團長訓話中，突然，四面八方的山頭發現槍聲，紅軍前來突襲，而這一個團就整個給他們的幹部控制，營長等無法指揮，就全團譁變投共去了。

經過這些恐怖的變亂發生之後，我就憶起從前在上海流浪時，曾看過一本俄國革命的故事，大意是這樣的：帝俄時代，俄國有一個民族，叫烏克蘭族，這民族是革命黨的策源地，給俄國政府弄得最頭痛的民族；所以，俄皇就特別免除了他們的兵役義務。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兵源補充急要，又恢復了烏克蘭人的兵役。於是，一些逃亡放逐在國外的革命份子，紛紛回來當兵了。到一九一七年間，國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逐漸萌芽，他們就乘機進行革命，組織兵暴，由前線的士兵們提出反戰要求。當時未為政府所接納，他們就由士兵直接和德軍的士兵構和停戰。到了這時候，俄皇就派他的禁衛軍前去彈壓，誰知道這保衛皇室的禁衛軍也都給共黨的兵運控制了，走到半途，也發生譁變，聯合前線的部隊，開回俄京革命，把俄皇及皇室貴族，通通解決，而成立革命政府。從這故事看來，今日中共對國軍的兵運，就是效法俄國的革命運動呢！因此，我又聯想到今日蘇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一些事情，也可能是企圖發動這種兵運的。

當德軍進攻蘇俄時，蘇聯的紅軍已有一部份叛變，響應德軍的；可是，這些叛軍給史大林事先發

覺，就把他們繳械拘禁；而這幾萬叛變的官兵，後來聽說通通在某大森林中解決乾淨，一個不留情。可是，事也奇怪，到了戰爭勝利以後，波蘭，德國，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及遠東的日本等國，有很多部隊給蘇俄繳械的俘虜，本來，交戰國到了停戰時，首先解決的事，就是交換俘虜；因為俘虜雖可供奴役之用，太多了，也是負擔之累贅；所以，兩方交換遣回，以免增加負擔。但，蘇俄卻不然，把各國的俘虜，通通扣留，不予遣回，甚至拘留了將近十年，還有未曾遣返的；韓戰時美國俘虜，及越戰時的法國俘虜，也給中共扣留着不給遣返；這是什麼意義？我以為無他，還是要把他們洗腦訓練，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組織兵運，然後放回去滲透及暴動罷了。而民主國家，尤其是日本，對於由蘇俄或中共遣回的俘虜，如不提高警覺，妥為防備，給他們作有計劃的滲入，到了有機可乘時，難免要像帝俄時代的軍隊，和「一二八」抗日以後的十九路軍，及第五軍那廢的事變，當是意料的事！

## 五 滬戰雜感

十九路軍的部隊奉命調閩剿匪，係由六十一師首先用船舶輸送的，因為運輸工具有限，要一批批的送到廈門登陸後，再候輪回來，始輸送第二批，所以，時間來得相當的慢。大約六十一師是六月十日左右從南京鎮江等處下船的；以後，就是六十師；再次，才輪到七十八師；最後一批才是我們一五六旅。我們到了七月中旬，始開到江陰下船，七月二十日左右才到達廈門登陸完畢。



這場戰爭結束下來之後，作者當時有無限的感慨。茲將其中重要的，憶舉如次：

第一、這次戰爭，如果決心堅確，指揮靈敏，佈置週密，是應該可以打一場百年來所未有過的大勝仗；可是，結果，我們不能夠把敵寇趕出上海，反而，給他迫了出來；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但，原因何在？這不能說各部隊的官兵不拼命，力量不充實，而就當時的情況細察，完全是出於總指揮部的指揮無能，決心不定，部署疏忽之故！當敵人屢次向我攻擊失敗之後，疊次以讓和停戰來拖延時間、等候增援的時候，如能把握戰機，轉移攻勢，老早就可以把敵寇趕出了黃浦江，而爭取了緒戰的勝利！尤其是一月廿九晚，我和翁旅長所具申的轉移攻勢計劃，倘若付之實施，則形勢是大大不同的。可是，受了外交關係的炫惑，上了敵人欺騙的大當，把良好的戰機聽任逸去，如何的可惜？

總指揮部不懂得國際的關係，是重強權而不講公理；重事實而不管是非的呀！當敵人託英、美、法各外國總領事出來調停時，我們儘可用請示拖延的方法去敷衍着；而在軍事上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即刻反攻，把敵人壓迫回兵艦去，造成既成事實，佔領了蘇州河、黃浦江的左岸，使敵人無立足之地，然後才和他談和，我們說話也可以有些力！難道各國領事就會責備我們不給面子，勒令我們退出來嗎？

這時候，如能及時把長江口佈雷封鎖，而黃浦江口加以阻塞，則敵人增援的艦船不能進來，而停泊於上海，長江內的許多兵艦又不能退出去，豈不是如籠裏鷄般，通通把他們繳械俘獲嗎？那還又有

什麼三月一日的瀏河登陸呢？三月一日的瀏河登陸，可以說是我們打開大門讓他們進來的呀！這就是部署不過密之過。

第二、說到這裏，使我聯想到我們的海軍了。中央有海軍部的大衙門，又有海軍總司令的大官存在，屬下又有許多艦隊和船隻，平時虛糜了國家許多經費，吃了許多國民的汗血，到了國家存亡，民族生死的嚴重關頭，不知道他們跑到那裏去了？就算不能積極的開出長江口外去截擊敵人的增援艦隊，難道消極的在長江口內及黃浦江中，佈雷封鎖，或把幾艘爛船炸沉江口，把它阻塞起來都不能夠嗎？當時如果能夠炸沉幾隻爛船在江口阻塞着，戰爭的形勢當然不同，而三月一日敵人在瀏河登陸這一幕慘劇，也當然不會有了。

有人說，就算把長江口阻塞，我們也非敗不可！何以呢？因為敵人的兵艦可以在中國沿海任何一處登陸呢！我說：「局勢如能轉變到這樣，這於我們更爲有利！」因爲日本剛吃了東北三省一塊大肥肉，正在尋求慢慢消化的辦法當中，他是不敢和不能同我們作全面的戰爭，恐怕惹起了全面的戰爭，其結果不僅不能得到勝利，甚至連已吃到口裏的一大塊肥肉也要吐出來。所以，他對於上海的戰爭，始終避免和我們中央政府交涉，只以十九路軍，和蔡軍長爲對象，這就是他們要戰爭局部化，不願變爲全面化的明證了。因爲他們集全國的力量來對付十九路軍則綽乎有餘，如以他們全國的力量來應付我們全國的戰爭，他是感覺到麻煩的。何況，他是沒有準備和我們作全面戰的呢！假如他真的在長

江口不能進入增援，至多也只能在上海之外的金山衛或乍浦灣登陸而已。那麼，長江口既已阻塞，敵人不能進入，我們的堂奧已無內顧之憂，十九路軍把兵力推進至乍浦灣和金山衛去抵抗，而把上海交給其他友軍防守，還是我們有利的！總而言之，此戰是可以不敗的，而結果失敗了，這就是自取的失敗，而不是敵人的厲害！固然，三月一日的總撤退，我們並不承認是失敗，因為我們的主力並沒有給敵人擊破，官兵們的戰鬥意志也並沒有給敵人挫失，而是大家在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的氣氛中撤退下來的；而是因為瀏河給敵人登陸，左側背感到嚴重的威脅，退路有被敵人截斷的顧慮，才把戰鬥正面由東向而轉移到東北向罷了。那麼，這何嘗是失敗呢？再從敵方的行動上，也可以說明我軍並不失敗！當我軍撤到第二道防線以後，他們並不敢繼續窮追，馬上就對國聯宣佈「停止戰爭」了；跟着又把部隊繼續撤回國去；上海協定簽字後，就把他們佔領的地區，交還給我國的警察接收，恢復常態。這是什麼緣故？這就是他們看到十九路軍的撤退，並不是被擊潰，而是完完整整的轉移陣地；如果要再繼續打下去的話，在他們毫無準備當中，在京滬沿線這一帶的形勢之上，是否有把握打勝仗呢？所以，他們把十九路軍迫出上海，爭回大帝國的一點面子，也就偃旗息鼓，鳴金收兵了。如果十九路軍給敵人擊敗潰退的話，那恐怕後果不僅如此，他們乘勝長驅直入，搗我京畿，擄我國本也都難說的！

第三、從一月廿九日早起，我們就給敵人的空軍壓得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來。當時我就想到我國的空軍到那裏去了？這也和海軍一樣，平時花了國家那麼多的經費，吃了國民那麼多的血汗，到了這

個嚴重關頭，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的給敵人炸毀焚燒；英勇的士兵們給敵機炸得屍分血濺；我們的空軍，空軍到那裏去！在內戰時期，我明明看見有許多飛機助戰，今日對外作戰，難道一架也不堪作戰嗎？我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一架紅色飛機，曾打下了敵機四十多架，給人們稱爲神勇，空中英雄。如果我們的空軍人員能有勇敢犧牲的精神，就要有一架戰鬪機，也可以效德國那架紅色飛機，出來和敵人見見面，給他們厲害看看！何況，我們的空軍並沒有被消滅，也並非只一架呢！在初期，敵人也只有四十餘架參戰，如果我們的空軍同志，能如陸軍的官兵般勇敢善戰，則集合全部的機隊，當然是比敵機還佔優勢，可以把他們消滅，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及前線士兵的安全呀！可是，我們在命令中常常看到有空軍的任務，但是，「只聞樓梯响，不見人下來」，怪不怪！後來，聽說廣東的空軍到了杭州來參戰，結果，尚未起飛作戰，就給敵人炸毀了！這種丟臉的東西，不來還可，一來就撞板；幸虧有一位美國朋友——蕭特君，看不過中國空軍的低能，自告奮勇，從蘇州起飛，企圖與敵作戰；結果，雖去因寡不敵眾，機墮人死；然而，他勇敢犧牲的精神確值得我們的敬佩！如果當時我國的空軍同志，能感於蕭君的熱情和勇氣，和他合作，一同起飛作戰，或許不至於如此結果也不一定！

有人說，以我們當時的空軍，機類，怎麼能夠和敵機作戰？我以爲不然！如果要說裝備勝過敵人才可以和敵人作戰，那麼，十九路軍的裝備，根本就不堪一擊！當時的裝備，只有五光十色的步槍，

如德造的七九，粵造的七九，日造的六五，捷造的新式七九，只有少數；捷造的輕機槍，每連只有三枝，有的一枝也沒有；馬克心重機槍，每營只有四挺；輕迫擊砲每團才有四門；砲兵只有山砲，每師只得一營，所謂營也只得兩連，每連只有砲二門，都是臨時撥來配屬的，全部也不夠十個連；至於鐵甲車，坦克車，連影子也沒有；通訊器材，只有有線電話，至營部為止，連以下都缺如；無線電話機，只有旅司令部才有，團以下也沒有；在這種裝備之下，如和敵人比較，何啻天淵之別？然而，我們憑着勇敢犧牲的精神，竟能和強敵支持到三十三天之久，而仍不是給敵人打敗！所以，精神力量勝於物質的力量，有了精神力量，就可以戰勝一切；我們的空軍同志，如和陸軍一樣具有勇敢犧牲的精神，我相信是可以和敵人的空軍對抗的！

因爲空軍的“不成”，就激動了翁旅長的憤慨，認爲欲加強中國的國防，必定要建設空軍！因此，以後十九路軍調閩剿匪的時候，他認爲這旅長的工作毫無意義，就毅然決然的辭去旅長職，跑到上海去籌組航空建設協會，有意協助我政府建設空軍；又到南洋羣島去向華僑籌集航空建設基金。可惜這種工作，只做到一半，卻受到阻礙而竟成泡影，這又是多麼可惜，而堪引爲長太息的呢！

第四、說到在上海作戰，恐怕因有租界的關係，會惹起國際的干涉；這也是統帥部所不能認識而顧慮過多的。我們則認爲在一九三〇年前後這個時代，對於列強干涉我國的事情是絕對不會有的。因爲，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列強除日本外，沒有一國不在焦頭爛額，滿目瘡痍當中。例如：戰

敗的德、奧、意、匈；戰勝的英、法、美、俄；都莫不如是。再加以經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响，在經濟上更感覺到無力自持。因爲如此，所以，對於日本在遠東橫行霸道，侵佔我東北三省，破壞了世界列強維持中國「主權獨立，土地完整，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尙無積極干涉的行動，只在國聯大會上拖延時日，敷衍了事；對於我們中國那又何必再來干涉？何況，他們在無力干涉當中，卻對於日本的侵略是抱着嫉忌討厭的情緒的，如果被侵略的國家如我國本身，能夠起來抵抗，把侵略者給予當頭一棒的話，他們暗喜之不懈，那還要來干涉我們嗎？現在舉出兩點事實來證明我的見解不謬！第一點：二月三日，我們覺得上海租界給日寇做憑藉來對我軍作戰，實在太不公允；遂飭所有的砲兵，鐵道砲隊，及吳淞砲台集中力量向公共租界及黃浦江的敵艦射擊；當時使得租界的情勢非常不安；同時，擊中意國兵艦的船尾；結果，領事團只由電話通知淞滬警備司令部轉告我軍的砲兵要瞄準敵艦發砲，不要打到租界來，只此而已。第二點：就是二月十二日那天的正午十二時，是敵我雙方停火四小時，俾救護雙方傷兵的時候；有某國的商民乘着一輛汽車，由滬太公路衝過我們的警戒線，我軍步哨叫他停車檢查，他不理會，竟貿然衝過來，該哨兵當然執行他的守則，開槍射擊，結果，就給我們的哨兵打死了。但是，打死就打死，根本就沒有什麼反响。從這兩點事實，就可以證明這時候的外國人，不像鴉片戰爭，臨城劫案，和庚子聯軍入北京的時代的囂張了。在那時候，正是各帝國主義者，憑其海盜式的商人隊和海軍力量，縱橫於世界每一角落，從事劫掠的時期；所以，

扯下一面旗，殺死一傳教士，或焚燬一座教堂，也都是給他們作爲藉口，惹出滔天大禍來。可是，這個時期，已成過去，就是打死他的人，擊中他們的兵艦，他們也是不敢作聲的呀！那麼，又有什麼可顧慮的地方？又有什麼不可以利用這種形勢，放膽的來對付敵人？

第五，從這次抗戰，能得到全國民眾及海外華僑的熱誠擁護，無論以金錢及物資，或以文字及行動，都給我們全體官兵以鼓勵，而發出奮不顧身，誓死爲國的精神力量！戰爭爆發之後，全國各省的民眾無論男女老少，都捐出了許多現金；尤其是遍佈全世界各國的華僑，更爲踴躍捐輸；據總指揮部的報告，收到各處捐款，差不多有三千多萬元之鉅。至於捐助各種物資的，爲數之鉅，更難以統計。如寒衣、毛毡、鞋襪、防毒面具、鋼盔、鐵絲網、工作器具、通訊器材、望遠鏡、汽車等等；糧食如米麵、罐頭、火腿、豬牛肉、洋酒、糖菓、餅干；衛生材料如藥品、火酒、棉花紗布、擔架床等等。這種輸財救國，傾家紓難的精神，怎能不叫前線的官兵們拚命？尤其是上海閘北和江灣吳淞一帶的民眾們，房子給敵機炸燬而財產被焚燒了，砲火繼續在猛烈洒着，而他們毫無恐懼退縮，和怨色悲容，很勇敢的出來幫助軍隊，做防禦工事啦，搬運傷兵啦，送粥飯啦，洗衣服啦，和一家人一樣的在作戰着；有的男女學生們，在唱着歌兒去慰勞他們，有的做看護去調治他們，有的寫信去安慰他們，有的寄花朵去表示愛慕；新聞記者和文人學士們，或在報上鼓勵他們，或做詩賦去歌頌他們，（詳後）或到戰線來拍電影，把他們搬上銀幕，或把抗戰故事編成劇本在舞台上表演，或組織口琴隊到戰線或醫

院去吹奏慰勞；種種技能，應有盡有，都拿出來貢獻給抗戰的官兵！如此，叫我們的官兵好意思不奮勇殺敵嗎？

民眾對於戰爭，和對於執行戰爭的部隊，熱烈擁護到這種程度，這是我所未曾見過的。何故呢？無他，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這就是說，戰爭固是危險之事，然而，得其道而行之，則人民就不怕危險而可與之同生死。但，所謂道是什麼意義？這就是說戰爭之發動是出於全國人民，整個民族所要求而與上同意的戰爭；而不是為個人的英雄主義，好大喜功，或為黨派的利益，而爭權奪利的戰爭。這次抗戰，能得民眾熱烈擁護，就可知是全國人民所要求的戰爭。當初我和翁旅長之所以積極的鼓動，務要促成這次抗戰之實現，也就是看破了全國人民之心理，而認為必須發動，而發動一定可以勝利的呀！可惜，這種民氣，我政府和十九路軍統帥部，不能夠好好利用發揮，結果，功敗垂成！

第六，有人說，這次戰爭之功敗垂成，是由於中樞的派系鬭爭所牽動。他們說：「當時中樞分為兩派：一派是主戰派，一派是反戰派。主戰派是西南各實力派所支持的中樞大員們，他們想乘戰局之擴大而奪取中央政權；反戰派是中央系大員們，他們嫉忌十九路軍的聲名過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聽任十九路軍孤軍奮鬭，諸事制肘，不調援軍。」這說法，是耶否耶？那就不是我所能夠了解；可是



，從許多事實和文件看，似乎有點不盡然！何以？說蔣先生不支持十九路軍聽任孤軍奮鬪嗎？爲何二月中旬派第五軍來滬參戰呢？又看他二月十六日致張軍長治中的銑成電：「張軍長文白兄助鑒……今日兄等決定在淞滬原陣地抵抗到底，奮鬪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團結，爲我黨國爭光。滬上地形複雜，敵方或將捨正面之攻擊而向我側背着眼，我陣地附近，河流縱橫，到處便於扼守，日軍若取攻勢，則其犧牲非一與十之比決難奏效。希與十九路軍蔣蔡兩同志基同一致，團結奮鬪；對於蔣總指揮命令，尤當切實服從，萬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於此處表現民族革命精神，決意犧牲，更待何時？可將此意轉告全體將士，努力保持本軍光榮之歷史爲要！蔣中正銑成。」

又看十七日致張軍長治中的篠申電：「張軍長文白兄助鑒：前致蔣蔡戴諸兄微亥一電，文曰：「兄等惡戰苦鬪已經一週，每念將士犧牲之大，効命之忠，輒爲悲痛。刻聞倭寇陸軍登陸參戰，未知果有幾何？如其有二師以上之陸軍，則我方應重定計劃，須與之正式決戰；如有必要，中正可親來指揮也。空軍參戰時，陸軍須與之預定符號，切實聯絡，俾得協同動作。……」今因有使兄知之必要，特電告參照行之可也。中正篠申。」

又看十八日致張軍長和俞師長的巧酉電：「張軍長文白，俞師長濟時助鑒：抗日爲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辱問題，凡我前方戰士，應澈底明瞭斯義；故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爲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作戰，固爲敵人之所畏忌；且必爲反動派

之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何！望以此意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爲要！

蔣中正巧西。」

茲再看張軍長覆他的篠申及寄已兩電：

「蔣委員長鈞鑒：銑戍電敬悉，職此次奉命抗日作戰，卽下最大決心，誓以一死報國；並與十九路軍團結一致；對於蔣蔡兩位，絕對和衷共濟，斷不負鈞座之教訓。且信全軍將士均能仰體鈞座意旨，勇於犧牲，爲黨國效命，斷不敢稍有畏怯玷辱鈞座之聲威！請釋區注。職張治中呈篠申。」

「蔣委員長鈞鑒：巧西電奉悉。鈞令與十九路軍團結抗日，不可有彼此榮辱之別，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抵抗，更表現我戰鬥力之堅強等因；職深切了解，敢不凜遵。惟中傷者曾造中央使十九路軍孤軍奮鬥，聽任犧牲之謠；俞師長等前次通電，意在闢謠；今奉鈞命，謹當通令諸將士切實遵照。職於昨日幹部會議，曾剴切申說，本軍此來，實與十九路軍共生死，同患難，斷無與十九路軍爭功之心；亦即不敢有負鈞座諄諄教訓之意也。……職張治中呈寄已。」

從上述文件觀察，種種說法，確屬造謠中傷，不必置信。不過，我國軍人，一向只是從事於內戰，而未曾領略過這賭國家存亡的國際戰事，一旦大問題來臨，就手足無措，不知如何下決心，以致左右瞻顧，遲疑莫決，而貽誤戰機，那是最大的毛病。如果有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兼戰畧家，

瞭解政畧戰畧的原理原則的人材主持大軍統帥，我想淞滬之戰，一定可以博取最光榮的成果的。至於其他種種謠言，實屬無稽之談。但，到了戰爭結束之後，中央的派系鬭爭，確也曾鬧得滿城風雨。例如：有人提出彈劾行政院長汪精衛及蔣委員長簽訂上海停戰協定的；而衛戍司令長官兼交通部部長陳銘樞及十九路軍蔣總指揮，蔡軍長等，向中央提出辭職，表示消極；海軍總司令陳紹寬受不了各方的譴責，也提出辭職，表示卸責；而廣東方面的海軍也發生異動，爆發風潮；這種種現象，就可證明一個國家，欲促進內部團結，必定要對外戰爭；到了對外平靜無事時，內部派系必然你爭我奪，混亂起來的，這在列強各國，也是如此，那又何足怪！

十九路軍的歷史，「一二八」上海抗日一役，可說是達到最高峯，其對於國家民族之貢獻，也可說是最輝煌，最烜赫的一次建功！其能博得全國民眾，海外僑胞，及國際人羣之擁護與讚揚，亦已達到最高點！茲特錄當時各方對於十九路軍之許多歌頌的文章，詩詞等於後，以資明證：

一、上海婦女會所織戎衣中的詩句：「風雪入新春，千戈起滬濱，心長嫌線短，聊慰出征人。」（陳彩珍織題）「一針一線密加工，送至軍前慰有功，勿忘禦寒並禦侮，閨圍救國與人同。」（施淑雲）「織此織物，聊表寸衷，慰我將士，暖我兵戎，守土盡責，爲國效忠，殲厥醜類，克奏膚功。」（陸均瑞）「秦天觸天河，傷心奈若何，歡騰粵壯士，累唱凱旋歌。」（胡淑卿）「士庶慶彈冠，倭奴膽盡寒，只因雪國恥，真個斬樓蘭。」（胡幼卿）

二，廣州市立女中所縫戎衣，織句：「國家干城」，「奮勇禦侮」，「祝君健康，努力衛國」，「奮勇上前，必得勝利。」織詩：「腰纏十萬橫磨劍，壯士如雲共枕戈，但得捨身同衛國，槍林彈雨奈吾何。」（阮舜英）「諸君努力去衝鋒，休畏重重砲火攻，抗日堅持須到底，莫教人笑五分鐘。」（黃增祿）「直搗黃龍恨始平，青年義勇鬼神驚，他朝斬將辜旂返，簞食壺漿到處迎。」（佚名）「須知亡國卽亡家，十九軍威最可嘉，頭可斷兮心不屈，拚將熱血救中華。」（黃增譽）「熱血男兒志尚高，爲爭人格殺倭奴，中華雪恥惟君賴，凱歌齊奏賀英豪。」（蘇秀瓊）「大好河山似舊不？須將武力洗前羞，揮戈逐日同心力，不滅倭奴誓不休。」（鄧紫封）

三，北平朝陽大學袁明琪等詩十四首，茲摘錄其二如下：「怒髮衝冠敵早虛，身先士卒有誰知，驍軍到處敵披靡，野寇何難一掃除。」「十萬豺狼一路師，紛紛告捷總相持，驚看十九軍官外，救國前鋒更有誰。」

四，劉永濟滬戰雜感詩前後十六首，茲錄其二如下：「血灑黃沙不願生，誓將故義作干城，憐渠自詡兵無敵，一樣橋邊有哭聲。」「我似盤沙志不齊，曾聞此語妄相詆，而今試看長江水，爲爾澄清萬斛泥。」

五，章太炎書十九路軍抗日文，摘要節錄如下：「民國二十年九月，日本軍陸濶，旋攻吉林，下之。未幾又破龍江，關東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復以海軍陸戰隊窺上海，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

二十八日夕，突犯閩北，我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令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其後，敵復以軍艦環攻吳淞要塞，既擊毀其三矣，徐又以陸軍來。是時敵船械精利，數倍於我，發砲射擊十餘里，我軍無與當者，要塞司令鄧振銓懼不敵，遽脫走。乃令副師長譚啓秀代之。翁照垣往來閩北吳淞間，令軍士皆塹而處，出即散佈，砲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機槍掃射之，彈無虛發。……自一月廿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戰三四，小戰不可紀，敵死傷八千餘，而我軍死傷不逾千。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書。」

六，一月卅日，上海時事新報社論云：「十九路軍以及民間志士，憤日本之侵侮不已，乃於前夜應戰於閩北，忠勇奮發，殺敵致果，殲行動旅……把數月來外侮所加之恥辱，國際輕蔑之觀感，民族垂絕之人格，萬眾抑鬱之心理，一舉而有掃蕩之觀……」

七，同時，上海申報社論云：「我十九路軍英勇之將士，毅然肩承其衛國守土之天職，奮起抵抗。旬日以來，每戰必捷，彼耀武揚威，目無世界之東亞霸王，平素爲國際人士所稱道者，今在我十九路軍英勇抗爭之下，雖擁有海陸空之大軍與最新式之利器，竟毫無所施其暴力，此種偉大之事實，蓋亦國際人士始願所未想到者也。……」

八，美國大使館武官湯馬遜氏對記者談：「華軍戰壕陣地，選擇適當，且能盡量利用自然界軍事要點，雖有大砲轟擊，有飛機猛炸，卒能奮勇抵抗，至死不懈，十分可佩。」

九，英國每日電聞報，評論上海戰事，謂：「戰事三日後之榮譽，屬諸中國軍隊，其威力業已成立，較諸一般世人所預料者，更為偉大。……」

十，德國軍事專家對新聲社記者稱：「曾以望遠鏡瞭望，親見一華人，能與數日兵肉搏，結果，日兵不敵。又華人發彈甚經濟，彈無虛發。日兵不然，恃其軍火充足，濫發子彈，並無準的。……」

十一，字林西報稱：「中國軍隊常為各方指摘，今則一鳴驚人，以雙方軍械良窳之迥殊，吾人不得不欽佩十九路軍官兵之勇敢。……」又稱：「十九路軍不屈之精神，未嘗一動毫髮，既戰，則戰而至死，且夕之間，其聲名聞於全世界。……」

十二，不僅歐美人稱許我軍之神勇，即日本軍民，亦表敬佩者，如：泰晤士報云：「據日軍發言人報稱：華軍抵禦之堅勇，出乎意料之外。日軍混成旅及第九師團頗受損失。……」大版每日新聞二月六日稱：「華軍野砲隊之射擊，意外準確。陸戰隊本部中彈十餘發。我軍（日軍）不慎於巷戰，遭極大犧牲。……」時事新聞云：「最可驚者，陸戰隊本部屋頂，落下砲彈，幸不爆炸，否則，各官長必遭全滅，此實天佑。然而各官長，皆驚駭失色，呆若木鷄矣。」該報報導日本輿論稱讚華軍者，一則稱為精勇；再則稱十九路軍未可輕視。諸如此類的文字，不勝枚舉，於此可見十九路軍之聲譽也。

## 五、調福建剿匪

十九路軍於民國廿一年七月中旬，先後到達福建之後，由於任務爲剿匪，故部隊主力着重於閩北，閩西及閩南地區。至於閩中有原有的海軍陸戰隊，閩東北有劉和鼎的五十六師，周志羣獨立旅，及地方部隊盧興邦等部駐防，閩中南則有陳國輝的地方軍駐守。」

當時部隊，六十師在漳州附近；六十一則在廈門及沿海至福州之間；七十八師則在閩西之龍岩；新編四十九師則在漳州附近。

翁旅初駐南靖縣城。旋奉令，於八月初旬由南靖開赴龍岩之途中。其中分四日行軍，第一日駐龍山，第二日水潮，第三日和溪，第四日到達。這一路都是我們從前走過的；可是，隔了五、六年之久，地方上不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受到了土匪的蹂躪，更覺殘破不堪；而人民的生活尤爲貧困，鵠形菜色，觸目皆是，眞所謂「哀鴻遍野」呢！

適中屬龍岩縣之一小市集，處於羣山中，地方貧瘠，人民稀少，不過地當閩粵交通的孔道，爲軍事上必經之孔道。這時候，七十八師師部及一五五旅，駐在龍岩縣城，後來又推進至連城。地近贛南，爲共軍流竄之區；所以，我們一五六旅在此，已是在執行剿匪工作了。

十九路軍蔣總指揮初奉中央發表爲福建綏靖主任，蔡軍長爲總指揮；到閩未幾，又改派蔡總指揮爲綏靖主任，而蔣主任則改爲福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長。并以范其務爲財政廳長，鄭貞文爲教育廳長，孫希文爲秘書長，後改李章達；孫改建設廳長；林知淵，高登艇，李清泉爲委員；高委員後兼民政廳長。但因部隊潛伏着許多共黨的兵運份子，到了閩南之後，紀律逐漸敗壞，人民對於軍隊有點失望了。我從民眾中得到了許多關於部隊的不良批評，就覺得這種觀念如果再發展下去，再加以共黨的挑撥離間，惡意宣傳，那麼，剿匪工作，是無法奏效；反而，可能要吃共黨的大虧！所以，我爲此擔憂，更爲此而考慮挽救的辦法。

第一、考慮本軍在淞滬抗日中博得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擁護，聲譽非常高、前途非常廣，如能保持這光榮聲譽，和有希望的前途，則將來發展當無可限量。但要保持聲譽和希望，一定要從維持軍紀入手，以掌握民心！

第二、考慮上海抗日雖告一段落，可是，中日間的問題還未曾解決，遲早是要爆發一次大清算的。到那時候，十九路軍的地位當然是很重要的。然而，將來要負起這重要的戰爭任務時，我們要如何掌握着一種雄厚的力量？那麼，爲準備這一工作，必須要組織民眾，訓練民眾！

第三、考慮剿匪的工作，斷不是單靠軍事力量可以奏效，而必須要和當地民眾配合，始能制匪的死命而達到肅清。但要如何才能得到民眾的配合？我認爲這一工作，一定要把福建省的民眾組織起來



，加以嚴格訓練！

適這時候，在報上看見一篇廣西省民團組織的經過，辦法，和成效的報告；我細心研究後，就感到福建如能照這辦法辦理，同樣可以達到這種成效，而解決上述的三個問題！於是，我就想把這意見向蔣、蔡建議。

我正在起着腹稿，忽奉電令，准翁旅長辭職。於是，翁就吩咐司令部各工作人員從速結束手續，準備移交；同時，又徵詢我的意見，對於他所擬議的人事調整辦法作何主意？原來，他擬電保團長張君嵩接充旅長，而團長缺，則以我補充。當晚，我覺得翁突然獲准辭職，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我問他。他的答復是：「我認爲剿匪工作沒有意義和前途，擬擺脫軍隊，去南洋號召華僑集資建設航空，對於國家的貢獻更爲有益。」這番解釋，我覺得很對，而把情緒安靜下來了。但對於他徵詢我的意見，我一時很難答復，要求他給我考慮，明早再答復。他首肯之後，我就很週詳的考慮：

第一、從積極想：我如果接任團長，那就要在這山嶽地帶做剿匪工作，將來可能還要到閩北、浙東、贛南、粵東去跟着匪軍的流竄而奔馳無定。這種工作要到何時才能結束？當然是無止境的！但如果這工作對於國家民族有很大的貢獻，那還應該做；但這剿匪工作，並不是單靠軍隊的力量可以剿得清；何況，我正在掛着婚姻問題，倘長期在這山區流動，則越走越遠，不僅和無錫的意中人見面無期，即通訊也不可能了，何況結婚？且我只是一個幕僚長的身份，去補充團長，則該團的三個營長，在

上海傳戰，出生入死，其功不少，阻了他們的晉陞之路，他們是否願意而誠服？萬一不服，則將來指揮不靈，鬧成笑話，豈不是更糟嗎？還有一點，翁旅長走後，上峯是否照他的建議，委我當團長，也成疑問！考慮到此，我就轉念到——

第二、從消極想：我不接受團長，那我又怎麼辦？同他共進退，於公於私是應該的；但我斷不能跟他到處跑；同時，我也不是航空的角色，對於他的工作有何裨益？那麼，我只好另謀出路。還有，我如離開部隊，我可以到上海進行結婚；同時，對於該團營長，又可以表示謙讓美德；尤其是一位在東京同學而密切的朋友——吳履遜，我更應該讓他去幹！加以，團長我從前是幹過的，今日又何必再幹？且不幹團長，還可以辦理民團，於國家民族，及將來抗日更有幫助！考慮到此，我就決心不幹團長了。

次早，他問我怎樣？我毫無遲疑的對他說：「我不幹團長，請電保吳履遜幹吧！」他又問我說：「那麼，你要幹什麼？」我說：「我有個意見：擬向蔣、蔡建議在福建辦民團，你以為何如？」他聽到這話，也毫無考慮的對我說：「好，那好極了，你把建議趕快寫出來，我二、三日間，就要到福州去見他們，順便代你帶去吧。」我又說：「好！就這樣辦！」

於是，我替他起了一封電報，保存張、吳兩君為旅長及團長，并說明二、三日間即赴福州請示。同時，我就開始寫「十九路軍剿赤治閩意見書」。

我的意見，綱目如次：第一、本軍的責任：(一)不是剿匪是剿赤；(二)是救國不是救閩。第二、本軍到閩後的表現：(一)清了匪患嗎？(二)除了穆政嗎？(三)謀了建設嗎？(四)休養訓練了嗎？(五)工作在那裏？(六)工作的意義？第三、如何剿赤？(一)過去剿赤的錯誤；(二)剿赤不是剿匪；(三)剿赤是黨與黨的鬭爭；(四)黨到那裏？(五)鬭爭必須有優勝的力量。第四、鬭爭的力量在那裏？(一)民眾是力量的基礎；(二)軍隊是力量的工具；(三)經濟是力量的源泉。第五、怎樣建立民眾的力量？(一)組織民眾；(二)訓練民眾；(三)解放民眾。第六、如何建立軍隊的力量？(一)確立中心思想；(二)灌注政治智識；(三)改良內部編制；(四)訓練幹部；(五)舉辦官兵保險。第七、剿赤軍事的步驟：(一)建立白色區的純粹力量；(二)肅清灰色區的赤色分子；(三)剷除赤色區的赤色根苗；(四)劃界固守；(五)從事建設。第八、如何治閩？(一)統一軍權；(二)改組省政；(三)組織參議會；(四)確定建設五年計劃。第九、五年計劃的內容：(一)交通；(二)工業；(三)農業；(四)商業；(五)礦業；(六)軍事工業。第十、結論。

用了兩天三夜的工夫，把全部計劃草成，共約三萬餘字，指定司書三人，抄正一份，交由翁旅長帶去福州，呈由蔣主席、蔡主任核閱。

九月上旬，漳州至龍岩的車路，已開至和溪；翁卸旅長由適中步行至和溪，即轉乘汽車到漳州；次早改乘軍用機，很快就到了福州。我即暫留旅部，替他辦理移交；并聽候消息。

到了中旬某日，奉到蔣主席電令，着我即赴福州。次日我就起程赴漳州；旋又赴廈門，再搭輪赴

福州。

九月下旬到福州，當即晉謁蔣主席蔣主任，承他們獎勉，即任爲綏署上校參謀，負責籌組民團，并囑我先赴廣西考察，以資借鏡。旋訪參謀長鄧世增，參謀處長樊宗運，請示關於赴桂考察手續問題；承允協助，着我等候；那麼，我就回到寓所，靜候命令了。

這時候，翁兄已離開福州到上海去籌備中國航空協會，未獲見面，而我倆從此又再離別，各自分途發展了。

待命當中，除和秘書黃君，搜集材料，準備工作外；旅寓無聊，就到各地遊玩。福州爲我第一次到之地，她是福建的省會，處閩江下游北岸，是全省最大的中央盆地，大約南北長五十公里，東西寬廿五里，出此平原週圍，則四面皆山。舊的城垣已拆除，新的街道縱橫暢通。人口：約三十萬，人文清秀，生活富裕；氣候溫和；文化發達，有大學，師範，男女各中學，此外有圖書館，報館；風俗：除迷信外，也頗進步良善；商業：城內爲零售市場，大商行則集中於閩江沿岸及南台島；因此地已於一八四二年開爲商埠，故南台島之倉前山：設有各國領事館。

全省雖無鐵路，但公路與水路交通，四通八達，尙稱便利。風景頗佳，名勝古蹟不少。此外，福州之特色：一是硫磺熱水浴，浴室業頗發達，東北城隅，每衝都有，其中好幾處，建築新穎，設備衛生，清潔幽雅，可以品茗宴客，這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二是蚌湯，凡酒樓宴客，最出名的菜式，就

是一碗蚌湯，既清甜，又爽脆，實為福州特有之佳味！三是漆器，技術精良，造型輕巧，這也是別處所沒有的。

## 六、組織民團

### 一 廣西考察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奉福建綏靖主任公署命令，前往廣西考察民團，藉資借鏡。十月三日由福州乘船出發，經汕頭，停兩天，於八日始到香港。香港雖有父親及兒子在，但也不停留，即刻轉船赴梧州。十日到達梧州，又即搭淺水電船赴南寧，於中旬到達。

南寧是我十年前到過的地方，今日舊地重遊，當不免有今昔之感。然而，經過李、白、黃諸將軍，數年來埋頭苦幹，勵精圖治，整理建設，已有長足進步。如馬路的開闢，陸軍軍官及民團幹部等學校的建設，省政府，軍醫院，印刷廠，飛機場等的建築，及社會市場的整理，已呈生氣蓬勃，煥然一新的景象。尤其是，一切措施，均以民生福利為目標，不若陸譚時代，僅以個人享受者可比。

當晚住河邊旅館，次早謁副總司令白健生將軍，面呈文件，並道來意。因總司令李德鄰將軍，常川駐廣州，總部事務，統由白將軍全權主持，承他表示歡迎及敘述民團的意義外，並蒙優禮招待，即飭副官將行李搬至招待所——樂羣社駐紮。當晚又召集黨政軍各首長在總部公宴。

白將軍談起辦民團的意義時，他有一套治桂治國的大政策；這就是他所發明而提倡的「三自」，「三自」政策。

什麼是「三自政策」？就是「自衛」，「自治」，「自給」。也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具體辦法。他道「三民主義」不過是一套理論而已；而要付之實施，一定要有具體辦法才成。所以，「自衛」就是實行「民族主義」的辦法；「自治」就是實行「民權主義」的辦法；「自給」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辦法。同時，「三自政策」，是達到民主政治的階梯；也就是「自衛」爲國家「民有」，「自治」爲國事「民治」，「自給」爲國家財富「民享」。

什麼是「三自政策」？這就是「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徵於募」；也就是「自衛政策」的實施。他說中國的兵制，一向是募兵制，募來的就是沒有受過訓練的市井游民，既不識字，又不懂當兵的義務；所以，古人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當兵的都不是好男。那麼，這些軍隊如何能夠「自衛」？因此，要使國家軍隊能有力量自衛——衛鄉，衛國，一定要改行全民皆兵的徵兵制度才成。然而，我國社會，幾千年來都沒有組織訓練，一旦實行徵兵制，不僅困難重重，亦難有實效；所以，要徵兵必先辦民團，把他們組織起來，加以訓練。這就是「寓兵於團」。有了兵必定要有幹部去統率指揮，而從軍官學校去訓練，不僅數量有限，而經費亦很大；有現成的學校，有現成的幹部，就是巴中學大學的學生加以軍訓就成了。這就是「寓將於學」。在目前過渡時期，徵兵制度還

未頒布實施，募兵一時當不能偏廢；但從已經訓練的壯丁去依志願的募兵，雖不是如過去的募，也不是如將來正規的徵。這就是「寓徵於募」。

在民團訓練中，兼施以「自治」常識，民主法規；同時，又教以生產技能，集團生產，合作互助；從地方建設，達到國家建設；這也就是「自治」，「自給」政策的實施了。

他滔滔不絕的談了一小時之久，我們始興辭而出。

廣西的黨政軍各首長，我一向未曾認識過，在這次的宴會中，承白將軍的介紹，得和他們晤面，亦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同時，也就建立了後來赴桂服務的橋梁。我在此認識中，印象最深的，除白將軍外就是總參謀長葉翠微將軍，他是保定軍校騎科出身，短小精幹，行動活潑，談吐敏捷，而舉止洒脱，態度和藹，的是一位天生的募僚人才。其次是省主席黃旭初將軍，他是北京陸大出身，亦是短小身材，和藹儀表，不過沉默寡言，生活簡樸是他的特色。再次，為政訓處長潘宜之先生，他是湖北人，會赴倫敦留學，也是一位謀士型的精幹人物。此外，有參謀處長徐文明將軍，軍校教育長劉士毅將軍，及顧問王衡先生等，均為江西人；交通處長藍騰蛟，亦湖北籍；省黨部主委王鈞達，總部秘書長邱昌渭，均湖南人；民政廳長雷殷，教育廳長雷沛鴻，軍長夏威將軍，團務處長盧某，武鳴區民團指揮官梁瀚嵩將軍，均桂籍；惟有建設廳長黃榮華，軍械處長馬雄韜，均係粵人；都在此宴會中開始認識了。



宴罷，並承特別介紹與盧處長及梁指揮官，囑他們倆將所有民團章則，圖表，書籍等，盡量供給  
我携歸參攷；並囑梁指揮官陪我到武鳴縣去參觀民團常備隊；同時，並囑葉參謀長準備派員送我赴柳  
州，桂林各縣考察。

次日，拜訪各機關首長，並與梁指揮官約定赴武鳴的時間。晚又承黃主席在省府設宴招待。

第五日赴武鳴。這裏也是我十年前到過之地，河山雖依舊，建設卻一新。當天參觀各學校，縣政  
府，新市場，民團經營的農場，合作社，托兒所，即晚住於民團指揮部，副指揮官是留東同學，日本  
士官生湯傑，粵人，相談甚歡。次早檢閱民團常備隊及後備隊。下午馳歸南寧。

第七日，由總部派副官陪同赴柳州。當晚駐於第七軍部，得晤軍長廖燕儀將軍，他也是生活嚴肅  
而簡樸，儀態端莊而沉默的人；承他盛宴招待，並與當地的黨政軍首長會晤。次日，在此休息並到各  
處參觀。柳州爲廣西中部大城鎮，城在柳河北岸，新開市場則在南岸，河上有浮橋，爲南北岸交通主  
要工具。南岸有廣大飛機場及航空學校，校長鍾紀，航空司令林偉成；又有機械廠，能自裝飛機及製  
手榴彈等。柳河在春夏兩季，淺水電船經常與梧州通航；秋季水淺，勉強尚可通；冬天乾涸，則停航  
了。我到的時候，尙有電船行走，我就決定於桂林回來時，就在此搭船回梧州，不再返南寧了。

第九日，續赴桂林。桂林爲我第一次到之地，是滿清時代的省會，故文化，古跡相當多，氣象依  
然存在。

當晚駐四十九師司令部，即是滿清時的提督衙門——五桂堂，堂名五桂，因院子植桂樹五株之故。師長周祖晃將軍，是一位誠實質樸的軍人。次早他陪同參觀各學校，公園，及遊月牙山，七星岩，伏波廟，象鼻山等名勝。

桂林城相當大，灕江流經城東，月牙山和七星岩就在江東岸，山爲石山，有一廟依山岩築成，從此可以遠眺城南一帶風景。桂林的豆腐，頗負盛名，我們在此午餐，吃桂林豆腐，細膩軟滑，確屬佳品。七星岩爲一石洞，由入口至出口，高低曲折，約有幾里之長，據說洞中可容二千人云；但內中黑暗無陽光，濕滑頗難行，轉灣處間有積水成潭，必須由當地熟人，提火把引導才免危險；洞頂垂懸石乳，長短不一，狀頗珍奇。如加整理佈置，實爲旅遊勝地，可以吸引外地遊客，夏天來此避暑，定可增加市面繁榮，經濟收入。

出了洞，到西岸的伏波廟。廟在北門外，也是依山而建築的，與其他神廟差不多，並無奇特之處；不過，說到伏波將軍，在歷史上，是有相當價值的，後漢光武帝封馬援爲伏波將軍，令往征交趾，平之；後武陵五溪蠻反，復令援討之，時年已八十餘，常對客說：「大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又嘗言：「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焉能死於兒女子手中耶？」後果死於軍中。這廟就是紀念伏波將軍征交趾之功；而西江上流有伏波灘，相傳也爲馬將軍統兵征交趾時渡江之所，故以伏波名。

旋又到象鼻山，山以象鼻名，顧名思義，可想而知；蓋有一石山，頂圓平，狀似象頭，有一石鼻彎曲伸入河中，宛如象鼻，故以此名。鼻環可以通小艇，游河者常盤旋於鼻環之間。暑天泛一葉之扁舟，泊於此間，則山陰水冷，而南風直透河上，的是避暑勝地！

城裏有秀峯公園，面積雖不寬，設備也不精緻；但她的特色就是園中有一石山，高聳直立，青翠玲瓏，名獨秀峯。山上樹木花草，和一些建築，相映成趣，拾級登臨，可以俯瞰全城，此不僅園中之獨秀，實為城中之獨秀呢！

城裏有皇城，城中為皇宮，已改建中學校，地方寬敞，氣魄雄壯，據說為清初吳三桂反清稱王的宮殿。民國十一年，孫大元帥北伐時，也就以此為元帥府云。

從南寧至柳州，中站為賓陽，來往客商，均於此停車休息，吃飯添油；從柳州至桂林，中站為荔浦，有兩種特產：一為荔浦芋，長尺餘，大如竹筒，質鬆如粉，味頗芬香；一為甘蔗，狀圓肥如嬰臂，皮薄質脆，落地即斷，色青黃而味清甜；這兩特產，每年輸出，消售於西江下流各埠，如肇慶，佛山，廣州，香港等處為數頗鉅。

由南寧迄桂林，一路並無崇山峻嶺，只是一些丘陵小山而已。可惜，類皆童山濯濯，絕少樹林，當局欲以民團力量，從事造林，如桐樹，松木，有加利等，正在開始佈種中。在這路上，經過各縣及鄉村，都看見一隊隊的民團後備隊，在村邊山角出操訓練中。這種發奮圖強的工作，如時局及環境沒

有什麼變動影响，給他平平靜靜的幹上十年八年，這一個省份，我相信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要比別的省份爲進步！就當時而言，時間並不長，都能把過去土匪如蕪之區，弄得雞犬無驚，道不拾遺！過了荔浦，經過陽湖，則沿途石山頗多，各個聳立，互不相連，形狀古怪，氣勢突兀，襯以青蔥田苗，罩以迷濛烟霧，而深綠的灑江，蜿蜒繞經其處，互相掩映，宛如名畫家妙筆繪就的一幅山水畫似的。年輕時讀本國地理，據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桂林山水雖奇，仍不及陽朔山水之佳勝，故有以：「陽朔山水甲桂林！」見稱。沒有到過此地，親歷其景，則要懷疑古人之說謊；親閱之，始信其不謬！

由南寧東北行，尙未到賓陽之半途，有地叫「崑崙關」，相傳爲宋代狄青將軍平南蠻酋長農智高時，一夜定崑崙，就在此處云。但此地雖名爲關，而地形均屬小丘陵地，並無高山關隘及險阻之處；倘他們不說，誰也不知道此處爲歷史名跡！我想：這或許因此役而著名罷了。

桂林只有縣民團，而區民團指揮部設平樂，地處偏僻，且屬同樣的民團章則，所以，決定不去看了。第十一天，就由桂林乘原車返柳州。當出桂林西門外良豐時，曾停車參觀師範專科學院，地方並不大，設備也不全；然而，環境清靜，風景明秀，適於修學；而一種新興氣象，及苦幹精神，隨處都表現出來，使人起敬佩之忱。

當日下午到柳州，即轉過電船，當晚沿柳江回梧州。是早出發時，周師長叫軍需送來旅費大洋二

百元，說是奉白副總司令電話飭送的，請我照收。余覺愕然，認爲此次來桂，諸多叨擾，私心已感不安；何可再受此厚賜？「臨財毋苟得。」古有明訓，所以，我就婉詞謝卻了，並請周師長在電話中代爲致謝。到了柳州下船時，備了幾張名片，托由某副官，代爲分別轉送各首長，藉以告別及申謝意。

即晚開船，次日黃昏，到了梧州，隨即轉港輪回香港。在船上，開始整理資料，起草報告書，及福建民團計劃，船抵香港時，一切經已草就了。在香港停留一天，即乘輪回福州，船會在汕頭、廈門等埠停泊，就擱時間，故當返抵福州時，已是十一月初了。

## 二 成立機構

這次赴桂考察，得結識了許多英俊有爲的朋友，和閱歷了許多風景文物，這對於我個人的進益不鮮；同時，得到許多關於民團組訓的理論，章則，和實驗，作爲模範，仿效實施，這於公家也有很多便利。然而，我覺得有兩種感想，實使我有無限的慨嘆：第一，就是我回憶到民國十年粵軍援桂之役，和十九年衡陽之役。前一次內戰的對象雖不是今日的當局，而是軍閥時代的陸榮廷；可是，今日的當局中也有不少是當時的中下級幹部；後一次內戰的對象，恰好就是今日的當局和全體的黨政軍幹部；那麼，過去是敵人，而今日都是好友，然則，過去的內戰究竟有何意義？假如，當時彼此都給對方的槍砲打死了，豈不是成了冤仇？今日縱然幸未互相打死，而有許多的同袍朋友，子弟，和民眾，

也因此而枉死的，那又有何價值？而今日見面，卻親切友愛，豈不是矛盾？所以，撫今追昔，懲前毖後，能不悲傷？然而，誰令致之？無他，國家不統一，政治不民主，制度未確立的緣故！所以，凡生存於這紛亂的國家和時代當中的人，誰也不能夠逃避這許多矛盾的生活呢！第二，就是我懷想到未來，把福建省民眾，都像廣西那般切實的組訓起來，徵集起來，其意義和目的，究竟在那裏？還是用之於內戰，殘殺自己的同胞和袍澤？如果是這樣，那我這工作，不但沒有意義和價值，簡直是罪惡了！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的表示出這是民族自衛的工具，只有為保衛民族的生存而努力犧牲的；絕不是軍人或政客們的工具，為私人或少數人爭權奪利而去拚命犧牲的。假如，真的有人要利用我們民眾的力量去實行那無意義，無價值的矛盾內戰，那我們應該要確定立場，宣佈保境安民，全體實行罷戰，以保持中立才對！

因此，我們以後所定的口號是：(一)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三)保衛中華民族！

回到福州，即把報告書及計劃，呈綏署及省府，聽候核辦。

我的考案，和廣西的畧有不同。這就是系統問題。因為廣西的民團機構，是在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內，添設一團務處，和原有的參謀處，副官處，軍械處，經理處，交通處，政訓處，軍醫處等，同為幕僚機關，辦理民團組訓事宜；該處經費，由總司令部負擔，而各區縣民團指揮部的經費則由省政

府負擔；故此，有關於民團經費的事宜則會同省府財廳辦理；關於縣長人事考核及獎懲任免事宜，則省府民廳會同總司令部辦理；如有關於學校軍訓，學生徵調及教材上的問題，則會同省府教廳辦理；但指揮權則屬於總司令部，所有一切命令均以總司令名義行之，省主席副署。現在的福建省，情形大不相同。因為第四集團軍是廣西本省的部隊，人事，經費，指揮權等等，都統屬於廣西本省的事情；而十九路軍則不然！他是廣東的部隊，有可能隨時奉命調出省外去剿匪作戰，而民團組訓事宜是福建省的事，無論經費，人事，指揮運用，都應以福建省境為範圍，如果把這機構置於綏署或總指揮部，則總指揮部和綏署，經費固無法支給，到了情形變動時，則指揮運用也有種種不便之處；因此，我就把這系統變更，成立一個「福建省團務處」，直屬於福建省政府，而受綏署之督導。如有關於地方剿匪運用民團時，則受當地駐軍之最高指揮官指揮。這樣安排就比較合理了。

其次就是團務處內部的組織問題。廣西的團務處是幕僚機構，而指揮權屬於總司令；那麼，福建省的團務處，既屬於省政府，指揮權應屬於省主席了。但是，省政府係政治機構，不是軍事機關，主席是政務上的發號施令者，而民團是屬於半軍事性質，命令指揮，不能夠以主席名義行之；但如果專設一處長，而以處長名義發號施令，則全省民眾的指揮權另成一系統，就有事權不一之弊；而對於綏署似乎也有不便之處。於是，就將團務處處長一職，由省主席兼任，關於民團組訓及指揮運用之發佈命令，用省主席兼處長名義行之，但省主席對於政治上的事務，已極其繁重，何能來處理團務處的業

務？因此，另設一主任，替處長負責主持一切業務。

再次，就是名稱問題。原來，是要用「民團」二字的。因為顧名思義，比較明顯而新款些。但後來和幾位福建的朋友討論，認為福建的情形和廣西不同，廣西是半獨立性省份，一切法令可以自行創立，而福建仍屬中央管轄，省府原有中央命令督辦民團，但其名稱是「保衛團」，為顧及中央的命令，仍應以「保衛團」為統一的名稱，比較妥善些。考慮到此，也就改變了主意，而稱為「保衛團」。

報告書及計劃書呈核後，未幾，就奉准實施了。同時，奉蔣主席命令，任我為福建省團務處少將主任即速籌備進行，並指撥東門內東湖為團務處及訓練幹部的地址。

東湖原是一步兵團的兵營，除正座作團本部外，有三座兵舍，每座可駐步兵一營，另有一大操場，地方寬敞，環境靜一，極適於訓練之用；可惜南端一座兵舍已倒塌了，只餘兩座。不過這場的地基，連同操場南端的水塘，也有很大的用處，就是把牠來做苗圃及魚池的示範場。

奉命之後，即刻遷進東湖，進行籌備；而最主要的兩件工作，須要馬上進行的：第一，是成立機構，第二，是幹部訓練。

第一件：最急切的是經費撥定和人才聘用。但經費絕不成問題，蔣主席已決心要做這工作，故絕不躊躇，在發表公事的時候，就先着財廳墊出數萬元，以備進行，候預算核定後，據實報銷。至於人才，則為一切計劃實施之工具，有了人才，始能夠執行一切業務！這，除從一五六旅帶來的幾位同事



外，就向省府，綏署和總部調用。

這時候，按照編制安排。請調李蔚爲同上校秘書，另由蔣主席交用的楊鴻翔任爲第一科上校科長，朱爲莊爲向中校設計股股長，丁治齡爲中校人事股股長，陳祖虞爲中校宣傳股股長；鄭遜麟爲第二科同上校科長，金啓輝爲經理股股長，王敬周爲總務股股長；其他各級科員，督察，僱員等，都分別簽呈，批准發表。

第二件：最急切的就是通令各縣選送學員及準備訓練幹部。前項是時間問題。從命令發出至命令到達，及各縣遵令選派，啓程來省，其中有的交通不便，有的道途不靜，因此，需相當時間，爲要急速開辦，不能不及早規定學員的資格，選送的人數，及到達的日期，先行分飭各縣趕緊辦理，以免參差延誤。後者是人的問題。爲建立中心信仰，就把幹部訓練所所長一職，由團務處主任兼任，負責督導。另由總指揮部調參謀黃綱爲上校教育長，符岸壇爲中校軍事主任教官，由省府調劉一平爲同中校政治主任教官，又以劉純山爲同少校副官，主理經理事宜；其他，軍事及政治各級教官，都按編制編定。此外，就是兩個大隊的幹部及其助理人員，亦均編妥。

在各縣學員未到期，有三件工作急須進行的：第一，整理營房，課室及用具。如炊具、椅棹、床舖、服裝等應用物品；第二，編印教材，如軍事學科的典範令摘要，政治學科的民團章則及政治學講義等；第三，要把各大中隊長及以下各級幹部，先加以講習，使他們對於將來執行訓練時，應採取的

態度，和教育的方法，以及應注意的事項，無論是精神上或物質上，都得先說明白，並示以模範，免得臨時參差矛盾，給學員以無所適從的印象。

關於第一件，由黃教育長，兩個大隊長，六個中隊長，及劉副官，把兩座營房分配指定，何者為第一大隊，或第二大隊，何者為臥舍，課室，飯堂等，繪具圖式，列出應備物品數目，然後，召集各工匠公開標價承包修理及製造，並限期完成。

關於第二件，召集教育預備會議，徵求各教官，各大中隊長意見，對於軍事政治各教材之範圍，應如何劃定，何者需要，何者刪除，何者為主，何者為附，課本的大小，如何印裝，同樣交印刷商估價決定，限期完成。

關於第三件，集中各大中隊幹部，編成模範中隊施兩星期講習，然後，準備各該大中隊營房內部應做的事宜。

奉命次日，呈報團務成立，召集人馬開始辦公。十二月中，學員到齊，編配完畢，開始訓練，同時，舉行開幕典禮。在籌備期間，除幹部訓練的工作外，團務處的工作，十分繁忙。如一、對外對內的各種章程之擬訂及審核；二、各縣原有保衛團實況之調查及整理方案之擬訂；三、各縣民團機構及常備隊的經費之籌措，原有的情形如何？不足的應如何籌補？公款公產之利用，或田賦之附加等；四、對於各縣常備隊及後備隊的征集，訓練，及各級人事問題等；都要費相當的時間和精神去研究，

## 策劃。

所以，在福建辦民團這一段時間，是我過去做事當中，最繁忙的了。就是在上海作戰，也沒有那麼繁忙的。早上六時起床，盥洗後，即到辦公廳批閱昨日未了今日應辦的公文，八時吃早點；旋即到綏署，或省府去接洽事務，並和各方面連絡，有時參加會報，幹部開始訓練以後，即要先到操場督操，然後才出去接洽連絡，十二時半始回來午餐；餐後就開始見客，或和幹部談話，或研究問題；下午五時，職員下班，我還要再批閱今日的公文，核閱各種章則稿件，至七時才晚飯；飯後又到辦公廳拆閱各縣的報告，信件，和學員個別談話，考慮明天的事項，或準備一切工作，至十二時許才休息。每週日上午，還要檢查，講話，下午始能夠偷閒出去洗澡，吃餐好飯。這樣的生活，每日做十六小時的工作，足足做了一年多，一直到了閩變發生，團務處被取銷，團訓所被解散，始告停止。然而，工作雖如此繁忙，而我的精神卻愉快和興奮，身體也不覺疲勞。何故？這是有幾種原因的：第一，這種工作是我感興趣去做；第二，這種事業的前途是最有希望；第三，蔣主席對我付予全權而沒有絲毫制肘；第四，有了幾個精幹的幹部，能夠和衷共濟，替我負了很多的責任；第五，以十九路軍的聲勢來處理一切的事情是相當的順利；第六，到了訓練開始以後，把全省的優秀青年集中在門下，蓬蓬勃勃的向着共同的目標前進，將來到了真面目要和日本作戰時，在這方面的貢獻，一定很大。所以，我奮鬥的氣力特別充沛，做好的心理特別堅定，成功的希望特別有把握；一切的疲勞繁忙，也就不在乎。

### 三 幹部訓練

然而，說一點困難和阻碍都沒有，也並不盡然。例如：一，有幾位福建籍的同志，因過去習慣，都有點官僚作風，在我這種革命的，急進的，積極的領導之下，跟不上來；或者在我這種勁直的，大公無私的作風之下，要求不遂；於是，難免有些人事上的不協調。二，處在廣東和福建的省別之下，對於人事上有時不能有所遷就環境而轉彎抹角之處；然而，他們的精神不振，作事無能，造成了一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的局面。三，在各縣中，因豪劣及共匪對於保衛團無法利用，或駭怕嫉忌，從中造謠中傷，種種破壞。四，地方太窮，經費困難，致不能按照原定計劃推進。這種種事實，分散了許多精神及氣力，要去想辦法打開；打不開時，也就不能不低頭屈服。

還有，福州的社會，有一種虛偽欺詐，貪污作弊的惡習，遺傳甚久，牢不可破。例如：商場上，叫他們修理房舍，製造器具，承辦東西，為要競爭生意，不惜以便宜相標榜，得手之後，就偷工簡料，敷衍了事；甚或與經手人通同作弊，折扣應酬；這種壞風氣是我所最痛恨，而認為於新民國建立之始，萬萬不能任其存在的。於是，又要費一番氣力去設法糾正及防止。例如：一切物品之購置，服裝之製作，辦公用品及伙食之採買，都要公開標價，集合有關人員，當眾選擇材料，替他們計算原料工值，叮嚀囑咐，價格分毫不扣不拖，價款分期付款，而貨物必須十全照樣，價格寧就高的，不敷成本

的價錢雖便宜也不採取。此種作風，在福州社會中雖可造成一種新風氣，而為人們所稱道；然而，經手人無利可圖，造成精神不振之勢；其他機關，也有聞風嫉忌，認為有矯枉過正之嫌。

然而，作為一個社會改革的推動者，對於這些困難，是不以為意而只向前奮鬥，惟求將來民團計劃成功，社會風氣改良，則今日的是非恩怨，豈足以阻撓前途呢！

民團幹部訓練，軍事方面，依照陸軍軍官學校的規模，採極端嚴格的管理和訓練，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六個月，總是利用一切的機會，去實施每一門學科的功課和學術的動作，而絕不虛費光陰。政治方面，是從生活起居，和管理上去使他們得到體驗和演練。例如：民團組訓的工作，最感困難的是調查戶口，編組保甲，實施聯保。那麼，我們就使每一個學生作為一個家長，發給各種調查表，着他把家裏的人口切實的登記，作戶口調查工作。然後，每一分隊編為一甲，即十戶；每一小隊，編為一保，即三甲，也就是三十戶；每一中隊編為一鄉，即三保，也就是九甲共九十戶；每一大隊編為一區，即三鄉，也就是九保，二十七甲，共二百七十戶；全訓練所為一縣，轄兩區，六鄉，十八保，五十四甲，共五百四十戶。而且每月按週舉行甲長會議，保長會議，鄉民代表會，區代表會，及縣議會；使他們實習會議方式，如何當主席，做書記，如何提案，如何發言，如何表決；並選舉甲長、保長、鄉長、區長、縣議員等，如何發票、如何開票、監票、唱票、記票等工作。又每五戶實行聯保聯坐。至於徵調常備隊，編訓後備隊，管理預備隊，以及緊急時期，動員民眾，警戒地方，控制物資，運輸接濟

等工作，都在這保甲組織中，加以實習，使得他們回縣之後，根據這六個月的教育經驗，照着去做。其他，關於民眾的經濟生產之調查，農業技術之改進及實驗，地方衛生之注意等等常識，也都利用一切機會，隨時隨地，施以教育。例如：在營房空地實習種植，池塘實習養魚；三月十二日為植樹節，就和建廳接洽，請給松苗數萬枝，給學員實習種樹；當時，全體學員，都到鼓山附近的荒地造林，以為示範。此外，對於宣傳，娛樂等技術，也毫不忽畧的學習，每逢週日放假，派他們到各戲院去對民眾演講民團組訓的意義；或全隊到街上散步遊行，而以口琴隊為領隊，沿街吹奏救國歌曲，這也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新作風，而把福州的陳腐社會，叫喚起來，振作起來，表現一種新的氣象。到了將近結業時，舉行各種戰鬥演習；或在野外，或在市區，或是白晝，或當夜間，甚至於大雨淋漓中，我們還是照常實施，毫不因天氣或環境的變化而停止；這也是給福建，尤其是福州社會以一種精神的注射劑；換言之，這就是要表現一個民族能夠獨立和自強，並不是畏首畏尾，驚風怕雨，和怠惰頹廢所能夠做到；而必須要不顧一切，排除萬難，不斷奮鬥，才能復興起來的。至於精神教育，除了我和許多幹部，在起居作息當中，以身作則之外，特別提出智、信、仁、勇、嚴的軍人五德為中心標的，切實說明其要義，及指示其修養方針；同時，在個別談話中，剴切叮嚀的告訴他們要如何防範惡劣社會中的魔鬼誘惑，如酒肉財色，一切虛榮，一切挑撥離間，威迫利誘，都務必提心吊膽，築起堅固的堤防壁壘，庶不為其攻陷，那才能達到救國家，救民族的目的。

這種大公無私，忠誠坦白的訓練，施之於這一羣天真純潔的青年，收效極大；到了六月中結業遣歸時，他們印象特別深刻，每個人都沒有一點埋怨生活太緊張，工作太辛苦的狀態，反而個個都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情緒；這更使我對於這一工作必然成功的信心更爲堅固，更爲興奮！

第一期結業後，經過兩星期的準備，第二期又於七月初開始訓練了。在第二期訓練之始，人事上有一點變更。最主要的就是團訓所所長這一職務，原來是我以團務處主任兼任的，而這時候，蔣主席有了一種人事上的調劑安排，要把所長一職讓出來，安排一位福建的軍官。但，訓練幹部，是我推行民團計劃的主要工具，假如所長既由專員負責，而我離開了團訓所的話，則幹部就和我脫了節，今後如何推動這一計劃？同時，那位軍官根本對於民團組訓工作毫無瞭解，如何去訓練幹部？雖有許多章則，教材，可以蕭規曹隨的照着做，而於精神上如何能保持一貫？爲顧慮到整個計劃的實施免受到影響，原則上當然可以接受，而事實上我不能放棄這訓練的責任。所以，我就要求蔣主席准許在團訓所的編制上，添設一個副所長，那麼，所長名義可以讓出來，而我仍兼任副所長，庶可以貫徹我訓練幹部的計劃。這要求，果然得到准許。因此，在第二期的訓練中，所長是蕭叔宣中將，而我就以副職負實際責任。爲了顧全大局，於事無礙，我也樂意得一個機會，給我以身作則，不務虛榮，只求實際！

但是，這事究竟是什麼原因？無妨在此說說：十九路軍調閩之後，我鑑於閩省的情形相當複雜，派別紛歧，土匪遍地，互相勾結，形成各種惡勢力，這尙屬餘事；最重要的就是軍事不能統一！沿閩

江一帶，有中央系的客軍——劉和鼎及周志羣的部隊；閩南閩北各處有由土匪成長的盧興邦和陳國輝等部；沿海一帶有海軍陸戰隊盤據；他們不僅各不統屬，甚且干涉行政，霸佔稅收，弄得軍政、民政、及財政，破碎支離，人民痛苦。目前因共黨猖獗，他們歡迎十九路軍來閩剿匪，而十九路軍以抗戰威名前來拯救他們，他們尚不至於有何異動。倘時日遷延，地方稍安，或軍紀稍差，人民嗟怨，那時不保他們不會聯結起來，驅逐十九路軍出境。因此，我在「治閩意見書」中，曾提到要統一民政，軍政，及財政等問題。蔣主席對於我的意見極表贊同；所以，下車未幾，第一件驚人的事，就是解決閩南著匪陳國輝。陳是土匪出身，以後由匪變軍，由軍變匪，變來變去，變成一個旅長的地位，在地方上無惡不作，殺人放火，姦淫搶掠，天怒人怨；然而，地方上的正派人士則怕他而三鉗其口，土豪劣紳則要利用他而反支持庇護；所以，他擁有好幾個老婆，和不可計數的財富；在旁人當省主席或許還是怕他而要利用他；而蔣主席似乎要表示一點下馬威，就第一砲向他開火，把他誘到福州來，然後出示民眾控告他的罪狀，即刻把他扣留，勒令他下令部隊繳械；一面派兵圍剿他的部隊，就這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這部份遺害地方的惡勢力解決了；同時，交付軍法審判，在某夜間押到東湖操場槍決。當然，這是殺一儆百的手法，而並不是蔣主席的嗜殺！經過這一場戲表演之後，一切的事情都好辦了。閩北的盧興邦，本人不敢到福州來，結果，派其弟盧興榮來接洽，願將部隊改編，准他本人退役，交由其弟負責，服從命令調遣，參加剿匪工作。跟着就是處理海軍陸戰隊。中國的海軍，一



向操在福州人的手中，成爲福州人的私家勢力，是有名無實，徒糜公帑的裝飾品，這是盡人皆知的事；而所謂陸戰隊，那更是糟透的部隊，用他對日本作戰固不可能，以之對匪作戰也同樣的成爲豆腐，不堪一擊；當時，沿三都澳及馬尾港一帶，共稱爲一個旅，其實空缺甚多，不足一團的實力，平日既無訓練，而只在干涉政治，包庇走私，魚肉鄉民；蔣主席對於這些部隊當然不肯敷衍！於是，就用和平的方法，電請中央把他解散。部隊解散後，這一班官佐多數都是福州人，如何安頓？除了自動離開赴上海及南京者外，一部份給資退役，至於高級的就叫他們到團務處來安插，辦理民團了。當時除了派出幾位將級的去各區任指揮官外，這位來任團訓所所長的蕭叔宣將軍，就是陸戰隊的中將旅長！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怎能不接受改變？爲了體念蔣主席的苦衷，我對於蕭所長，是盡量的客氣和服從；就職之日，集全全體官佐學員，請他訓話；一切教育計劃，教材，來往公文，都呈他批核；例行各種教育會議，以及總理紀念週，也都請他主持；每日出操，如他蒞場督操時，值日官循例敬禮，報告人數。在第一次見面談話中，我觀察他的舉止談吐，容貌態度，不失爲一位忠厚長者，好好先生。後來談起，才知道日本陸軍步兵學校和我同班的一位同學——蕭其昌學長，就是他的哥哥。這麼一來，似乎又有點親切感了。不過，他一向是在那腐化的環境過活慣的，要他像我這樣，早出晚歸，終日勤幹苦幹，和學員們打成一片，他是做不到的！所以，在動一方面的的工作，我還是毫不推諉，在靜一方面的的工作，就讓他多負責；這麼一來，我們相處得也很融洽了。

至於兩大隊的官佐，除兩大隊長無變動外，其餘大隊附，中隊長，小隊長，分隊長等，均有去留和調動。

第二期訓練才兩個月，就遇到共軍在閩北肆虐，影響到福州的形勢非常緊張，城中無兵可守，致運用到團訓所學員，參加城防工事，在這裏就表現了一些力量。

幹部決定一切，一切決定於幹部。在民團組訓的整個計劃中，我們準備於五年的時間練成六千幹部，散佈於全省六十四縣及各鄉鎮，去掌握一千五百萬的民眾，以從事於地方的經濟，風氣的改造，社會的刷新，政治的民主，教育的普及，交通的發展，經濟和軍事的建設，而把福建省造成一個嶄新的模範省！

#### 四 團隊組訓

十九路軍在福建的民團組訓計劃，是一個偉大的計劃。其主腦機構團務處，於二十一年十一月末開始籌備成立，頒佈「福建省保衛團組織暫行規程」，及其附屬各種規則，「保衛團整理方案」，各級指揮機構的編制，經費預算；常備，預備，及後備各隊等編制，管理規則，及訓練計劃等，已把民團的制度建立起來了。為實施確實，及推行迅速計，即把全省六十四縣，根據地理形勢，交通狀況，治安程度等要素，劃分為八個民團區，每區設一指揮部，以秉承省政府命令，督導所屬各縣執行各種

法令。計當時所區分之八個區如次：

第一區轄閩侯、長樂、福清、連江、羅源、古田、閩清、永泰、平潭、屏南等十縣；派華振中爲指揮官。

第二區轄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莆田、仙游、思明、金門、永春、德化、大田等十二縣；派楊用斌爲指揮官。

第三區轄龍溪、海澄、長泰、漳浦、南靖、平和、雲霄、詔安、東山、華安等十縣；派韓某爲指揮官。

第四區轄霞浦、福安、福鼎、寧德、壽寧等五縣；派金振中爲指揮官。

第五區轄建甌、建陽、松溪、政和、崇安、浦城等六縣；派陳敢爲指揮官。

第六區轄邵武、光澤、建寧、泰寧等四縣；派鄔漢屏爲指揮官。

第七區轄南平、順昌、將樂、尤溪、沙縣、永安等六縣；派余柏良爲指揮官。

第八區轄龍岩、漳平、寧洋、長汀、上杭、永定、連城、寧化、清流、明溪、武平等十一縣；此區因屬匪區，由七十八師駐防部隊，直接成立一個閩西善後委員會，督導各縣組訓民眾，故作爲特區而未會委派指揮官。

除設各區指揮官之外，各縣政府添設一縣民團指揮部，由縣長兼指揮官，另由團務處派一軍官爲

副指揮官，協助縣長專責辦理團務事宜。

民團制度已建立，各級機構已組織完成，業務也按照計劃及章程展開了；新的幹部也訓練完成第一期，第二期也正在訓練中。誰知到了八月間，由於各縣縣長和副指揮官之間，發生許多麻煩；同時，地方窮困，經費短絀，就來了一個很嚴重的打擊。各縣縣長，紛紛向省府請求改制，要把各縣的民團指揮部撤銷，把副指揮官改為督察員，置於縣政府之中。這麼一來，對於各縣團務之推進，當然受到嚴重的影響。然而，爲了顧全省府的關係，和人民負擔之減輕，勢不能不接受這個改變。同時，因爲第六區之四個縣，已變爲匪區，無法推行團務，也予取銷，把所轄的邵武及光澤併入第五區；建寧及泰寧併入第七區。又爲節省經費，將各區指揮部的編制縮小，把政訓人員裁撤。

至於各縣的常備隊，依照中央所定的等級，把一等縣編三個中隊，二等縣編二個中隊，三等縣編一個中隊爲原則，如各該縣對於治安上有需要，而本身經費可以維持，多編一或二中隊也未嘗不可。各縣常備隊採用征兵法，凡年滿二十歲至二十五歲的適齡壯丁，身體健全，家庭生活許可者，均應輪流征調入常備隊服役六個月；期滿則退爲預備隊，在鄉充後備隊的訓練幹部，有事時則首先征調服役；預備役期滿，則退爲後備役，與多餘壯丁受過普通訓練者同爲後備隊。

當開辦伊始，爲顧慮地方治安，及訓練程度起見，第一期就把原有的常備隊汰弱留強，裁去一半，保留一半老兵爲基幹，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及訓練新兵，新征一半，從事訓練，至三個月滿，則將原

日保留之一半老兵退役，再新征一半補充，那麼，新舊交錯，保持着戰鬥能力。

照上述辦法計算，則各縣每年征兵四次，即是每三個月征一次，也就是退役一半，征補一半；換言之，也就是每年訓練壯丁兩期。

常備隊編制，與陸軍步兵連相同，即分三排，九班；不過為顧及經費，每班只壯丁十名，連班長伙伕，共為十二名。

依各縣等級計算，大縣十九，計五十七中隊；中縣二十五，計五十中隊；小縣二十，計二十中隊，合計為一二七中隊。每中隊約壯丁九十名，班長及官長在外，全省每期可訓練壯丁一萬一千四百三十名，每年兩期，則為二萬二千八百六十名。在五年計劃的目標中，如無其他障礙，則可以訓練健全的壯丁十一萬四千三百名。

常備隊的學術科訓練，由單人教練，班教練，排教練，連教練，至營教練為止；其中包括制式教練及戰鬪教練；換言之，是完成了上等兵的教育。本來如以素質良好，能認識文字的青年，則六個月的訓練，是可以任班長的了；不過，在福建的壯丁中，多是文盲，且縣的訓練，設備，並不嚴格及齊備，故只能建成上等兵程度。

至於後備隊，則凡適齡壯丁，未被征調服常備役者，都在鄉中編為後備隊，輪流接受三個月的新兵基本教育，如整隊，散隊，報數，看齊，立正，稍息，各稱轉法，步法，跪下，臥倒，敬禮，以及

持槍操槍，射擊姿勢，以至隊形變換，疏開，散開，利用地形等常識及動作。後備隊的編練，以鄉為單位，由鄉長負責督視，編制和常備隊相同；幹部：官長則以省團訓所受訓學員及在鄉軍人任之，軍士則以常備隊退役者任之。這種普遍的壯丁訓練，其隊數不一定，總以該鄉壯丁編組訓練完畢為止。依據全省人口總數一千五百萬人，作一概要的計算，大約如下：以半數為婦女，則男丁為七百五十萬；由一歲至十九歲為小童，約佔三分之一，由四十一歲至六十歲以上為老人，也佔三分之一，其餘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適齡壯丁，也約佔三分之一，為二百五十萬；這裏除去疾病，殘廢，獨子，及其他因出國，求學，或職業上之阻碍而不便集訓者，概計為百分之四十，則餘者為百分之六十，計為一百五十萬；大約可於五年中訓練完畢。

此外，中學以上的學生，實行軍訓，也可練成許多下級幹部。計初高中六年，大學四年，合計十年，實行軍事管理，每週三操二講，則十年訓練，當可為下級幹部了。

如此，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當中，有了六千名由省訓練出來的軍政幹部，在統率十餘萬的常備隊訓練出來的壯丁，共同掌握一百五十萬的後備壯丁，則以之肅清匪類，改革政治，改良風氣，發展交通，建設經濟，推行文化教育，則何事不可為？在我的預期當中，這些計劃如完全做到，則在每一區鄉公所中，裝設一架收音機及擴大器，則全省民眾的動作，均可由省會的播音台迅速的統一起來，推動起來了。所以，在團務處成立以後，第一步就和建設廳廳長孫希文商妥，在福州建設了一座廣播電

台，以爲將來發號施令，及普及文化宣傳之用。同時，又會與上海某公司接洽，由省政府向歐洲某國購買歐戰時剩餘下來而價格甚便宜的七七步槍五萬枝，（每枝約十元）準備分配給各縣的常備隊及各鄉的後備隊使用。可是，到了年底，忽然吹起了一場大風浪，把這些完善的計劃，都給捲到太平洋而掩沒淨盡了！

八月間江西的紅軍竄擾閩北，攻陷延平重鎮，風聲傳來，使福州陷於風鶴頻驚，草木皆兵之緊張局面。而蔣主席是一個無兵主席，有兵的蔡主任則到閩西北去了；於是，就把翁照垣抬出來扮演空城計，發表他爲福州城防司令，並以我爲參謀長。用團務處作城防司令部，把綏署一個警衛連，公安局的三個警察保安中隊及二百餘名警察，閩侯縣政府三個民團常備隊，及團訓所的七百名學生，合計一千五百人，歸其指揮，作爲抵抗紅軍，固守城池的實力！

這種做法，雖然有點兒戲；但是，民團卻表現了一點力量！綏署的一個步兵連，要守各機關及倉庫，無法抽得出來，除非到了最後關頭；警察又要維持地方秩序，檢查行旅戶口，無法使用；此外，就只有閩侯縣的常備隊，和團訓所的學員；於是，我們就把他們的武裝調整，子彈充實，作爲主力使用，分配去構築城防工事，架設鐵絲網，協助督導建築三十座環城碉堡，日夜辛勤，風吹霧宿，忙了兩個星期，弄得他們肩破腳損，差不多和陸軍部隊的工作一樣，卒至把紅軍嚇走，局面安定下來。

用兵之道：「虛虛實實，實實虛虛」。紅軍佔據延平之後，傳說要沿江南下，攻打福州。這不過

是潛伏城裏的共黨份子，故意造謠，擾亂民心，虛張聲勢罷了。如果當時政府不能沉着應付，妄中謠言，紛亂起來，那或許他們真的會乘虛而入。然而，我們當時雖不敢明斷他們不敢來，但在那種情勢之下，只有在無辦法中找出辦法來，把死老虎當做活老虎打，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也虛張聲勢，沉着應付，虛而示之實，不能而示之能，擺出一個堅強形勢來，才可以度此難關。結果，我們的「空城計」果生了效，紅軍不特不敢長驅直入，而竟向江西回竄了。

當時，我們在東湖召開了一次民眾大會，所有大中小學的學生，各農工商業團體，政府公務員，以及各街坊民眾，共約三萬餘人；宣佈戒嚴條例，守城辦法，並要求各界民眾共同負責，否則，以軍法從事；同時，又召集農工商學各界士紳，開了一次城防會議，要他們籌款三十萬元，用作建築城防碉堡之用。並動員土、木、鐵、石各工人，歸司令部指揮，星夜建築各碉堡工程；而警察加緊巡邏及检查工作，團隊則發給旗幟，充實武裝，在各城門外一面作工，一面彼此調動，夜間則在各山頭，放射手電燈，以示實力。同時，更加以翁照垣這位虎將的名氣掛了出來，日本鬼子都怕他三分，何況烏合之眾的紅軍？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如果當時沒有這些團隊和學員做基幹實力，則難免有「畫虎類犬」的笑話呢！

在這次風浪當中，忙了半月之久，雖然把許多功課停了下來，可是，實戰的狀況，緊張的情緒，給予他們的精神和學術訓練，獲益更大。將來結業回去，如遇到土匪來侵，局勢危急時，應如何應



付；對於做事的精神，應如何團結進取，都給他們以一種示範作用，其效果之大，比之讀課本，看演習更為獲益了。

事後，據陳參謀祖虞報告說：「這次團訓所學員，分派去監工建築碉堡的，給一班工人們以很深刻的良好印象，博得很好的批評。他們說：『這次各工程之進行，要偷工簡料，一點也不行，因為這班天真無邪的學生在監督着，測量着，指揮着；同時，向我們說說世界情形，三民主義，及做人做事的道理，弄得我們一點也不敢馬虎了；要得，這班人將來真是良好的人才呢！』他們工人都如此說，這是很大的收穫了。」我聽到這種報告，覺得我這工作，也有了代價呢。

可是，我們能以種種妙計去防止紅軍有形的進攻；然而，我們卻不能以有效的辦法去防止共黨的滲透和顛覆！這就是後來，共黨以統戰合作的詭謀，從上層去爭取共同的革命，而把十九路軍送上斷頭台；同時，也把我們的民團計劃推翻得一乾二淨；這是多麼可悲，可痛，可怕的事！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今日的世界，已經為共黨的陰謀滲透，染紅了半邊天，而所剩下來的一半自由國家，如果不徹底覺悟，處處提防，嚴密疏導，則結果仍將要蹈十九路軍之覆轍。那麼，雖擁有無數有形的原子炸彈或最新武器，亦不足恃。

## 七、福州叛變

### 一 動機

孟子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民國二十二年冬，十九路軍在福州表演了一幕「曇花」悲劇，這可說是自作之孽，其不可成功，那是必然的！以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日的聲譽，不僅全國民眾舉相景仰愛護，就是海外僑胞，世界各國，也都莫不推崇敬仰！假如，全體官兵，尤其是領導者，寄能夠認清自己所處的地位，愛惜自己的光榮歷史，而在福建積極的從事於本身力量之充實，政治之修明，經濟之建設，地方之安定，民眾之組訓，以成爲國家的軍隊，進而成爲國際維持和平的軍隊，則五年之後的中日大戰，他必然要負起重要的責任，建立更彪炳的戰功，發揚更光榮的歷史的！那麼，誰能夠誣蔑他，攻擊他，消滅他？可是，當時的領導者，不能夠把這部份實力領導到光明的大道，發展更偉大的前途；反而把他帶到黑暗的峽路，陷入了死亡的坑谷而無法自拔！啊！這是多麼可惜，可悲的事呢！

但我曾聽翁先生說過：「當上海停戰後，部隊分駐於京滬線，曾有人向陳，蔣，蔡等獻議：『要

革命就要在京發動，這時南京的形勢極爲空虛，事輕而易舉；加以，自己身爲衛戍司令長官，兼交通部長，權力在握，指揮調遣，操縱自如！——可是，他們遲疑不決，未敢斷行；結果，楚項不聽范增之言，致難逃垓下之辱。待部隊調閩，陳氏自己卸職，經不起歐洲和香港流亡生活之寂寞，始迫於無奈，不惜毀滅過去的歷史，由右向左，作一百八十度之轉向，走到與親者爲敵，仇者爲友的死亡道路，把十九路軍的無價之寶，作爲孤注一擲的本錢，其無勇，其不智，其衝動爲何如此呢？——這事是否真實？不得而知，姑述之以資參證。

閩變發生之動機如何？因我並未會參加他們首腦的最高會議，故無從知道；可是，從一般的情勢演變，和內幕人員的傳說，則動機相當的複雜，概括述之，約可分爲遠因與近因，外因和內因如次：

所謂遠因：據說十九路軍從江西調京滬路之後，軍餉給中央削減，由每月一百萬元，減爲五十萬元，說是中央有意要從經費方面去限制該軍的生存；於是，他們就感到惴惴不安，尤其是直接統率部隊的蔡老總，更爲咆哮，怒形於色。其次，就是當滬戰正在激烈進行時，敵人屢次增兵，而十九路軍疊次請求中央派兵增援，均置不理，當時前線就泛起了一些謠言，說是中央軍事當局有意讓十九路軍去孤軍奮鬥，借日寇之刀，消滅十九路軍；於是，更造成了一種疑慮，榮懷莫釋。

所謂近因：就是部隊調閩之後，跟着就准許陳部長辭職，陳失去了權力，消極出洋，流亡香港，飄浮法國，寂寞無聊，致激起了他的憤慨，而蓄意進行革命。其次，就是謠傳中央要把該軍各師，分

別調赴各省剿匪，把實力分散，準備各個繳械。又次，就是在部隊上，人事上，財政上，有種種的要求，均未獲中央允許，致激起他們的怨懟。

所謂外因：就是中了共黨的詭計。共黨在江西，被中央軍幾次圍剿，雖然感到頭痛，環境艱危；可是，他對於中央軍都認為容易對付，而最強硬及可怕者，只有十九路軍，高興墟一役，給他們的教訓特別深刻，此次乘滬戰之餘威，重臨閩西，參加圍剿，更爲可怕了。於是，在有形的戰鬥中無法把十九路軍擊潰，就不能不變換戲法，用無形的反間法：一面散佈謠言，一面進行統戰連絡，企圖把十九路軍化敵爲友；成則固可得到一枝雄厚的，有聲有勢的實力而給中央軍以重大的打擊；敗則借刀殺人，使國民黨的軍隊，互相火碰，把十九路軍消滅，減少了一個強硬的敵人。

東波說：「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十九路軍的將領，上自陳、蔣、蔡，下至各師旅長，既有了前述的許多遠因和近因存在，而遇到了這個共黨的狐媚人妖，鼓其如簧之舌，從中離間，把外間的許多謠言和中央的許多做法，說得千真萬確，禍患來臨，急在眉睫；再加上陳、蔣、蔡等各有其內在的因素交錯於其間；於是，就糊裏糊塗，不顧一切的效陳涉吳廣之揭竿而起了。

什麼是內因？這就是說十九路軍的四個首領，如陳、蔣、蔡、戴等內部發生了權力之爭。首先說陳氏寵：自從他主持粵政以後，就與六十、六十一兩師的基本部隊脫離關係；到了江西剿匪，陳氏任

右翼軍總司令，始恢復了部隊的領導地位；可是，名份上雖然恢復了關係，而實質上，則該兩師和以後新成立的七十八師的指揮權，都集中在老蔡的手中，所有部隊的調動，人事的升遷，都得向老蔡就商，如果老蔡不同意，一切就辦不通；而這位老蔡的個性，既粗且暴，既橫又蠻，不僅外表上毫不客氣，就是內心中也時不服從，自作自爲；及淞滬抗戰以後，老蔡博得民族英雄的榮譽，那更爲眼中無人，根本就不理會這位政客般的領袖了；到了他離京出洋以後，和十九路軍的關係及距離更遠了；因此，他除了想做中國民主革命的領袖之外，就想要策動十九路軍起來革命，自己可以乘機奪回十九路軍的領導權！其次說到蔣氏罷：他從廣東出發，打退張桂軍於衡陽，擊潰閻軍於濟南，消滅馮軍於平漢路，六十及六十一兩師的指揮，都歸他統一調遣，原無問題；但到了江西剿匪以後，他表面上是說身體有病，回粵養病；可是，實質上，倒是對於老蔡的跋扈專橫，有難以相處之概，故借養病之名而表示消極；到了淞滬抗戰時，因爲是民族的光榮聖戰，此機會不容輕易錯過，始扶病再出而領導指揮；但在中間，老蔡爲爭取民族英雄的榮銜，風頭出盡，態度更橫，對於人事上，財政上，種種把持，毫不客氣；調閩之後，蔣氏被迫；把軍隊完全交給老蔡統率，初則蔡爲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則升福建綏靖主任；後來，蔡又陰使其同鄉幾個師長，在某次軍事會議中，提議軍政分治，迫得蔣氏不得不離開軍隊，從事於政治；而自己主持閩政以後，老蔡對於軍隊之使用，人事之調整，蔣更無權過問；他們之間，因過去是患難朋友，形式上有些事情雖然彼此諮商，但實質上，蔣事事遷就；甚至於紅軍迫

近福州城下，要求老蔡派一團兵守福州，都被拒絕；後來，只要求派一營爲衛隊，也置之不理；這未免使蔣氏內心隱痛，實是有苦說不出的了。那麼，現在既有革命發動，當然想乘機掌握些部隊回來！據翁先生說：「有一次，他和陳蔣在一起，蔣曾向陳提出要求，革命起來時，他仍要帶兵，陳當時首肯，所以，蔣也贊同革命了。」再次說到老蔡罷；這位老粗，說他沒有頭腦和智識，看他這次的作爲，有點不盡然！聽說他的原意，對於這次革命之發動是不同意的，因爲他認爲革命的局面一打開，對於他的軍權定必有影響，所以，他開始會表示懷疑，窺避，陳氏到漳州，他就去閩西，陳氏到福州，他就回漳州，至陳氏電他回福州，他始勉強到福州；可是，他結果經不起陳蔣兩氏的慫恿，和手下一些共黨份子的進勸；同時，革命運動的消息，中央已經知道，迫於形勢，不得不幹了；於是，在無可奈何中答應說：「好罷，這部份實力，本來是真公創立的，現在要毀滅他，也由真公來毀滅好了！」從他的話來推測他當時的心境，無疑的他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了。同時，也可見他對於這次的輕舉妄動是心中毫無把握而認爲必然失敗的。因爲如此，所以，革命發動之後，他對於他的部隊權力，一點也不放鬆，依然掌握在他個人的手上。陳蔣兩氏想從革命的機會奪回一些軍事權力，結果成了夢想，而給蔡迫得陳氏去擔任文教委員會的主委，蔣氏去擔任財政委員會的主委！因此，我說不要看輕這位老粗無頭腦及無智識，對於這些權力之爭，他竟然懂得這樣頑固的執着！最後說到老戴：在十九路軍的四位首領當中，頭腦最清醒，常識最豐富，意志最堅定，名利最淡泊的，就算老戴了。在江西剿

匪之初，他本是六十一師的副師長，迨蔣氏回粵養痾，師長職務由戴代理；但，這麼一轉變，這兩個師的統一指揮就由蔣氏轉到老蔡的身上了。可是，以戴的智識和資格，原在蔡之上，現放在老粗的蔡氏之下，當然使到老戴有說不出的苦痛。到了陳氏任右翼軍總司令時，他爲避免和老蔡鬭氣計，就毅然決然，放棄六十一師師長的職務，讓由他的部屬旅長毛維壽升充，而自己去做總司令部的參謀長。部隊調京滬之後，剿匪軍總司令部無形撤銷，他才調去任淞滬警備司令，參加抗戰。部隊調閩之後，他就脫離部隊，一直留在上海和蘇州。他對於閩變，最初是完全不知道的，到了福州事變醞釀成熟時，大約是七月間罷；陳蔣蔡諸氏才派人去上海騙他到福州來；到了福州，始將情形告訴他。當時，他認爲如此盲幹，是失敗多於成功，而不表贊同；並且要即刻離開福州，回上海去的；但，在當時的環境之下，要走也是不容易！於是，他們就對他說：「老夥記，生則同生，死則同死，你又何必走呢？」從此，就把他留着，不讓他不幹了。但到革命發動以後，就把他派出去任晉江省的省長。

從以上的許多因素觀之，則閩變之動機，確屬複雜；而一個革命運動，建築在那麼複雜的因素之上而發動的，則誰也都知道必無成功之理；何乃陳，蔣，蔡諸氏，竟衝動至此？真是使我十萬分不解！不過，以陳氏的思想，一向是飄搖不定的，忽而從軍，忽而學佛，忽而從政；既已擁蔣，忽又反蔣；既然右傾，忽而左轉；結果，一事無成，而把十餘年以血肉鑄成的十九路軍帶到死亡谷中，這是當然的趨勢。而蔣氏的頭腦畧爲清醒，又以身體孱弱，時時表示消極，致錯失了許多良好機會，到了

受到壓迫而無路可走時，始想挽救頹勢，而不恤輕妄動，陷於同歸於盡之境，這也是事所必至的了。而老蔡乃一老粗，對於革命理論，政治形勢，以及建功立業的途徑，當然無能力看得清，把得定；同時，其出發點在於自私自利，所以，到了緊要關頭，只有盲從，盲動，盲幹；其結果也走到了狹隘的道路而陷於死無葬身之地；過去如此，以後依然是如此；這又何足怪呢？

## 一 事變經過

閩變的醞釀，事前我並不知道；到了十一月下旬，大約是發動前三天的一個早上，翁先生才對我說：「聘之，此地快要發動革命啊！」我聽了，突覺愕然！我問他說：「革命！什麼革命哪？」他說：「聯合各黨各派，組織人民政府，宣佈抗日，反對中央！」我又問他說：「真的嗎？」他又說：「真的，一切都決定了，日期是大後天！」我聽到這裏，就驅車赴省府謁蔣主席。我問他說：「儂公！聽說多幾天就要發動革命，是不是真的呀？」他對我說：「是的。」我又說：「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有沒有充份的準備和成功的把握？」他似乎很有感觸的答我說：「哈！人家都決定了的，用不着你來說話呢！」我又說：「政治上無組織，軍事上無準備，財政上無籌劃，輕舉妄動，豈不是自挖墳墓嗎？」說到這裏，他兩隻眼睛瞪着我，默不作聲。我看這情形，知道說下去也是無用，就向他立個正，轉過身，驅車回到團務處，考慮我的主意了。翁先生問我說：「怎麼樣啦！」我說：「事情發展到如此



地步，當然是無法挽回咯！不過，這樣做法，失敗是必定的；那麼，我要怎樣做呢？公開反對嗎？則手無實力，不僅於事無補，而自身反極危險；消極的退出嗎？在這種環境之下，怎麼脫得身呢？」翁先生又說：「當然咯！作爲團體的一份子，只有跟着走就是啦，成功失敗，那是不必去顧慮太多的！」這位翁先生，一向都是樂觀的，積極的，向前衝的，有了這麼一個機會，他當然更加勇氣百倍，而不顧一切了。可是，一個人對團體的行動，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而跟着去盲幹，結果，跟着失敗、走路，這又有什麼意義呢？想來想去，無法決定，只有守着崗位，做我日常應做的事，以待形勢之發展，但這時候，我還以爲無論革命與否，民眾組訓的工作，都是要做的事，故此，我還不知道革命會對我的民團組訓有什麼不利。

翁先生說革命的醞釀已有了相當的時日；蔣主席說人家都已決定了，用不着我說話；究竟是怎樣的醞釀？怎樣的決定？我始終不明白。到了最後，在友人鍾君處獲睹「蔡廷楷自傳」，內中所述，雖然也有些不盡不實之處，然亦可以知其梗概了。茲摘錄如下，以明當時的概況。他說：「廿二年元旦過後數天，奉委座電召赴漢受訓，……余即在廈門搭船赴滬，……旋即乘民航機飛漢，是晚委座賜餐，翌晨召訓，委座說：「福建人事極複雜，辦事須留心，以後宜多用閩省人幫忙，對軍紀尤當切實整飭，辦過福建事的人，方知辦福建事之困難。你回廣州兩次，陳伯南，李德隣等對中央態度如何？與你談及否？」余即就本軍一切困難情形報告；尤以省內雜牌及軍費情形，儘量直白，向其請示。至

我回廣州與他們只是友誼的來往，並無談及政治問題。委座又說：「你不及他們的策畧，你不可太率直輕信外間一切謠言；慢然今日可抵滬，你明日回去，各種困難事宜，中央在可能範圍內，儘量對你設法。」余又將不能兼經綽主任一職之理由向他報告，請另派賢能，或由蔣主席兼任，他又不許可。……翌晨乘機返滬。是日蔣主席抵滬，……陳部長真如已辭職來滬，他說：「環境不好，擬旬日放洋，汪執政以來，鬼鬼祟祟，極峯又不滿，我不得不走。」次日，他又說：「各方對十九路軍均有妒忌，請你留意，今晚請你食飯再談。」余說：「我軍「一二八」抗戰以來，各方面均無得失，為何遭人妒忌，那麼，我也辭職好嗎？」他答：「十九路軍乃民眾國家武力，責任重大，何須灰心，還是做好。」當晚吃飯，他仍是如此說法。……明日蔣主席由漢抵滬後，即同船返閩。……」

「中央派黃季寬南下與粵省當局洽商剿共諸問題，余亦奉命回粵參加；粵方請李白來粵討論關於剿共及擁護政府諸問題。所談尚未切要，余即提出：「剿共不能合作，終歸雙方失敗，應如何合作，敢請袁袞諸公決定。」他見余如此說，乃提出一個剿共方案，桂軍允派兵兩師入湘，粵派二十團往贛南，每月中央助廣西軍費三十萬元，廣東一百萬元，以陳濟棠爲浙，閩，贛，粵，湘五省邊區爲總指揮，余爲前敵總指揮。余以爲從此中央與西南之隔閡可消滅於無形，黃北上覆命，余亦回閩。……但我想如此，他則想如彼，見仁見智，各有不同，雙方仍未出於真誠，剿共之事，遂未能收效，所謂統「對外者如此，全國民眾倍覺失望。」

「那時胡漢民先生不斷派人來連絡，用意如何？亦不可知，他雖高唱抗日之調，但無實際行動，緣他非擁有實力，雖有任何好之主張，亦屬空談，無補實際。悲憤之餘，遂作閩西之行。……」

「抵龍岩後，接漳州電話，日寇已向熱河榆關方面進攻，蔣主席請余回福州。依國際形勢判斷，敵乘世界不景氣，列強無暇東顧之時，佔我華北，亦有可能。……遂往福州，謁蔣主席，彼此談敵進攻熱河甚急，我軍原為抗日部隊，應向中央請纓，縱不許我全部出發，亦應以一部先遣策應，鼓勵士氣；並擬在各師抽調志願兵編為兩旅。……旋決以譚啓秀為第一旅旅長，張炎為第二旅旅長，共編成六團；粵桂擬各編一師，協同出發。……」

「後接陳伯南李德隣來電云：『編成抗日軍兩師歸你指揮。……並由西南執行部命你為援熱聯軍前敵總指揮，余是南京政府官吏，不敢接受，後以公推方式歸余指揮，似尚可行，遂從之。先遣軍編成，即令譚張取道東江，到樟木頭乘火車，可減少七日路程；不料該部由永定入粵境，粵當局竟暗使地方團體反對過境；同時，一面派兵監視行動。……得此不良消息，痛心極矣。不得已經從返粵，就商於陳濟棠，結果，准我軍迂迴經老隆，出源潭，乘車北上，集中湖南郴州。那時，粵當局一面贊成抗日，並答應派兵歸余指揮，一面又暗中監視與擋駕，此種兩面策畧，虎頭蛇尾行為，實令人憤慨。……前鋒抵耒陽，熱河及各口相繼失陷，塘沽協定已簽訂，中央即令我軍回閩，我軍請纓無路，忍痛回師，再作抗日救國之圖。……』」

「回閩後，時已夏天，抵部不及一天，蔣主席電催余返福州，面商要事。到後，孫秘書長希文與蔣主席交封電稿給我看，如同意請簽字，該電內容，因對塘沽協定不滿，言詞激烈。」

「繼又接陳真如先生由巴黎來電云：『日間歸國』。我等即去電贊成，他是我等十年來直接上官，公誼私情，皆應到港接船，以示敬意。」（作者按：據蔡的隨從秘書對我說，當時蔡甚不贊成陳回國，曾去電擋駕，說沒有錢用可以湮去云云。）

「陳先生抵港不及數天，便對余說，日內同往福建，與各同袍一話闊別。……」

「他抵閩先往福州，余則返漳州總部，正在剿匪軍事緊張之際，蔣主席來電催余往福州，余為避開一切麻煩，專心治理軍事，覆電請以密碼指示。他仍催余，不得不去。」

「抵福州，在粵方代表與蔣主席商軍事合作問題，邀余會商，粵方已擬有草稿帶來，內容以團結粵桂閩三省軍事力量，抗日救亡為名義，既不擁護中央，亦不反對中央，實行軍事互助，三省中任何一省被敵侵犯時，其他兩省應以全力援助，師長以上均署名。余當時覺南京當局歧視本軍，實因淞滬抗戰，甚得人民擁護，後更令當局嫉妒，所謂：『懷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當時西南方面，與中央貌合神離，所以，提出與我們合作；但是否出於誠意？尚難臆斷。左右思維，五中無主。適鄧瑞兄來閩，余即與其密商。余說：『現在我處境甚苦，擬辭職，上峯必不許，意擬掛印逃官，君以為如何？』他說：『此舉我亦贊成，但你的部下師長或參謀長，能否選擇一位代你負責任，乃是大問

題。」後我會與各師長談及，某師長答曰：「若你離開本軍，相信不出一個月，就會搞出亂子。」又說：「你走了不出十天，我也走。」余也感到四個師長之中，論資格及成功，都互相伯仲，實難選出一個全軍指揮官，此事使我生無限苦惱。」（作者按：何不交給戴戟，或交還蔣主席呢？虛偽。）

「眞公到閩後，活動異常，今日在某團體演講，明日又到某師訓話，對政工人員更格外留神，大有不抗日，不談革命，則民族不能救，自身不能保的神氣。余見情形如此，亦以我十九路軍乃民族之軍隊，不是私人的軍隊，坦白向蔣主席請示，他說：「我們現在祇有維持現狀，時間未到，尚須忍耐。」蔣既有主意，余亦領會。……」

「時當炎夏，……共黨大部竄閩北，已陷將樂歸化等屬，乃令六十一師主力經大田沙縣集中；余親率譚師經水口，解延平之圍。共黨向閩北退竄，余坐鎮延平；……譚師集中延平，余即回福州。粵當局派何某來遊說：「西南決雙十節成立軍政府，請福建方面合作，並請蔣主席回粵密商。」余問何某說：「粵方是否出於誠意？財政有無充份準備？」他答說：「某方面說政府各項不成問題，請你們放心合作。」何某在此活動兩天，多與蔣主席商談，我因懷疑粵方非誠意，故少與接談，何某歸去，蔣主席因其公子婚事，亦乘便回粵與其週旋。」

「眞公在閩，僕僕途中，來往閩南，閩西，閩北之間，指揮各種政治措施，及發表抗日救國之演說以喚起民眾；及與共黨拉攏。他對余說，共黨如何誠意，將來如何又與我軍合作。余不客氣的對他

說：「你同共黨接洽，已有數月之久，如果他有心合作，何以他又犯我連城閩北等處？如此情形，還有合作可能嗎？」他又說：「此乃共黨實力派的錯誤，而且我們還未有和他們合作成功，當然不會停止敵對行動的。」……」

「蔣主席由粵返閩，余即到他公館會面，問他到粵後有無商得要領？他笑笑的說：「你猜如何？請你先說；我然後道實。」余說：「必無結果。」他說：「你確聰明，粵省此舉，乃係一種敷衍，幸勿信之；眞公另行一種做法，此時尙嫌太早，我意暫觀時勢，凡事先有把握而後動較有利。」他此種態度，確有理智，余即安心返漳州巡視。不及十天，蔣陳又來急電，着往福州。余趕到福州蔣公館，蔣主席對我說：「賢初，我們時機到了，我們要實行抗日，非革命不可，南京政府既不能領導抗日，中華解放無期，中國民族必淪爲日本的殖民地，萬劫不復！我今已答應眞公了。」余說：「眞公如何做？關於財政，軍事，有何把握？」此時眞公又到，他們合口同聲的說：「孫中山先生革命，手無寸鐵，尙能成功，且革命不能計成敗。」余說：「成功失敗，本不足計；但如何做起？此乃大問題。」他說：「現在決與各黨各派，組織聯合政府，李任公，徐謙也贊同。」余當時即答：「若確要如此幹，當與各將領說明白，並徵求其意見，以得集思廣益，堅定自己意志，齊一自己步驟。」乃返漳州，經長時間考慮後，即召集各師長以上討論；……將在福州蔣兩公所談之事，密告各將領並徵求其意見。他們均無政治頭腦，心裏縱有不滿，不敢吐露半點，也是一樣說法。眞公會對我說：「我

到龍岩與張師長炎區師長壽年談及，他們極有革命性，且絕對服從；惟六十，六十一，及補充師各將領，頭腦比較殘舊，也可改造。」余當時自知尚未充份準備，殊為難做；然大勢已定，中央亦已發覺，各省人士紛紛集中福州，革命精神已達最高潮。遂於十一月中旬，由李濟琛，陳友仁，徐謙，戴戟，黃琪翔，李章達，薩鎮冰，何公敢諸先生，及黨各派要人，到福州齊集，並於最短時間，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於福州，決定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民主政府，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等要案，通過人民權利政綱十八條。」

福州人民政府通過的「人民權利政綱」如下：

「第一條：中國為中華全國生產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國；中國最高權力屬於全國生產的農工及共同支持社會結構的商學兵代表大會。

「第二條：中國國家之獨立，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則。

「第三條：全國人民不論種族性別及職業，除有背叛民族，剝削農工者外，有絕對之自由平等。

「第四條：實現農工生產人民之徹底解放。

「第五條：否認一切帝國主義者強制訂立之不平等待約，首先實現關稅自由。

「第六條：實行計口授田，以達到農業國營共營之目的；一切森林、礦產、河道、荒田，概歸國

有。

「第七條：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凡有關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業，概歸國營。

「第八條：人民有勞動之權利義務；肅清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等的寄生份子，及地痞流氓等游民份子；肉體及精神勞工，均受最大之保護。

「第九條：人民有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

「第十條：公民有武裝保護國家之權利義務。

「第十一條：否認南京政府。

「第十二條：號召全國反蔣、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勢力，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以打倒南京爲中國中心之國民黨系統。

「第十三條：於最短期間內，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

「第十四條：求中華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獨立之自由國家。

「第十五條：消滅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產人民之政權。

「第十六條：實現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權利。

「第十七條：保障一切生產人民之絕對自由平等權。

「第十八條：剷除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剷除封建制度，發展國民經濟，解放農工勞苦羣眾。」

「更定上紅下藍，中嵌五角黃星之國旗，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濟琛、陳銘樞、



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薩鎮冰、徐謙、李章達、何公敢、陳友仁爲國府委員；並以李濟琛爲主席；下設政治、軍事、財政、文化、外交，五個委員會，分掌各項事宜。更定年號爲「中華共和國」；首都設於福州。繼續發表對外宣言。並以陳銘樞兼文化，陳友仁兼外交，蔣光鼐兼財政，徐謙兼司法及政治。並設軍委會，兼人民革命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作者按：軍委會何人兼任，未見敘明，我記得似爲黃琪翔。）

從蔡的自傳所記觀之，閩變之醞釀，係開始於民國二十二年夏天陳銘樞赴閩之時；而決定於十一月中旬；主動在於陳氏，贊成在蔣氏，而蔡氏則完全處於被動地位。

政治制度，中央的組織，已如上所述予以變動外，中央以下的，就把福建分爲四個省，而以薩鎮冰爲閩北省長，省會在建甌；戴戟爲閩南省長，省會在晉江；何公敢爲閩東省長，省會在霞浦；何人爲閩西省長？省會是否在漳州？我已忘記了。

至於各黨派齊集福州的，計有李濟琛，幹部：文騰彭澤湘，武騰張文。屬於第三黨的：首領黃琪翔，幹部李章達，羣伯均，梅龔彬等。屬於陳真如的生產黨的，幹部：主要爲神州國光社一班份子——黃禮錫，胡秋原、畢某、麥某等。而共產黨方面的：當時有一位怪客，僞名陳先生和無數僞名的黑人物等。此外，尚有青年黨，首領曾琦，也率領了一批幹部如謝澄平、姜繼光、林可機等。但這批人並不佔重要地位，只有何公敢，因是福州人，才把他推選爲中央委員兼閩東省省長罷了。

聽說，當時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李、白，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和四川，湖南兩省的當局，都有聯絡，各派代表到了福州，準備響應起義的；後來因為突然取消「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改換國旗，違反了他們的立場而退縮不前了。本來，人民政府主席是推舉胡漢民的，胡在香港已準備來福州，也因為改國號，國旗，和李、陳、蔣、蔡等通電退出國民黨，而也取消參加了。於是，才推舉李濟琛為中央主席云。

說到取消國號及國旗，當初與各省聯絡，並無提及的，不過革命發動後，共產黨及左翼黨派們，堅持要改，始臨時更改，所以，才把各省的合作破壞而成爲孤軍奮鬥了。至於脫黨，也是兒戲的，這就是開人民代表大會時，第三黨登台講話，叫了二句口號：（一）鄧演達精神不死；（二）第三黨萬歲！同時，在會場散發小傳單，都是宣傳該黨政策的。但是，原來，各黨各派來參加革命，是以「革命大同盟」的組織來參加，規定了各黨各派，不能單獨活動的。這時候，第三黨單獨活動，犯了「革命大同盟」的規約，老蔡就大肆咆哮，即刻叫黃琪翔，李章達等，到三橋俱樂部提出質問，並要他們取消第三黨。黃等當時不能答覆，請求給三天時間，開幹部會議決定再答覆。結果，黃等不承認有第三黨組織，只答應他的革命行動委員會可以登報停止活動，但要求國民黨份子，也要脫黨才成。於是，爲了革命團結起見，李、陳、蔣、蔡等，也就答應即刻通電退出國民黨。不料這麼一來，不僅各省的國民黨勢力離開了，就是十九路軍內部的國民黨員，也不能不動搖了。

十一月下旬的某天上午九時，黑雲瀰漫，太陽無光，秋風瑟肅，落葉盈階，路上行人驚魂不定，場中羣眾，情緒緊張，整個福州城，籠罩着陰森沉悶的空氣；而霹靂一聲，十九路軍叛變從此爆發，「曇花一現」的悲劇，於以揭幕！

十幾個首要人物，齊集於台上；而所謂各省的人民代表，文化界代表，農民代表，工人代表，新聞記者代表，婦女代表，士兵代表，學生代表，自由職業代表……和許多看熱鬧的民眾，數約萬人，都麇集於台下。我當時被臨時指定爲唱禮者，着我依着已定的大會次序，一聲一聲的叫喊。這似乎事先已有計劃的要把我來染些羊羶。

主席李濟宣佈開會理由畢，台下有人提議，取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經全體舉手吶喊的形式贊成，就照通過，把舊旗扯下，而由黃琪翔衣袋中取出一面早已準備的上藍，下紅，中鑲五角黃星的新國旗，並由翁照垣協助拉開，又經羣眾熱烈拍掌，就把它升起了。跟着由陳銘樞宣讀「革命宣言」，嗣由各黨各派代表演說；跟着又是人民各界代表上台講演；旋由幾隻新由法國購來而無武裝的飛機，在會場上空盤旋低飛幾次；最後就叫口號，散會。

這作風，完全是師承共產黨的衣鉢而表演的滑稽戲！

在發動前，第一個受挫折的，是建設廳長孫希文，他在拂曉時就已被扣留了，說他是中央的人，恐會破壞革命。然而，實際上，在替中央做諜報而把十九路軍叛變情報報告中央，及替中央策反的，

不是別人，而是總司令部參謀處長范漢傑，及其助手中校參謀黎庶望，並無人發覺。

老蔡平日，封建思想最濃厚，他以為天下人只有他的同鄉最靠得住，所以，五個軍長當中，就有三個是他的同鄉——沈×漢、區壽年，及譚啓秀；總司令部的處長以下官佐，更不勝枚舉；師長、團、營、連長等，也佔了不少。而對於他同鄉以外的粵人，尤其是外省人，那可說個個都認為是鬼，敬而遠之，疏而避之；殊不知今日之所以拆他的台，搗他的蛋者並不是羅定以外的粵人，或外省人，而黎庶望就是一位同鄉！這怪不怪呢！

軍隊實力並無大擴張，而名義階級則已擴大而提高了。茲概述如次：十九路軍原只有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個師；每師轄兩旅，每旅轄三團；此外，還有特務團、教導團、獨立團等，共為二十四個團。調閩後，增加一補充師，編入四十九師，共為五個師，約三十二個團。革命發動後，就改編為五個軍，每軍轄兩個師，共十個師，每師轄三個團，共為三十個團；此外尚有一特務團，一獨立團；換言之，即是取銷旅之一級，而把旅改稱師，師改稱軍。改編後之番號及指揮官如下：

第一軍軍長沈×漢，副李盛宗（原六十師正副師長）轄第一師師長劉占雄，第二師師長鄧志才；（均原旅長）分別轄第一團團長黃茂權，第二團團長劉漢忠，第三團團長梁佐勳，第四團團長華兆東，第五團團長湯毅生，第六團團長譚忠。

第二軍軍長毛維壽，副張勳；（原旅長）轄第三師師長龐成（原副旅長）、第四師師長梁世驥；

(原教導團長)分別轄第七團團長石抱奇，第八團團長廖起榮，第九團團長黃鎮，第十團團長丘昌朝，第十一團團長鄭爲楫，第十二團團長吳康楠。

第三軍軍長區壽年，副黃固；(原旅長)轄第五師師長雲應霖，第六師師長張君嵩；(原旅長)分轄第十三團團長丁榮光，第十四團團長雲昌才，第十五團團長黃瑞能，第十六團團長鄒融，第十七團團長鍾經瑞，第十八團團長賴芬榮。

第四軍軍長張炎，(原四十九師師長)副缺；轄第七師師長阮寶雄，(新編)第八師師長謝璋生；(原團長)分轄第十九團團長謝鼎新，第二十團團長楊鼎昌，第二十一團團長周士第，第二十二團團長譚光球，第二十三團團長鄭星槎，第二十四團團長梁美南。

第五軍軍長譚啓秀，(原補充師師長)副缺；轄第九師師長趙一肩，(原總部參謀處長)第十師師長司徒非；(原補充旅長)分別轄第廿五團團長廖木雲，第廿六團團長曾滌平，第廿七團團長蕭組，第廿八團團長蔣靜菴，第廿九團團長孫蘭泉，第三十團團長楊富強。

此外，尚有特務團團長李金波，獨立團團長馬鴻興，直轄總司令部。

另又委前福建省會公安局局長丘兆琛爲閩東警備司令；翁照垣爲泉州民軍司令。

於至總司令部的組織如下：總司令蔡廷鍇，參謀長鄧世增，政治部主任徐名鴻(共黨)，參謀處處長范漢傑，經理處處長葉少泉，軍法處處長陳權，副官處處長謝東山，交通處處長唐德煌。

部隊如此改編，實等於掩耳盜鈴；而陳銘樞之鼓動革命，其工夫只做到師長一級爲止；團長以下官兵，都在莫明其妙中；老蔡之徵詢幹部的意見，也只幾位軍長而已；師長以下，爲防洩漏機密，也諱而不言。革命之竿旣揭，南京的軍事壓力跟着泛起了，這個呱呱墮地的混血兒，只得一個多月的生命就告夭折了。

汪蔡的自傳中，對於當時慘敗的情況，寫得非常悲慘，茲摘錄如下：

他說：「編配完畢，候軍事之發展，惟廣東、廣西、湖南、山東當局，雖有代表接洽，但態度曖昧。共黨方面，雖說合作，其實亦未見真誠。據報南京方面已派兵三十個師，經閩北赤區直入，不久必與我軍廝殺，希望共軍援助，恐亦等於幻想；這話余當時也對眞公說過，果然不出余之所料，南京軍始到浙贛邊境，共軍即撤退，讓其長驅直入。那時余名爲高級指揮官，仍以虛心待人；關於戰畧戰術，人各其說，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初本擬以主力集中閩北，後有人謂要保護政治重心的福州；余明知福州四面皆水，我方缺乏海軍，易攻難守；但眾意要調主力返福州，我亦無可如何，只留譚啓秀軍一小部守延平、水口、古田各處，而主力調抵福州。可是，戰畧又變更了，令我帶主力向延平攻擊前進。軍抵白沙，師長司徒非在延平作戰不力而降（因他走汪精衛路線）；古田趙一肩師被圍，激戰三晝夜亦被騙而降；譚啓秀在水口督戰，兵力單薄，援軍未到，已被擊破，譚即突圍而走。右翼第二軍毛維壽態度不明；其他各軍，亦無決戰之心。頹勢如此，難以作戰，即向李、陳、蔣建議，不如退

守閩南，徐圖後計；他們亦以爲然，即開始撤兵。各黨派一聞退兵，即行星散。我回福州坐鎮，即令區壽年部先在峽兜渡河，開莆田掩護退卻。在福州所存有的軍米數百擔則交地方公正耆紳及薩鎮冰先生賑濟災民。」（作者按：當時存米九千包，交由公安局着商會承買，時價每包九元五角，但因時局緊迫，議定每包五元，點由該會承受，共價款四萬五千元，交由總司令部經理處點收，並不是無代價的贈送。）

「各部已安全退卻，余即乘車往莆田。……」（作者按：當時部隊龐集峽兜，候船渡河，但爲中央空軍轟炸竟日，情形頗慘；我看情形如此，部隊有可能退回福州城，或搶掠，或放火，糜爛地方；遂派黃副官携函往謁薩鎮冰將軍，請他聯合各士紳致電國府林主席及海軍陳總司令等，請求制止轟炸，俾部隊得以從容渡河；否則，恐部隊蹂躪福州城，禍患必慘。他們果然同意，即刻去電，於是，第二日空軍停止轟炸，部隊才能向閩南撤退。）

「余抵莆田，區軍已開仙遊，與南京軍接觸了；即令其努力掩護後，擬在仙遊決戰；但沈軍鄧旅畏戰不前，毛軍更甚，故令毛軍先集中泉州掩護，沈軍繼毛軍後行動；區軍全部及後續張炎軍統歸區壽年指揮。後路雖被切斷，但敵人不堪一擊，我軍全返泉州，余先行抵泉州時，即與毛維壽商今後大計，余知毛已有異志；當時余着其派兵在洛陽橋等處佈防，他亦態度曖昧。後余見機行事，向他說：「我們做事爲團體，爲革命，雖敗無憾，請你安心，十九路軍除譚啓秀新成立之部隊不能存在外，其

餘四軍之眾，均無損失，余全交於你，你可明日通電投降，我今晚乘機飛漳州，率殘部退守龍岩，再作良圖」。他見余如此表示，即眉飛色舞，洋洋得意。翁照垣、趙錦雯等亦無表示。時將黃昏，余即單人乘一練習機返漳州。即請軍官補習所主任余華沐來面商，決於明晨將學員及周士第團退龍岩。是晚，終夜不寐，次早又飛龍岩，傅柏翠等亦到；在龍兩日，無甚消息，只聞毛維壽已接受南京命令投降，改編為第七路軍，毛為總指揮，張炎副之，張不就，沈、區均為毛排除；翁照垣與宋希濂等接洽，擬乘機掌握十九路，又成妄想。」（作者按：翁絕無此企圖，所記與事實不符。）

「在龍岩零星武裝部隊，仍有三四千之多，急待善後安置；在未想妥辦法之前，仍集合講話，我軍雖敗，我志未餒，興高彩烈，犒賞各官兵，經過長期的苦鬪，無畏懼與灰心。」

「余率殘部進駐大小池，粵當局擬收編我殘部，即由鄧參謀長世增與其接洽。結果來電謂：「日間由鄧與黃副處長和春同來，一切事宜到時面談。」同時，共黨亦派代表與我磋商，欲吸收我殘部，我以他不守信義，嚴詞拒絕。」

「鄧黃到了，陳濟棠令黃任實收編，任黃和春為旅長，各事辦理完竣，黃旅調永定；我與鄧到永定，與黃任實見面，住一天，由大埔、汕頭，逗留多日，……遂返香港。我從軍二十四年，從此暫釋仔肩，而在淞滬抗日，聞名海外的十九路軍，亦宣告解體矣！」

經過如此，令我讀之，也不能不為之傷心悲感，痛哭流涕者至再至三！其實，這種結果，早在人



們的意料之中，何其醞釀之初，不細心考慮，謹慎從事呢？到了盲從發動起來了，又何其自私自利，而不以最大之犧牲，置之死地以求生？前方稍受頓挫，就建議退守閩南，企圖獨自率部向廣東靠攏？迨到了莆田，發覺毛維壽不穩，又何其膽小如鼠，貪生怕死，捨棄部屬，逃走閩西，不敢以斷然手段，將毛嚴勵處置，以震其平日剛強叱咤之氣概？到了龍岩，知脫離了虎口，始與高彩烈，集合殘餘，犒賞官兵，大放厥詞：「我軍雖敗，我志未餒，無畏懼與灰心」呢？既知共黨不守信義，何不力拒於前，到了失敗，始而嚴詞拒絕？唉！這些小丈夫，可憐蟲，實在太可憐了！（按：參謀長鄧世增在福州撤退時，就奉蔡的密令，由海道回粵，去和陳濟棠接洽十九路軍歸粵收編；當時，鄧適與我同船經台灣回粵的，並不是跟他到龍岩才去粵接洽。）

革命發動後，第一道命令就是把福建的民團撤銷。據內幕的人說，他們認為民團這東西，是地方土豪劣紳的武力，對於革命是有害而無益的，所以，就把它撤銷了。但這個行動，事先並沒有和我商談，撤銷之後應如何善後？也沒有明確的指示，命令一下，就以不了了之，這是一件使我難堪的事情！然而，狂風暴雨般的革命浪潮，洶湧滾來了，任你如何難堪，又有何辦法抵抗呢？不過，我想這又是中了共黨的鬼計，而自己削去自己的手足罷了。因為共黨不怕有形的武裝軍隊，而最怕的是有組織，有訓練的地方民眾；在平日就散佈了許多謠言，說民團如何不好，如何有害，如何增加人民負擔來破壞它；何況今日是一個左翼的革命行動，那裏肯放鬆機會，不借十九路軍的刀，削掉十九路軍的

手足？加以，碰到這幾位受過左傾理論所陶醉或炫惑的首領，不加考察，就以爲民團真是保障地方土豪劣紳的反動勢力！其實，今日的民團和昔日的是完全兩樣，除了剿共抗日之外，不僅不是土豪劣紳的勢力，而且相反的，是打倒土豪劣紳的革命力量呢！可是，事前諱莫如深，在不動聲色中，突如其來，使我措手不及，毫無申辯力爭之餘地；倘事前先與我商量，則我還可憑三寸不爛之舌，向其說明本質，申明利害，或可暫爲保留，對以後的軍事行動上，得到許多助力也不一定。

民團撤銷以後，地方武力完全瓦解，果不出所料，作起戰來，找一個嚮導，偵探，送信人，也就不可得；傷兵遍地，僱一擔架民伕也不可能；後方運彈藥，糧食及行李的民伕，也請不到；至於警戒山頭口路，掩護翼側作戰，那更不用說了。如此，不是自己削掉手足嗎？不是中了共黨的鬼計而陷於孤立無援嗎？軍隊如沒有民眾幫忙，試問能打勝仗嗎？此之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團務處結束之同時，就調我去任「福建省會公安局局長」。這也是事先沒有徵得我的同意，而突以命令發表的。但在革命的狂潮之下，不同意也得幹，所以，我想來想去，無法抉擇；而加以翁先生從旁勸駕，我也只有接受了。

本來，公安局局長，當省府改組時，就由丘兆琛宗兄擔任的，他任職之後，出了幾次亂子：(1)恢復妓館，這是最不名譽的事。(2)在公安局內親自槍決了一位請願的小學教員，鬧得滿城風雨，幾乎要負刑事法律的責任，好在蔣主席愛護部屬，把這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電報中央，說是奉命執行，才

把案銷了。雖然如此，可是丘的聲名蓋已狼藉不堪了。(3)就是革命發動後，改換國旗，他妙想天開，由公安局製了幾萬面新國旗，向商民強迫推銷，每面收款五元，弄得商民怨聲載道，說他利用革命機會，發革命財。因此，革命政府才把他調任閩東警備司令，而以我接他的遺缺。不然，則兩丘都是軍中的高級幹部，又何必多此一舉？可是，在我私人來說，我是很不利的，因為我要去接挑這些爛賬，很容易給福建人民誤會為「狐貉一丘」呢！

大約是十二月一日罷？我宣誓就職，人民政府派黃琪翔監督。接事後，對於人事上，並無多大更動，保安大隊長曾某，及各中隊長，都如常留用；只有前任帶走的缺，我才從團務處及團訓所方面遣散的幾個幹部調來補缺；如主任秘書則以李蔚補缺，行政科長以張某，司法官以劉一平，總務科長以劉純山任之；各分局長只有一個，由團訓所中隊長柯益華任之，其餘均照舊。偵緝隊，前任只用一個派系的人，但我以「利用矛盾統一矛盾」的原則，就用了兩個對立派系的人物，而編為兩隊，使得他們在工作上可以互相監督而有所競賽。

安排妥當之後，除奉行命令，查緝盜匪，維持治安外，做了幾件革命工作。

(1)禁止花會——福州的花會，是一種賭博，每日開票一次，中者賠償甚厚，故一般無知婦孺趨之若鶩，弄得當衣物，賣產業，傾家蕩產者有之；男變盜，女變娼者有之；甚而求神拜佛，如癡如醉，如癩如狂者有之。然而，為害至此政府視如無睹，聽如不聞，不加禁絕。因這些開票機關，都是地方

豪劣集股組織的公司，有財有勢，神通廣大，上自省府大員，科秘，下至公安人員及偵緝，地方駐軍，都已個個打通，坐地分紅，從中包庇，縱有良好官吏，有志緝拿，也只以罰款放人了事。然而，他們有的是錢，有錢能使鬼推車，所以，明目張膽，肆所欲為，永無禁絕之日。我登台之後，對於此案，決心取締，一以示我與前丘之不同，一以示革命政府之新作風。可是，這打虎工作，是相當棘手的，命令尚未出門，而他們已消聲匿跡，鴻飛冥冥，無從弋獲了；或偶而緝獲，則政治和金錢的種種壓力，紛至疊來，使你無從下手。因此，在緝拿方面，命令是我自己動手而不假手於科秘，神不知，鬼不覺；在執行方面，利用兩個地位對立，利害衝突的偵緝隊，限他們在三天內緝獲歸案究辦；而兩隊下以各別命令，互不相知，並定獎賞及懲罰的原則，誰隊能緝獲，則有功而膺重賞；誰隊敷衍或賣放，則當嚴勵處罰。如此，果在離城十餘里之某鄉中緝獲了；雖然不是主要的後台老闆，也是主事的重要人物！晚上緝獲，拂曉前解到，我即刻交司法官審訊，而我在旁聽審，並驗明證件，錄取認罪口供之後，即一面以電話請示蔡老總，一面就提出正法。「迅雷不及掩耳」，使他們無法說話，就這樣把花會禁止了。

(二)緝拿鴉片——一日，閩江水上公安分局緝獲兩箱烟土，該分局長以電話報告，並說：「該貨係某師的，可否放行？」我說：「不行，務必解局辦理。」該分局長為何不即解局而請示放行？這顯然是前任有坐地分肥的成例，故他才如此說！既不答應，他當然非解局不可。貨剛解到，即有某副官携

某師長函，向我交涉，要取回原貨；我說不行，革命時代，我無權私放，請貴師長原諒。誰知該副官走後未久，總部參謀處長范漢傑來電話，叫我放行；我反問他說：「該貨不是你的？」他說：「不是，是某師的。」我說：「那麼，既是部隊的私貨，而由你叫我放行，手續似不合，最好請總司令給我放行命令，那我就照辦；否則，不便私放，要呈解人民政府核辦。」他即答應給我命令；一小時後，總司令的條諭來了，我才放行。照此情形看，運鴉片入口，當然是總司令部和部隊勾結做的。我當時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要和前項禁賭那麼樣辦理，斷然處置，那是不可的；同時，要禁絕，也不能扣留兩件東西就可以，而必須政府有整個禁令，那才有所依據而執行；所以，我也不能不照辦了。隔了幾天，他們來和我疏通，說：「每月願報效二千元」，叫我不干涉。但這厚禮，在別人或許會接受，可是，我對於這非份之財，斷不能接受。於是，我答應他們說：「錢是不能接受，如發現私貨，在我的職權以外的，我可干涉，如在我的職權以內的，就照原案辦理。」但以後，並沒有再發現了。處在這種假革命的團體當中，那又有什麼辦法做好？

說到烟土問題，還有一段故事：當軍隊調閩之初，中央對於軍餉未曾發足，使到部隊經濟非常困難。有一次，財政廳長范其務從南京歸來，奉財政部命令向蔡氏說：「福建全省的特貨運銷，由中央統籌辦理，每月補助軍費五十萬元，如何？」可是，他這時候，就以革命的部隊不做烟土生意，而要禁絕的，部隊寧可挨餓，烟土萬不可運銷，就拒絕了。殊不知事隔未久，報紙發表新聞，說海軍在馬

尾港緝獲鴉片船，船上有軍隊開槍拒捕云云。這事街頭巷尾，茶餘酒後，傳說紛紛，鬧得滿城風雨。後來，聽說，這是老總的同鄉某師長向他建議，私自從澳門運烟土入閩贖推銷，每次生意可報效他個人十萬元云云。這次緝獲的貨，就是他們所經營的一部份。一位青年寡婦，自己沒有把握就不應唱高調守節，既已標榜守節，就要守到底，爲何又不能守下去，中途變節，和人偷歡，弄得身敗名裂？鴉片由中央統籌運銷，責任由中央負，而每月可坐得軍費五十萬元，何樂而不爲？而必要唱高調，標榜禁烟？既要禁烟，就要徹底禁下去，又爲何聽一二宵小誘說，就爲私利所惑，弄至利令智昏，聲名狼藉？這是我所最不解的。

（三）減免手車稅——福州的交通工具，除巴士外，就是人力車，在我住福州一年多中，對於人力車頗不滿；車既陳舊破爛，醜態不堪，而車伕的衣服襤褸，餽形菜色，狀極可憐。可是，事不在我的職權範圍，不滿固然無用，要改善，也感有心無力。到了我任公安局長，這事恰落在我手裏了，我當然要調查，設法改善。結果，是數量過多，生意稀淡；同時，負稅太重，入不敷出。在這情形之下，我就想把車輛整頓。其破爛不堪的淘汰，把數量減少，以免粥少僧多；同時，把車輛每月捐稅取消，每年只納車牌稅。但月稅，如果是單獨屬於公安局的收入，那就容易辦；可是，這稅的一半，係要繳公路局的；於是，我就和公路局局長林植夫商量，請他同意放棄，以示革命政府取消苛捐雜稅，體卹窮苦民衆的德意；無如他不同意。他說：「這是公路局的養路費，不能取消。」我說：「福州的馬路，

凸凹不平，破爛不堪，如天下雨，到處積水如潭，泥濘如淖，何嘗有修補過？」他無話可說，只頑固的不同意。我看情形，勉強說也沒用；我就說：「那麼，好罷，你的一半照收，公安局的一半，我就給免罷！」他說：「那是你的事，我不干涉。」其實，以公安局來說，經費按月由省府發給，而這幾百元的直接收入，完全是給局長歸入私囊的，那裏是用於民眾身上？但結果，不僅把稅全數取消不成，就是把數量減少，他也不同意，這是我所遺憾的事。不過，在我的部份豁免之後，我就着車伕們，務必把車輛修理完好，洗抹乾淨，並須做一件藍色背心，把車的號碼用白色書上，以便識別。這樣就更爲齊整了。從此，我就體念到，在政治上要做一件事是不容易的了。

④取銷呈文印花——當我接長公安局伊始，每日接到匿名信頗多，都是控告和申寬的內容。同時，在福州報上，也常可看到社會新聞中，有許多地方的土豪惡霸，地痞流氓，欺負弱小民眾，和貧苦婦孺的事件。我就知道這社會裏有許多黑暗面。但是，匿名信的控告，是不能作爲處理根據的！於是，我就調查他們爲何不正式具文向本局申訴，而用不負責任的匿名信？後來，據報告，和士紳的陳述；原來，民眾是怕官的，同時，生活貧苦，多數不識字，要具呈控訴，必須請司爺代寫呈文，至少花筆資一元八角；呈文紙是規定格式的，要花二角銀去買；要貼印花四角，向機關的收發室購買；送呈文時，要停止工作半日或一天；到了傳達室，傳達看到貧苦民眾，衣服不整，形狀不像，不一定會幫他轉，除非送利市，四角或一塊不等。這樣一來，呈一件文件，至少要花幾塊錢，似此情形，誰願意

控告？縱然受了冤抑，也如俗語所說：「打崩牙齒和血吞」，忍之作罷；其中有些透不過氣的，就只好用匿名信，有效無效也就不計了。我聽到這報告，就認為這社會太黑暗了；這悶氣如不利導疏通，將來可能醞釀為革命行動！於是，我就調查本局的呈文印花收入若干？據說每月不過二十元。那麼，這二十元，有之何益，無之何礙於事？我就決心把它取銷了。並出一佈告，大意如次：「(一)人民如有受到冤抑的，應用正式呈文向本局投訴，切勿用匿名信；(二)投訴呈文不拘格式及呈文紙，隨便信紙，紙條都可；(三)呈文不必請司爺代寫，如能自寫固佳，不能寫的則親到本局面告亦可；(四)本局取銷呈文印花，以後不必購貼；(五)呈文必須寫明真姓名及真住址；(六)控訴事由必須真實，不得挾私誣告，致招反坐。」此外，責令傳達室，收發室，及門衛，如有民眾前來投訴或呈文的，務必隨到隨辦，不得有需索或留難行為，如違重罰。經此改革之後，起初，有好幾宗舊案前來投訴；我就分別調查清楚，凡在我職權內的事，就把他處理了；其中如干涉到民刑法律的，即移交地方法庭辦理。以後，則逐漸的減少，而匿名信也沒有了。我調查這情形是何故？據報告說：「自改革以後，那些土豪惡霸，地痞流氓，都聞風斂跡，這些事情，當然會沒有了！」但社會上有些人在批評我，好管閑事，從前政府已有規定，只是為杜絕人民好訟以圖減少麻煩的。但我的看法不同，為杜絕人民好訟，以減少官廳麻煩，就把人民的冤抑積壓而不使其發洩，可能更會惹起許多麻煩，例如：殺人放火，洩憤報仇等事；甚至於激成民變，而成慘禍也有可能！同時我也體念到有許多人民的痛苦，是政府的措施不合所造成的！



(四)取締乞丐——在福州這城裏，有公園，有馬路，有新式洋房，看來似乎已經是時代化了；然而，最令人討厭，如果給外國人看來，是一件最侮辱我們大中華民族的是什麼？就是那些衣服骯髒，赤足露膀，故作着一副可憐相，和發出一些悲叫聲的殘廢的，貧苦的，盲目的乞丐！他們，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或在街道上，馬路旁，或坐着，或臥着，或跪着，甚至或滾着，哀叫悲鳴，故意表現可憐狀，令余看之傷心，聞之鼻酸。在一個時代化的城市，竟有這傷心慘目的景象，而竟無人理，政府的大官，社會的富豪，也視若無睹，聽若無聞。我到福州之後，看到這種情形，心裏非常難過，他們可憐猶其小事，民族的聲譽，實在玷辱太大了！過去無權干涉，固不待言；現在，有關交通及市客的事物，我是有責任整理的；那又何可不加注意？於是，令飭各分局，街上如有這些人物，務必把他們帶局登記，加以調查，如有親屬的，則責令其領回，負責供養，勿任出來叫乞；如親屬在家鄉的，則押回本鄉；如能做工的，則交習藝所收容。至於嫠寡孤獨無所依靠，且殘廢疾病而不能操作的，則勸令離境不准其再回來。命令發後，不出三天，全市都安靜了。結果，他們有親屬的佔大多數。原來他們認為這樣行爲，是一種謀生的職業，所以，養成一種惰性而羣相仿效，變成社會上的習慣了！

(六)取締癩瘋——除乞丐外，最令人討厭者莫如癩瘋！福州東門外，隨時隨地可以看到那些衣服腫脹，手足痠攣，皮肉糜爛，臭氣蒸騰者，三五成羣，幾步一堆，夏天坐樹下，吹風乘涼，冬天集牆邊，晒日取暖，使人過而掩鼻，望而卻步。這些可憐蟲，在當時既無特效藥可以醫治，又無癩瘋院可以

收容；而政府對於這些又無法取締，任令到處流浪傳染，妨礙衛生，難怪福州的痲瘋如是其多。當時，我就想了一計劃，擬於農曆除夕，花幾百元，請他們吃一餐好飯，然後押上船，運出海外，作人道消滅，以除大害。無如，人民政府的生命挨不到除夕，而我也就跟着走路了。天地生成要保留他們的苦命，在貽害地方，否則，福州人又要感謝我的革命作風呢！

(乙)收容傷兵——當戰事在古田進行中，有許多傷兵，向福州擁來了。大街小巷，滿佈傷兵，他們坐着，臥着，流浪着，悲鳴着，既無醫藥，又無茶飯；而總部正在忙於作戰，那得餘閒來照顧傷兵？我看到這些在淞滙英勇抗日的壯士們，弄得如此可憐，無人料理，心實不安；同時，又想到，長此下去，越來越多，無人打理，他們一定要出亂子，或搶掠，或放火，到那時福州的損失，恐怕難以估計，於是，我就打電話給商會，叫他們即刻動員福州的公私醫生，在南台找定兩三間廟宇，或祠堂，開設傷兵收容所；並籌些柴米，派人煮粥飯及茶水，以便他們集中，免致亂走出事。商會答應照辦；而我並派警察協助，維持秩序；同時，又叫人到各街道去貼路標，叫他們到收容所，有醫藥，有飯吃，有地方住。這麼一來，果然生效，由戰事開始到軍隊退出福州，全城都平靜無事了。

(丙)清發警餉——十二月警餉早已清發，一月份正是人心惶惶，情勢緊張時，省府即將全部經費發下。當時有人建議，餉可稍遲才發，意即謂如大局崩潰，即可不發而帶走。但我不以為然，走路是一回事，發餉是一回事，斷不能扣發警餉而走路。於是，即飭各分局即日清發。如此，我的部屬員警，

無一不歌功頌德，五體投地的敬服！同時，也發生很大效果。當軍隊撤退，中央軍進城，而我最後離城到南台躲避時，地方秩序絲毫不亂，而員警對於我的護衛無微不至。我想，如果鮑不發，幾萬元帶在身上，恐怕錢固帶不出，而人也必無地躲藏呢！

(九)指揮救火——接事未久，一晚，南台分局右側突然火警，除飭該分局全體員警出動，指揮灌救，並動員全城救火會馳往施救，同時，偵緝隊及督察等馳往現場維持秩序，我即前往監督；因福州房屋，均是木造，時值冬天，北風猛烈，火頭一發，蔓延極廣，火燄熊熊，形勢頗險；於是，我親自指揮員警，務必拆開火路，使火斷絕蔓延；因此，才把火勢控制，未久救熄，然房屋已被焚十餘間了。次日報紙發佈火災情形，說我親臨火場，指揮救火，為福州自有火警以來的第一人云，我閱之甚為慚愧，蓋不能「曲突徙薪」於前，而徒「焦頭爛額」於後，於事何補？

(十)處置軍糧——這是最後的一件事，經過情形，前節按語中已說過了，這裏不再述。

## 八、退出福州鐵軍收場

在事變短短的時間中，我也曾捱過一次驚險遭遇。一天上午十時，天空晴朗，氣候溫和，驅車到三橋俱樂部，擬靜靜的洗一次澡。不意到達時，蔡老總已在，就和他聊天。誰知正打開話盒，忽聽見飛機聲，自遠而近的响着，他說：「我們並無飛機起飛，何來機聲？」我說：「待我出去看看吧！」說着就起身出院子去瞭望，而他也跟着出來了，果見有飛機六架從北向南飛來，忽然已臨頭上，盤桓兩轉，即俯衝低飛，開始投彈，轟轟之聲，震陷天地，一時硝煙彌漫，泥土騰空，情況緊張，不亞於滬戰之時。我倆就站於附近竹林中，並沒有被發現，只見炸彈均落於飛機場；約五分鐘就飛去了。過後他叫我去飛機場看看，看炸成甚麼樣子？我邊囑坐上汽車，向機場疾馳而去。誰知，車剛入機場，忽又有飛機五架，從西北飛來，我知道情形不妙，一定是另一批中央機再來轟炸。於是，就落車抬頭瞭望，該批機果已臨頭上，環繞兩週，也開始俯衝投彈了！這時候，我無處可躲，只得奔向西邊小叢林，和司機一齊臥下，仰面望着他們飛舞衝炸。當時，我的情緒，雖然有點緊張，然而，內心仍鎮定，以爲：在淞滬作戰中，曾在閩北，吳淞，及嘉定等處，經過幾許敵機猛炸，砲轟，尚不至於死，難道在這無意義的內戰中而被炸死？那才是冤枉！所以，我十分有信心，相信一定不會的，所以，我也

就處之泰然了。後來，我到週圍去巡視，看到彈洞遍地，除練習機數架被焚燬外，尚有中央機關架也被炸燬。原來，革命發動之初，中央曾派飛機兩架來接蔣、蔡，倆回南京去表明心跡，他倆當然不敢去，同時並將該兩機扣留。此次空炸，或許是要燬滅該兩機，免為叛軍所利用也不可。觀察情形，前後兩次，共約投彈七十餘枚，除飛機場外，其他並無損失。我回到三橋，將情形報告後，繼續洗澡，一場虛驚，也就平安過去了。

當延平方面的前線，軍事開始接觸時，有人向蔡老總建議說：「此次中央集中三十個師的兵力來閩對付本軍；而本軍五軍，實際只有五師之眾，勢力相較，優劣懸殊，如果和他打硬仗，似難有把握。此刻南京，上海，杭州等處空虛，最好的行動，應採用游擊戰畧，留一部在閩游擊，作牽制戰；主力從閩東直趨浙西，進攻杭州，然後利用滬杭鐵路，或京杭公路，攻取上海南京，則革命聲勢浩大，各省必多而響應者，你以為何如？」這時候，他已知道形勢不對，腦裏在打算着把部隊撤退閩西，擬向粵陳靠攏中，所以，他對於這積極的行動，當然置之一笑而無意考慮了！

一天下午，在總部聽到前方戰事已在激烈進行中；又有情報說：「中央已派閩南某軍司令，要佔領廈門。」當時，我就對他說：「廈門是福建的經濟命脈所在，如果失去，則經濟來源就要被切斷，那不僅軍事上的後方交通感受威脅；那麼，至少也要派兵一團固守廈門，控制經濟基地才好！」他說：「兵力集中使用，尚嫌不足，還能顧到廈門嗎？」這位先生，一向都是剛愎自用，有勇無謀，而

且詭計多端，在淞滬抗日時如此，在福建革命時依然是如此。果然，到了大勢已去，部隊向莆田，泉州撤退，擬向閩西實行他的私人計劃時，廈門已非其所有，全軍也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以軍長毛維壽爲首，師團長以下的官兵，都大部份心懷異動，毫無鬪志了。於是，他隻身飛漳州龍岩去了。而這個烜烜赫赫的民族部隊——十九路軍，也就從此收場，而只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

嗚呼！痛哉！嗚呼！惜哉！

次年一月中旬前線部隊——第五軍譚啓秀所部的趙一肩師，在古田抵抗了三晝夜，卒以兵寡被圍，趙被俘，譚突圍；其餘沈軍，區軍，毛軍，張軍等部，則已奉命騰集峽兜，等候渡河，向閩南撤退。某日，大部已撤退了，約有一個軍尚未渡河；這時候，各黨各派前來參加革命的大小嘍囉，已於三日前聽到部隊要放棄福州，撤退閩南，也就紛紛落船逃散了。而蔡老總率總部人員於當日的下午三時，退出福州，向閩南逃走。我呢？身爲公安局局長，負責地方治安，當然不能夠貪生怕死，事先逃亡。所以，侯總部退出之後，大約是四時左右，我才和五弟島人，乘汽車赴峽兜，擬渡河赴泉州找翁照垣兄。誰知到了峽兜，老蔡已渡了河走了，部隊尚有許多未曾過去，而船隻只有三個民船及一隻拖輪，約計要到明日下午或許可以渡完；而要輪到我們來，恐怕是最後的一渡才成！此刻人心惶惶，所謂「後有追兵」，前有大河，誰個不爭先恐後？如要他們讓我的汽車及人先渡河，那是不可能的事，何況對於汽車上船，既無起重機，又無跳板，如何上得船？如把汽車放棄，隻身渡河，則以後的遙遠路程

，行李雖極簡單，每人只有一個小皮箠，也不能夠自己托着走，如要叫民伕，則此時鷄飛狗走，那裏還有民伕？并且從對河回來的人說：「通泉州的公路都被壞了，汽車不能走，沿途部隊，秩序大亂，四處鄉村，土匪亦極猖獗」。那麼，我以福州公安局局長的身分，離開了福州，即成無職之人，混在亂軍中瞎跑，究何所屬？又究何所事？雖然我是十九路軍的人，許多將領都認識，或許不至於爲難，但散兵游勇，民軍土匪，他們不認識我的，如此，豈不是很危險嗎？想到這裏，我就決心放棄渡河計劃，即刻馳回福州，再擬找船由海道退出較爲便捷。回到福州公安局，這時候，人心雖惶惶不安，而地方已由薩鎮冰將軍暫爲維持，故秩序尚好。我即把汽車交還局中，並以電話通知南台李分局長，託他派人採船，準備離開福州；誰知這時候，沒有輪船開行。於是，他就約我到他的分局去另商辦法，我倆即刻乘人力車馳往，他安慰我稍候，擬找幾個朋友去和日本總領事商量，借日本領事館暫避，然後候輪出海。當時，我曾想到，日本是我在淞滬抗戰時的敵人，今日求彼庇護，是否可靠？正在遲疑中，李分局長約了電燈廠劉廠長到來，並說：「如果是別人，也許很難說，但以丘局長的爲人，我可以說人人都愛護的，尤其是，日本總領事，平日對於你的做事精神都很讚佩，絕無危險，請放心！」我考慮當時的局勢，既無輪船即日開行，而局勢如此緊迫，不信他們，又有何較安全的辦法？同時，看他們對於我的一切，沿途保護，招待，及說話，處處都表現十分誠懇的態度；於是，我就放心照辦了。大約等了三小時，劉廠長回來說：「日本總領事守屋先生，已答應了，請即刻前往罷！」劉廠長

平日並非知交，而此次由李分局長介紹，始行認識，而且很熱誠的爲我奔走接洽，我十分感激。但自愧無物爲以報，心甚不安；旋又想到，此後搭船回香港，身上佩着一枝左輪手槍，諸多不便，不如將此槍贈送他，藉酬知遇之恩。於是，就把該手槍連子彈一齊奉送他，用作紀念；他接受時，十分欣躍，說了無數句多謝的話。

我和他們道別後，就到日本領事館。在該館院子裏，看見有日本步兵一營，及憲兵一隊；而總領事守屋先生親自在門前迎接，即夜就住於他的臥房中，而島人另住一室。

守屋總領事，對我十分親切，請我好好休息，只要不出去，一切無容掛心，一二日間有船開行，自當派兵護送落船云；而他的太太，也很親切的招呼，指示如何開燈製，拉窗簾，打叫人鈴，浴室，廁所等等在何處，說得清清楚楚，並升火給我們取暖。當晚，中央軍已進入福州，最初會聞幾响槍聲，隨後也就寂靜了。

在日領事館，忽看見參謀長鄧世增亦在，我很愕然說：「你也在這裏嗎？」他只帶着微笑對我點點頭，一言不說，就退入他的住室去了。我看他既不和我說話，我也不便煩擾他，一切都在無言中心照不宣罷了。

我們在日領館住了兩天兩晚，第二天晚上，守屋先生進來對我說：「明日有船開台灣，你們可搭這船先到台灣，然後轉赴香港如何？」我在日領館住着，雖然很安全，但一面對外消息隔絕，心中着



急；一面得到他的殷勤招待，內心不安，所以，聽到有船可搭，及早離開，當然是喜不自勝而表同意了。次早天氣迷濛，烟霧籠罩着整個福州城，早飯後，守屋先生就請我們下船，我們三個人一同坐一輛小汽車，六名憲兵乘坐另一輛吉普車，及載行李，護送我們出了日領事館到河邊碼頭，轉搭小汽船，向馬尾港進發。汽車及汽船，都插着日本旗，一路毫無阻礙，飛馳而去。正午，遂登上日本輪船，黃昏始啓行赴台灣。從這天退出福州以後，迄今就再沒有機會到福州去了。至於我的家眷？當我就任公安局長後，看見形勢不對，早就派員送回無錫母家去了。因此，這次減少了許多麻煩。

第二天下午船到台灣基隆港，台灣的日本總督府已派人在碼頭迎接；我們登了岸，即被接到台北總督府去安歇，當晚，他們設宴招待。這時候，一切推由鄧參謀長應酬，我倆只作爲隨員那般，跟着看看熱鬧，玩玩風景罷了。

在一場無意義的失敗之餘，正在心亂如麻當中，還有甚麼面子和榮耀去接受人家的盛大歡迎？尤其是彼此都作過戰的人，究竟是本着甚麼意義來值得這樣招待我們？所以，我當時的情緒，只有強爲歡笑而已。其實內心的痛苦，正如啞子吃黃蓮，苦也說不出了！

因候船關係，次早，他們派車送我們去北投遊玩山水，洗溫泉，散散悶，在山上一樣給我們很週到的招待。我倆雖然心情煩悶，無心遊玩，然而，處在這種環境之下，也不由得你矯情不去；同時，  
機會  
跟着老鄧去玩玩，也可免得他感到孤單無聊！所以，在山上玩了大半天，下午才回市

區。黃昏時，到台北街上去觀光，覺得台灣原爲我國的領土，自一八九五年割給日本後，迄今也不過數十年耳，而市上的一切房屋，商店，及街道名稱，通通都日本化了。這是日本人經營台灣數十年的進步。但台灣的人民，仍是中國人的生活，依然衣服襤褸，胼手胝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毫無快樂的表情，這就可以感到亡國的慘況。雖然一切建設已有了進步，而實際生活，卻得不到好處，反而陷於萬劫不復的地步了！

我們在台北住了兩晚，旋即乘原船開廈門，經汕頭，回去香港，時已到了農曆將近過年了。

## 九、事後檢討

回到香港，無官一身輕，這是我第二次離開部隊，過着平民的生活。這時候，父親和繼母等都在香港；回憶我從民國八年元月初五日離家之後，都在外間飄泊，過着孤單的生活；而這次始和父母在香港團聚。滿擬可以過着一個愉快的年，誰知不幸的事竟於此時發生！這就是五弟島人之死！本來，他經和我回到了香港，因看見報紙說：「中央已發表翁照垣爲十九路軍軍長，要他收拾殘部；但翁不就，且到處找他不着云。」我看到這消息，竊以爲：中央既有命令，鐵軍且已收場，正可以接受，在閩重整旗鼓，準備將來抗日！於是，我就想自己回廈門去勸他幹；而五弟認爲我太辛苦了，應該在港休息，他自告奮勇，願替我帶信去廈門或泉州找翁先生。我也覺得他的意見很對，因此，就寫了一封信，給他一些旅費，囑他即晚搭船往廈門；沒料到他這一去竟不復返了！當他出門後約一個星期，忽接他的好友江公懷從廈門來信，說島人腳生毒瘡，不治死於旅邸，已墜於鼓浪嶼云。消息傳來，晴天霹靂，使我如螞蟻處在熱鍋中，手足無措！唉！天呀！爲何使我一時糊塗至此？千辛萬苦才回到家中，爲何又讓他再回去？懊悔又懊悔，然已來不及了。我的創傷，至今想起猶有餘痛呢！

未幾，翁先生也回來，我把情形告訴他，他說：「中央確有此意，但這事萬不能接受，因恐對陳

真公不起呢！」唉！天與不取，真是庸才！痛惜之餘，無限慨嘆！

在香港深水埗家中住着，不時和翁先生玩着，談着，正是休閒之至。一天，在他的家裏聊天，我問他何以對陳真公那麼崇拜呢？他說：「真公待人誠懇故也。」我說：「真公待人是否誠懇？是一疑問；就算誠懇，也不過是個人私德而已；站在救國事業的觀點上，我看不出他有何值得崇拜之處？」他反問我說：「何以見得？」我說：「從真公過去歷史觀察，他不是領導羣眾的偉大領袖：第一，他的思想不堅定。起初學軍事而帶兵；後來，離開部隊去南京學佛，改其名曰：「真如」，殆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概；未幾，又放棄學佛，而回到部隊來了；起初是擁護陳炯明，後來轉而擁護孫中山先生；民十八九年又棄軍從政，至民二十年粵政失敗，又跑到南京去擁護蔣，獲任江西右翼軍總司令；二十一年初，再棄軍從政，任交通部部長；淞滬抗戰結束後，他又棄政出洋；到法國去閒逛；今又返國來策動抗日倒蔣！在理論方面，他是國民黨員，信仰三民主義的，忽而受了左傾份子的煽惑，又放棄三民主義轉向於社會主義，組織一個與共產黨名殊質同的生產黨。第二，從事業上看，他也曾當過廣東省主席多年，然而，他所表現於廣東的政績如何？留給廣東人民的印象又如何？他也曾任過交通部部長，他所表現於全國交通事業者又如何？第三，說到他的生活，更不像樣。在廣州終日花天酒地，跳舞玩女人，糜爛不堪。似此種種，試問是否是一位統治中國的大革命家，大軍事家，或大政治家呢？我們要在事業上去擁護一個領袖，一定要看他是否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才成，區區誠懇，是不

足以有爲的！」他聽了我這番話之後，無言可說，唯唯而已。

十九路軍，在全國的軍隊當中，算是一枝強勁的，能征慣戰的部隊；在國民革命戰爭中，他曾表現過相當的力量，建立過許多功績；遠的不用說，只就民十九年夏，衡陽之役，擊潰了粵桂軍；同年秋，濟南之役，解決了閻錫山；同年冬，鄭州之役，又解決了馮玉祥；使得當時幾乎陷於破裂的統一局面，得以鞏固，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安定力量」所使然！到了二十年夏，西南政局醞釀異動，而他突由興國撤退而直趨贛州，有依附西南的趨向，假使當時非有陳氏由京飛贛，把他拉回吉安，則局勢之變化又不知如何了！在江西剿匪，所有部隊被匪伏襲繳械者或被滲透而投匪者，時有所聞；惟十九路軍高興墟一役，始能予匪以慘痛的打擊，而挽回剿匪軍的頹勢。到了「一二八」淞滬抗日，雖然因指揮失當，逸去戰機，結果不免於被迫退出上海；然而，能給東方強寇迎頭痛擊，支持月餘而至三易其帥，這就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英勇精神，更非尋常部隊所能望其項背！

然而，他在過去既然表現了許多力量，建立了許多戰功，倘能得到賢明領導，堅定立場，把住大舵，向着光明的大道邁進，則他的前途何可限量？而於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上，定能寫下更彪炳而光榮事蹟，以爲後世史家所讚揚。無如，事實卻不然！結果，他失敗了，而且失敗得毫無意義與價值，失敗得慘不可言，這是什麼緣故？無他，沒有人才所致耳！

說到人才，應先從四位領導者——陳、蔣、蔡、戴說起，然後再及其他。陳銘樞，爲第一位領導

人物，他的領袖條件，我在前面說過了，這裏不必再贅；因他的思想複雜，立場不定，常在十字路口徘徊莫決，所以，這次策動閩變，才把十九路軍帶到「死亡谷」裏去了。

其次說到蔣光鼐，雖然他的腦筋比較清醒些，然而他的身體不健全，每遇困難，就消極退避；且對於事業前途，也沒有遠大計劃，馬馬虎虎，隨波逐流，得過且過，而結果，大權旁落，事事受制，始悔恨而企圖挽救；於是，不惜鋌而走險，支持陳氏閩變行動。假如，他有深謀遠慮的積極企圖，則當衡陽之役，就該打下強固基礎，何致於在那尷尬的局面之下而失敗？例如：從廣州出發赴湘南時，他任六十一師師長，而把同系的六十，及陳濟棠系的六十三兩師歸他指揮，以一師長而指揮三個師的部隊，雖然有此慣例，但這不過是戰場上臨時的區處而已，而不是經常的制度，這時候他應該請求中央把六十及六十一兩師成立統一的指揮機構——軍司令部，而把六十一師師長由戴戟補充才是。奇怪得很，到了濟南之役成功後，竟爾成立十九路軍，而被委為總指揮，卻把六十，六十一兩師合組為十九軍，以蔡為軍長，重床架屋，名升實失，奇形怪狀；這其中有什麼曲折，固非我所能明瞭。到了江西剿匪，增編七十八師時，就該把六十，七十八兩師歸十九軍，而把自己的六十一師成為獨立師，或把其他的教導團，獨立團等合編為一個師，與六十一師共編為一個軍，自兼軍長固可，由戴任軍長亦可，兩軍併立，而成為十九路軍，豈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可是，不然，依然把整個部隊統歸老蔡的十九軍軍長統率，而自己卻消極退避，初則跑回廣州休養，後則赴上海治病，結果，自己只戴空頭的

總指揮名義。上海抗戰，軍事上是十九路軍總指揮負全責，而風頭及實利則由老蔡出盡享盡，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只知道有十九路軍的蔡軍長，而沒有一個人知道還有總指揮蔣光鼐！本來，對於名利採取淡薄的態度，固為立身美德之一；然而，從事業的立場上說，則此美德反為失敗之因；除非明哲保身，退隱林泉，消極到底！滬戰結束，部隊調閩，被升為福建省綏靖主任，仍不知道設法控制一支部隊在手上，與十九軍保持平衡，而竟又消極退避，跑回東莞去享家庭之樂，而把部隊概歸老蔡把持。後來，中央發表他兼福建省政府主席，而又把綏靖主任及十九路軍總指揮概行讓出，集中於老蔡一身，而自己竟失去了實際的權力！古語說得好：「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省主席雖然算是一省的權，可是，這是政治上的治權而不是權力的權！治權不過是一個職位而已，職位者即如孟子所說：「趙孟能貴之，亦能賤之。」根本毫無作用的東西，惟有「寶刀在手」那才能發生作用，自己不懂得握緊寶刀，而把刀柄授人，則當然會成爲「太阿倒持」之勢了。老蔡是一個私心最重，詭計多端的人，表面上裝得謙恭敬謹，處處服從，促駕請示，及電中央請辭綏靖主任職，改由蔣主席兼任，煞有介事；而實際則暗中嗾使其部屬同鄉，在某次幹部會議中，極力主張軍政分治，要剝奪蔣氏的軍權！弄得後來共軍迫近福州，欲求老蔡派兵一營作爲衛隊也不可得！而以上這些權力分配問題是基本的制度問題，作爲一個第一號領袖的陳氏，始終沒有注意到，計劃到，安排到，而亦只逍遙於香港、上海、日本、法國之間；到了寂寞無聊，受了左傾份子的鼓動，就急不暇擇，回到福建來作「孤注一擲」的冒險

戲——「曇花一現」！

再說到老蔡，那更談不上所謂革命的，軍事的，政治的領袖人才，在他的腦筋裏，只知道軍人能夠托一枝槍去衝鋒陷陣，那麼，天下一切大事就可以成功了；其他一切人才，學問，紀律，戰術戰畧都是多餘的事；此外，對於自己，則他的信條就是：「大丈夫不可一日無官，無兵，無錢！」對於用人，則萬流皆是鬼，惟有同鄉才算得住。這就是他的特色，其餘不足道也矣！

最後，說到戴戟，他在這四位領導者當中，是頭腦最清醒，作事最認真，操守最廉隅的一位；可惜，他是一位外省人，廣東話說做「外江佬」，處在這廣東集體當中，尤其是與老蔡拍檔，當然不容許他發揮盡致，其能保持着這樣的地位和關係，在他個人來說，算已盡了做人的道理，而在陳、蔣、蔡三位當中，對於他也算是極其優待了。

以上四位領袖人物，都不是聰明睿智，豁達大度，宏才幹濟，氣魄雄偉的大人之器，足以領導羣倫，創不世之業，安定社會，立不朽之功。因其如此，而對於所屬幹部人才當然也不知注意；既不知虛心延攬天下人才，即有少數知名之士，廁身幕下，也不能知人善任，或投閒而置散，或嫉忌而排斥之以去；結果，所屬師長以上的高級幹部，都不是出身學生，曉暢軍事，明時識勢者，而只是發跡行伍，或受下級教育之輩。全軍中，可說找不出三個陸大人才，數不上十個保定學生；至於留學外國的，除了幾個日本陸軍學生之外，都是托槍之輩；然而，這幾個日本留學生中，除翁照垣任過旅長，在



淞滬抗戰時表現一些力量外，餘均置之末秩，使無機會發揮；自翁旅長辭職之後，其餘的也都相繼離開了。

本來，人才是由平日培植出來的，他們既不重視人才，故亦不知培養人才，甚且懼怕人才。自己部隊中，平時既無訓練軍官之計劃，而每年中央軍校，陸軍大學，均有公文到部，召集學生，及選送出國留學者，則他們都將公文秘壓，不願公佈選送，蓋恐選送之後，諸多麻煩，學成歸來，又恐難以駕馭，是以，寧可秘而不宣。

此外，又不懂得獎掖人才；許多幹部，南征北伐，東奔西馳，衝鋒陷陣，斬將奪旗，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馳聘於硝煙劍戟之下，不知經歷幾許危險，建立幾許功勞；然而，總未見替部屬銓敘功績，報請嘉獎，弄得全體官兵，都沒見過頒給一枚勳章，一張獎狀；甚至於陸軍官階，也未會替部隊報請銓敘；在職務上，他們都做到上校，少將，中將，或上將，而在官階上，他們連少尉都未曾銓敘過；似此情形，試問如何能得人才？一個團體，沒有濟濟人才，試問如何能成大事業？一個團體，到了人才破產，又試問如何能應巨變，決大策？又試問如何不致失敗？

## 十、餘波

民廿五年六月一日，兩粵軍事當局，曾發動一次「抗日救國」運動，當時簡稱為「六一運動」。此次運動，表面是以「抗日救國」為號召；但，實際卻包藏着「抗日倒蔣」的意義。「抗日救國」，是當時全國人民所切望的事；可是，其中包涵着倒蔣，不特各省的實力派，有許多不贊同；即內部基幹也有許多不擁護的。因此，於風潮發動之後，各省固持觀望的態度；而粵省的空軍，即首先反對而羣飛南京，歸附中央去了；跟着陳濟棠將軍部下大將余漢謀將軍也通電反對革命，擁護中央；而駐防潮汕的師長李漢魂將軍，也通電脫離了。情勢至此，陳將軍勢不能不下野而逃亡香港了。

粵局既變，只存廣西一翼，當然勢孤力弱，陷於騎虎之形勢。中央鑑於日本之侵畧，既已咄咄迫人，而內部民心對於抵抗亦有不便壓抑之處。於是，對於廣西問題之解決，採取政治方策而放棄軍事進攻的計劃。從此，化干戈為玉帛，消戾氣為祥和；而「六一運動」之微波，遂在很短的時間中收平了。

但，當革命運動發動之初，兩粵當局，為表示抗日之故，則凡過去抗日的份子，都羅致於革命陣營中，以加強號召而壯聲勢。因此，「一二八」在上海抗日之十九路軍人物，當然為必取之材。當時

，即以十九路軍潰散時而被收容於廣東的丘兆深團及湯毅生團，暨被收容於廣西的謝鼎新團，合計三個步兵團，編為抗日救國軍新編第一師，而以抗日健將翁照垣為師長；由於廣西的軍事力量薄弱，故將該師歸入廣西方面的戰鬪序列；可是，廣西的經濟力量貧乏，不能增加負擔，故該師之薪餉給養，服裝彈藥等，則由廣東方面供給。其中會許以將來革命發展至長江以後，勢力膨漲，當即以此為基礎，恢復新的十九路軍。

翁照垣時在法國，承兩廣電邀，付以抗日機會，且有前途希望，也就束裝回來，於六月中旬，到了廣西南寧，積極籌備成立。當時作者在廣西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處為上校科長，翁師長即向白崇禧將軍請調為該師參謀長，恢復少將原階。舊友重逢，再度合作，人生戲劇，又從新揭開了短短的一幕。

在南寧籌備就緒，至七月中旬，奉命開赴宜山集中，宣告成立，從事訓練。

可是，新一師在宜山集訓尚未滿一個月，忽傳廣東方面的局勢已轉變，陳濟棠將軍已失敗逃亡！廣東原為併肩作戰之友軍，忽變為敵對之力量，則廣西的軍事部署當然也不能不隨之轉變了。原來的箭頭是指向北的，現在對於南路不能無所顧慮。蓋在此形勢之下，就有兩種可能：(一)中央可能命廣東新當局，派隊沿西江向梧州，或由南路威脅南寧之側背；(二)中央的部隊，可能以有力之一部，海運至北海或欽州登陸，抄襲南寧；爲了警戒這兩種可能性的威脅，於是，新一師即奉命用汽車輸送，全部

調到廣東欽廉地區佈防，而有了「北海之役」的演出。

時當金風荐爽，黃葉紛飛之際，我們即以六十餘部公共汽車，編成運輸車隊；而部隊則分爲三個支隊；師部及謝團爲第一支隊，先行輸運；湯團爲第二支隊次之；其餘丘團爲第三支隊殿後；沿着柳州，賓陽，貴縣，及玉林公路，浩浩蕩蕩，向前邁進，開至廣東之合浦縣。前後不過六天，就把全師戰鬪部隊完全集中完畢；而輜重行李，以後陸續運送。

部隊到了合浦，即以謝團之一個營配備於北海，擔任警戒，該團主力，則配備於北海與縣城之間；丘團則以一部配備於欽州城，主力則控置於欽州與合浦縣城之間地區；湯團隨師司令部集中於合浦城爲預備隊，以資策應。

部署完畢，即構築工事，並發動地方民眾學生，展開抗日宣傳，一時民眾活躍起來了。如各地區民眾大會啦，宣傳隊的組織啦，地方糾察隊派出巡邏啦，把整個欽廉地區的民眾鼓動得如沸如狂，和民廿一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時的光景一樣！抗日！抗日的力量，實際就在廣大民眾身上；如果說抗日只靠軍隊，則欽廉地區之廣濶，海岸線之綿長，試問區區一個師的兵力，將如何警備週密？但，我們是在淞滬對日作戰過的，對於民眾的力量有了深刻的認識。所以，一到達防區之始，除了偵察地形，擇要佈防，建築工事之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發動民眾，參加抗日聖戰了。

民眾是可愛的，他們的熱誠，他們的愛國心，他們的努力，是十分可敬的；而他們的力量，實在

也是可用的！

當民眾發動起來之後，果然收到很大的效果；而全國無數城市之中，都在暮氣沉沉，醉生夢死的過活着，惟有西南海岸之一角——北海，竟能放出了萬丈光芒，照射到整個中國和每一個中國的心坎，使得他們的感應，似乎都集中到這一個角落——北海來了！不僅我國如此，就是在敵國——日本，和世界友邦，也都對於北海引起了注意和驚慌！而所謂「六一運動」，「抗日救國」，結果也只有新一師在北海實行其真正的抗日！

經過民眾糾察隊的調查，在北海市上發現了一間日本人商店，主人是個似乎中國化的日本商人，表面上是售賣西菜的，實際上他已化裝為中國人的模樣，平日並不專心做生意，而是常常駕一葉之扁舟，到海外各處去釣魚！釣魚！真的釣魚嗎？不，他是在測量海岸線的形勢，海水的深度；同時，並且誘惑漁民，受其利用；這顯然是日本軍部派駐北海的間諜機關了。我們得到民眾報告之後，就飭糾察隊對其商店及出入人員加以監視，如認為必要時，則進行搜查。結果，搜出了一些地圖，及日文的報告和照片等，這就證明他是日本間諜無疑。於是，我們就飭由公安局命令他即日離境。可是，他不願意，三推四托，總要居留該店。民眾於忍無可忍之中，遂召開民眾大會，將情形向大眾宣佈，並徵求民眾意見，對這個日本人應如何處置？結果，羣眾怒號，一致舉手，要求當場處決！這個不識時勢的日本人——間諜，就為當時的怒民拘捕出來，就地加以拳打腳踢的解決了！本來，我們認為這區區

一個日本人，有何力量能妨碍我們抗日？將其驅逐出境就算了；可是，民眾的怒潮不可遏抑，當我們以電話飭知該地營長就地制止民眾的斷然處置時，卻已來不及了！

爲了標榜「抗日救國」的「六一」運動，結果，就只有在北海打倒了一個日本人！爲了打倒了一個日本人，就引起了日本軍閥的興兵侵擾！起初，他們尚不敢直接派兵來威脅北海，而只以強國的姿態，向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制止暴行，懲辦兇首」，否則，當以武力直接對付！這時候，南京中央政府對於日本的威迫，當然不敢反抗，只有責成廣東當局——余漢謀將軍，來電制止，強令我們即日撤離北海，不啻一而再，再而三！但，我們是抗日救國軍，是革命的隊伍；對於余將軍的電令，實無接受之必要！故此，無論他如何三令五申，我們均置之不理，還是執行我們的任務，據守北海，誓死不退，除非把我們打敗而撤退，或南寧總司令部命令我們撤退！至於說到恐會惹起日本軍閥真目的的派兵來壓迫國境，召致亡國之禍，那不過是虛聲恫嚇，他們斷不敢如此行爲；如果眞他敢，那更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因爲我們原來就是「抗日救國」，正希望日本軍閥肯出兵和我們眞面目打起來，引起全國軍民之抗戰，達成救國之任務！於是，我們強硬守北海，誓死不退，他們終莫奈我們何！結果，南京中央政府就派了一個外交官員，乘坐軍艦，率領着日本軍艦五艘，到了北海，一方面艦上的砲口指向北海，擺出威迫之勢；一方面該外交官員登陸向我們勸說，着我們撤退，免使政府交涉困難；但，不敢提出「懲兇」的詞語！

日本軍艦不來則已，既來了，更使新一師的官兵和欽廉的民眾們，怒火更加冲天！當日，民眾正在開宣傳大會，我們就請那位官員向民眾勸說；可是，不但毫無效果，反給民眾罵為「漢奸」，「賣國賊」，給這怒潮沖回軍艦去了！這不過是日本軍艦，利用這位中國官員來做傳聲筒，要限令我們在三天內退出北海，以便他們登陸佔領而已；否則，決以砲火對付。

哈！這些愚蠢如豬獯的日本海軍，對南京政府可以用武力脅迫，對翁照垣和其所屬官兵，這一套虛聲恫嚇的卑劣手段，是不發生效力的呀！他不提這些還好，提出了反而激怒了我們，我們的答復，是：「除非我們全體官兵都死在北海，才能把北海讓出來；否則，只要一兵一卒，一槍一彈的存在，我們是不會在貴國軍艦之前撤退的！可惜的，就是你們的軍艦不開砲，使到我們「抗日救國」的目的不能實現！」這麼一來，他不僅三天限滿之後仍不敢開砲，一直停留兩週之久，而無法把我們迫退，也就無聲無臭的自行退去了！

本來，以新一師三個步兵團的實力，既無飛機，又無大砲，而要警備這麼遼闊的地區，防衛這麼長的海岸線，真的打起來的話，那能有持久和勝利的把握？然而，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強硬來打無把握的仗？這固然是由於我們要表示「中國軍人的精神」，和「中華民族的氣骨」；同時，也由我們自從在日本求學以來，就識破了日本軍人的本質，只會虛聲恫嚇，實際是最怕死的；同時，我們還有其他現實的重要目的呢！當時，我們常聽見他們說：「只要以四個師團，就可以橫行中國大陸。」殊不知

他們說這些話完全是幼稚，虛驕而目無中國；卻不料到我們早已抱定要以四億同胞的「一顆心」來抵抗他們的四個師團，甚至或四十個師團呢！早在「一二八」淞滬之役，我們經給予他以嚴重的教訓；乃日本軍人尚不知覺悟，仍然要以虛聲恫嚇來壓迫中國政府和北海的新一師！

此外，還有兩點最重要的內幕意義，就是：（一）在當時我們覺得中央政府的對日外交太過軟弱，處處退讓，不敢抵抗，以致有志之士，無從發揮其民族精神；這次「抗日救國」運動，似乎又有點滑稽和兒戲，不足以激起全國抗日之高潮；因此，我們有意要在北海擴大風潮，引起全國「抗日救國」的運動；（二）自從廣東局勢改變之後，廣西已陷於孤立無援之困境，萬一中央以武力解決廣西問題，則廣西實在無法招架的；故為牽制中央出兵討桂，惟有對日擴大風潮，引起外交上之壓力！

關於第一點：因日本海軍，始終不敢對我們開砲，且又不敢強行登陸，而我們無砲，即不能向敵艦攻擊；敵既不登陸，我們又不能無的放槍；所以，風潮始終無法擴大，而我們的目的，也始終無法達到！這是如何的可惜？

關於第二點：那是有很大的影響了！由於日本軍人，爲了北海問題，向中央政府施壓力，要徹查北海事件，及壓迫新一師撤退；否則，將採取直接行動之強硬態度，遂迫使中央對廣西問題之解決，不能不放棄軍事政策，而改爲政治解決了！

日本軍艦泊於北海海岸外海面，將近兩週之久，一籌莫展；於是，逐步撤走；初則撤至圍洲島外，



旋又撤至瓊州之海口；以後，就無影無踪了。而我們新一師始終不退一步，北海的民眾，天天在開會，大吹大擂，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而一點也莫奈我們何！諾大問題，就這樣不了了之！可見日本軍人只長於虛聲恫嚇，實際上，他們真是膽小如鼠的！同時，也可見中國的軍隊，只要膽壯氣盛，決心犧牲，則當可以復國仇，雪國恥，誰說中國軍隊不可以對日本作戰？

當新一師在北海和日本軍艦對峙，大吵大鬧的時候，中央已先後由國府主席林森先生，參謀總長程潛將軍及陳誠將軍等，到了桂林，和廣西當局進行談判和解，謀求恢復和平。這時候，我們的最後決定，就是：「如有李、白兩總、副司令的明令撤退，則我們當遵令撤退。」於是，白將軍會派政訓處處長黃公度，携函到合浦，將中央對於抗日大計，及對廣西處理方針，作概要的說明；同時，又將廣西目前之處境等，也順為傳諭，着我們候命撤退。

正在候命撤退當中，忽又有兩件插曲演唱出來。這就是：（一）前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突然到了合浦；（二）繼後忽傳白副總司令被迫出國！

第一件：蔡廷鍇到合浦，何以成爲一個插曲？因爲他此次突然到此，表面上說是來慰勞官兵，而實際卻是來勾引舊部，直接拖走，作爲個人的基礎，企圖恢復十九路軍。當我們接到消息，說他來慰勞官兵時，就覺得有點錯愕，認爲事態太不自然。於是，我們就很注意他的行動了。果然，過了幾天，謝、湯、丘各團長，和幾個營長，都來報告說：「高老蔡對他們個別談話，要他們將所部跟他撤

退等語。翁師長得此報告，問他們的意見怎樣？他們都一致的說：「塚中枯骨，還想作此迷夢嗎？難道還要擁護他再發一次國難財嗎？福建失敗之後，許多流離失所的官兵，睡滿珠江橋腳，那時候，他擁有公積金三百多萬，淞滬作戰的慰勞金三千多萬，而在香港建洋樓，青山買田地，對於那些官兵，卻一毛不拔，理也不理，今日我們有點聲勢，他就想要以冷手來拾這個熱煎堆，世界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呢！」他們的態度如此明顯，翁師長遂不客氣的決定了處理的辦法。第二天早上，翁師長打電話給蔡說：「蔡總指揮！請你即刻離開合浦，否則，你的安全我不能負責！」他接到這電話，聽說嚇得面如土色，連話也說不出來，就把聽筒放下了。跟着，翁師長派了一個副官，率手槍兵六名，乘吉甫車兩輛，驅赴蔡住的旅館，把他押上車，送到博白縣之後，副官及手槍兵才回來。當時，並送他旅費大洋五百元；並吩咐該副官對他說：「總指揮好在快點離開，不然，恐怕要走也走不了呢！」這話，更嚇得他呆目咋舌，一言不語，頹喪而去了！

第二件：當我們聽說「中央要勒令白將軍出國」的消息時，都覺得很奇怪，而感到很不公平！何以？（一）如果中央真的有整個抗日大計，準備團結抗日，則在政畧上和戰畧上，正當要借重白將軍的天才，協助鞏固，決勝千里，何以必要迫他放洋？（二）白將軍乃總司令李宗仁的得力助手，社會上都知道，有白不能無李，有李不能無白，李、白相濟，始能發揮功能；如果任白出國，則成了跛足之局，如何安定發展？（三）廣西在數年前，尚為貧瘠紛亂，一切落後的省份；這幾年來，能達成今日之安定

地步，固由於李、白、黃諸將軍，暨全省黨政軍各級幹部之精神團結，及窮幹、苦幹、硬幹所致；就其主要因素，仍賴於白將軍之英明導引及領導，嚴正督促，始有今日；倘白將軍一旦離開，則廣西的前途，將有何種變化？殊堪憂慮。因此「六一運動」，責任不在白將軍個人身上，而今日接受政治調解，擁護統一，徐圖抗日，仍是白將軍之贊助促成，則白將軍之公忠體國，大義昭然，論功論過，白將軍不特無過，而應有功；何以要迫他出國，等於放逐？基於上述的四點理由，翁師長率師全體官兵，發表通電，要求李總司令，暨各軍師將領，一致挽留并表明態度，在白將軍出處問題未獲解決之前，本師暫留合浦，聽候命令。這意思就是說：「白將軍如不獲挽留，則新一師全體官兵即不回桂，就地逃散，上山落草，為寇去也！」結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通電一發，全軍響應，一致擁護，傾誠挽留——。未幾，復奉李總司令命令開：「中央准予所請，撤消白將軍出國之前議，着即遵令撤退。」於是，我們就一面準備開拔，一面為審慎起見，翁師長派作者賚函赴南寧，面謁白將軍請示實際情形。當作者得到白將軍指示及親筆復函之後，又再驅回合浦，報告翁師長及各團營幹部，明瞭真相。旋即將地方防務交由當地警察團隊接收完畢，而在民眾熱烈的歡送之下，浩浩蕩蕩的離開欽廉地區，開回廣西了。而轟轟烈烈「北海之役」，遂成爲「六一運動」的一幕實際抗日行動，也就在秋末初冬時，宣告結束了。

新一師回到南寧之後，社會狀況，已恢復和平安靜，人們的情緒，也就愉快的生活着。到底，中

央大員來桂調解的實際內容如何？我們未曾參與其事，無從詳悉；惟據幾位內幕朋友說，大概如次：

甲、原則上的勸說：(一)說明國家當前的局勢，內有匪軍竄擾，外有強隣壓境，萬萬不容再有分裂，而為內外敵人所乘，致召亡國滅種之禍。(二)說明中央處境之困難，國賊未除，國防未備，國庫空虛，國本未固，何能對外作戰？尤其是匪軍未清，內部未安，自宜「攘外必先安內」，始能殺敵致果，故外交原則：「和平非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非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三)說明中央對日抗戰，已有整個的長期準備計劃，目前正在促進團結，積極實施中，務望各省當局深切了解，竭誠擁護，時機許可，自當一致抗戰。(四)對於中央一切措施，如有不同意之處，儘可坦白提供意見，藉資採擇實施；萬不可意氣用事，出以兵戎相見，致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乙、實際上的協議：(一)軍事上：部隊單位照舊保留，惟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取銷，改為廣西綏靖主任公署，仍以李總司令為主任，白副總司令為副主任。初則要白將軍出國，後經各將領挽留；遂作罷而為副。(二)政治上：省政府主席及各廳處長照舊，惟由中央明令簡任，以明體系而昭統一；各區民團指揮官改為行政督察專員，以昭劃一。(三)黨務上：一切照舊。(四)為瞭解中央政策，可推荐軍事的和政治的高級人員到中央機關服務，藉資聯繫。結果，軍事方面，推荐少將高參劉為參謀本部第一廳作戰處處長；政治方面，推荐民政廳廳長雷殷為內政部長。(五)為準備抗戰安全計，南寧省會過於突出，應遷回桂林。

以上所述是某君的談話概要，是否正確，不得而知。至於經濟上有無軍費及政費的補助？他也不

得其詳，無從見告了。

在此情形之下，翁師長認爲：「我之出而率師，是爲抗日，而不是爲博升斗之祿而做官；抗日既已結束，則任務告一段落，自當解甲歸田，以安吾素！」於是，遂上書李、白兩將軍，請求將新一師番號取消，所部三個團，則撥歸總司令部直轄。

廣西爲貧瘠之省份，保持原有兩個軍，即六個師及幾個獨立團，已感財力不足，何能多養一個師？況且新一師之給養及裝備，原係由廣東省陳濟棠負責供給，廣東局面既變，餉源斷絕，自無繼續保留之可能；加以，運動結束，一切復員，新一師自當及時撤銷！於是，翁師長奉准退職，遂先行離港赴香港；所有結束手續，及幾個月來之經費報銷，則交由作者和軍需處長李瑞徵代爲辦理；至於師司令部人員，除一部份留總部任用外，大部份給資遣散；而這個在北海表現「民族精神」，「軍人氣概」的新一師，僅得幾個月的壽命，真有如「曇花一現」似的了。

問題至此，十九路軍之幽魂也歸於烟消雲散，而永無復甦之夢了！

完